清實錄

滿洲實録　卷一　至　卷八
癸未歲（萬曆十一年）至天命十一年

清實錄

第一册

中華書局影印

滿洲實録

卷一至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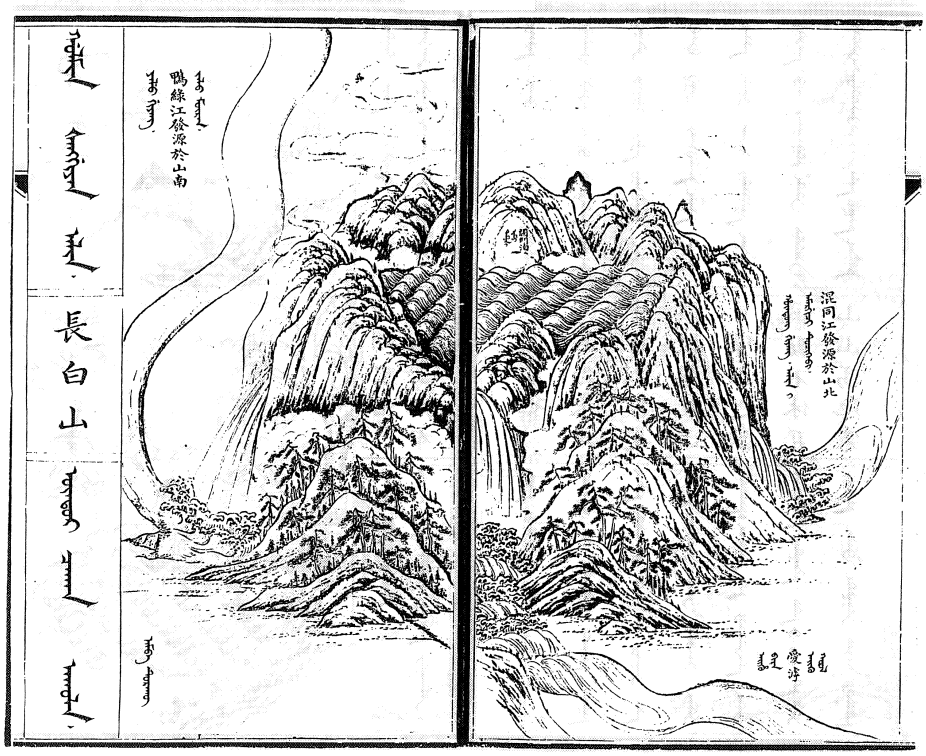
癸未歲（萬曆十一年）至天命十一年

清實錄

第一册

中華書局影印

滿洲實錄　卷一



每出珠寶長白
東海此三江中
江向東流直入
直入北海愛滹
北瀉出向北流
海混同江自山
直入遼東之南
南瀉出向西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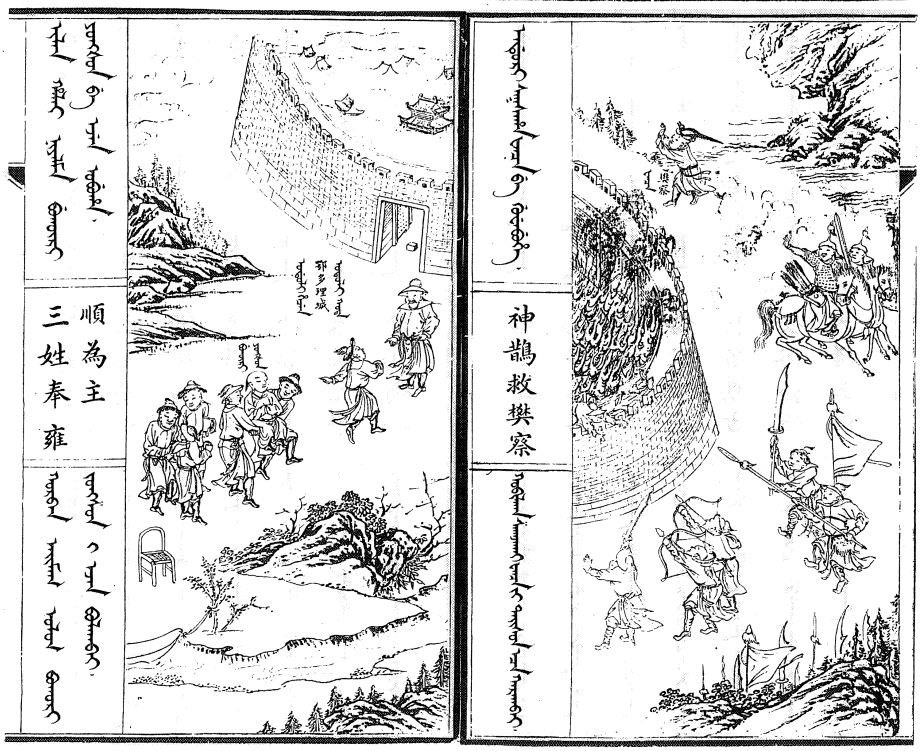
出鴨緑江自山
江俱從此山流
緑混同愛滹三
圍約八十里鴨
一潭名閨門週
里此山之上有
百里週圍約千
長白山高約二



勒瑚里泊
三仙女浴布

一名山也
浮石乃東北
中此山盡是
俱攸慤此山
日琛山之獸
風勁不休夏
山山高地寒


昇嘛子
佛庫倫臨
未得同昇
佛庫倫成孕


神鵲救樂察
順為主
三姓奉雍

勒瑚里初
一泊名布
庫哩山下
之東北布
於長白山
滿洲原起
滿洲源流

手遂銜口
之不忍釋
佛庫倫愛
色甚鮮妍
庫倫衣上
朱果置佛
神鵲銜一

畢上岸有
佛庫倫浴
古倫三名
倫次名正
長名恩古
女浴於泊
天降三仙

晚遂別去
輕上昇未
意俟爾身
理此乃天
藥諒無死
等曾服丹
二姊曰吾

同昇奈何
腹重不能
姊曰吾覺
成孕告二
中即感而
其果入腹
中甫著衣

也言訖忽
去即其地
一舟順水
詳說乃與
緣由一一
處將所生
國可往彼

汝以定亂
生汝實令
告子曰天
爾長成毋
而能言倏
生一男生
佛庫倫後

爭為雄長
內有三姓
多理城名
輝地名鄂
東南鄂謨
時長白山
踞其上彼

似椅形獨
條為坐具
登岸折柳
人居之處
而下至於
乘舟順流
不見其子

不虛生此
人也想天
罡子非凡
處遇一奇
我於取水
汝等無爭
處告衆曰

至爭鬬之
貌非常回
止奇異相
見其子舉
人來取水
殺傷適一
終日互相

新漢語
生姓愛
庫倫所
天女佛
曰我乃
詰之荅
人異而
果非常
觀及見
同衆往
言罷戰
姓人聞
觀之三
人盍往

使之徒
人不可
異曰此
衆皆驚
詳告之
嘱之言
將毋所
之亂因
定汝等
天降我
哩雍順
名布庫
羅姓也
金也覺

始祖也洲乃其定號滿之其國里女妻主以百雍順為

布庫哩爭共奉姓人息而回三輿擁捧插手為行遂相

一幼兒孫內有闘族子盡殺其理攻破將鄂多六月間

遂叛於虐部屬子孫暴世後其○歷數名建州南朝誤

於是樊椿遂回為枯木之理疑無鵲棲謂人首上追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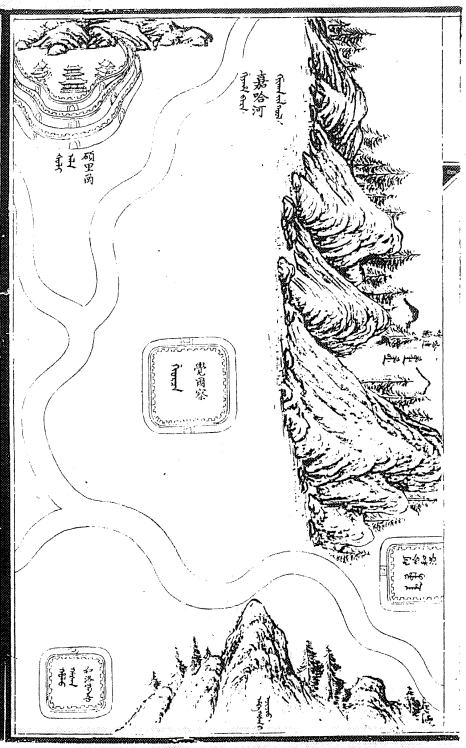
楼兒頭一神鵲之會有後兵追至曠野脫身走名樊察



計殺仇人都督

害神故不加俱以鵲為後世子孫終焉滿洲隱其身以察得出遂





於蘇克素
十餘計誘
之子孫四
殺祖仇人
有智畧將
生
其孫都督

是
遂釋之於
眷族既得
其半以索
以雪仇執
里殺其半
千五百餘

鄂多理西
拉崗也距
語横也阿
拉赫圖漢
下赫圖阿
哈達山名
護河呼蘭

都督
一生一子
謀三名
次名妥義
長名妥羅

一生三子
名褚宴
名次
生二子長
督
阿拉○都
居於赫圖

長阿住和洛地方索住阿哈和地方瑠闡住覺爾察實德世庫阿六名寶

五名寶朗名索長阿四瑠闡三名世庫次名子長名德生六

距赫圖阿祖也五城六王乃六城池稱為六處各立地方六子實住章佳

蘭地方寶阿住尼瑪地方寶朗赫圖阿拉住其祖居方洛噶善地

臣次名瑪
長名禄瑚
闡生三子
古二祖瑠
尼揚古篇
譚圖三名
代夫次名

名蘇赫臣
生三子長
祖德世庫
五六里長
近者不過
過二十里
拉遠者不

三名齋堪四
次名額爾衮
魯漢語勇也
巴圖魯巴圖
子長名禮敦
生五
斐揚敦四祖

名龍敦五名
奇阿珠庫四
武泰三名綽
名禮泰次名
阿生五子長
圖三祖索長
寧格三名們

强悍又一人
納生九子皆
一人名碩色
齊○彼時有
四名多爾和
三名阿篤齊
次名阿哈納

子長名康嘉
祖寶實生四
次名稜敦六
子長名對泰
寶朗阿生二
名塔察五祖
名

河迤西二百
東蘇克素護
之自五嶺迤
將二姓盡滅
其本族六王
又英勇遂率
智其子禮敦

有才
各處擾害時
恃其强勇每
躍九牛二姓
身披重鎧連
子俱驍勇常
名加呼生七

ᠵᠠᠯᠠᠨ ᠪᠠᠢᠬᠤ ᠮᠠᠭᠠᠳᠠ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ᠭᠡᠵᠡᠭᠡᠨ ᠲᠤᠮᠤ ᠭᠡᠵᠡ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ᠮᠠᠨᠳᠤ ᠮᠠᠭᠠᠳᠠ ᠪᠠᠢᠬ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ᠮᠠᠨᠳᠤ ᠪᠠᠢᠬᠤ ᠶᠠᠮᠠᠷ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乞吾決不甘
納曰汝雖不
不妻汝阿哈
家貧吾妹必
雖六王子孫
已斯翰曰爾
圖魯妹為妻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長巴斯翰巴
達部欲聘部
哈納至薩克
寶寶次子阿
自此强盛初
皆賓服六王
里内諸部盡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阿哈納同名
之賊中有與
下九賊截殺
額圖阿嚕部
被托漠河處
阿布達哩嶺
斯翰家回至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ᠪᠠ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 ᠪᠠᠭᠠ ᠨᠢ

額爾機自巴
子額爾機後
遂以妹妻其
長克徹段富
翰愛棟鄂部
擲而去巴斯
心遂割髮留

曰汝子非寶
使往告克徹
萬聞其言遣
哈達國汗名
必此人也時
令殺吾兒者
允吾兒遂娶

兒婦其兄不
哈納欲聘吾
寶寶之子阿
徹聞之曰先
哈納之名克
路人悉傳阿
者聿賊相呼

子未殺吾兒
若果寶寶之
等地屬同隣
嚕為辭耳吾
遠之額圖阿
此不過以路
故又令我降

吾兒被殺何
順我克徹曰
賊與爾當
之我擒此九
部下九賊殺
乃額圖阿嚕
寶之子所殺

ᠵᠡᡵᡤᡳᠶᠠᠨ ᠪᡳ᠂ ᠮᠣᡵᡳᠨ ᠪᡳ᠂ ᠠᡳᠨᡤᡳᠶᠠ ᠪᡳ᠂ ᠠᡳᠨᡤᡳᠶᠠ ᠪᡳ᠂ ᠮᠣᡵᡳᠨ ᠪᡳ᠂ ᠵᡳᡵᡤᡳᠶᠠᠨ ᠪᡳ᠂ ᠵᡳ

於是遂借兵
處借兵報復
妻父哈達汗
生息吾今詣
處牲畜難以
我等同住一
武泰不從曰

衆議皆定獨
居共相保守
渙散何不聚
十二處甚是
所生令分居
曰我等同祖
不能支相謀

生三
姓喜塔喇名
古都督長女
嫡福金乃阿
四子
哀第
六王之勢漸

肩自借兵後
結親兵勢比
達國汗互相
先六王與哈
初未借兵之
次獲其數寨
往攻克徹二

子名巴雅喇
名愛哲生一
族女姓納喇
達國汗所養
側福金乃哈
名雅爾哈齊
漢巴圖魯三

哈齊號達爾
也次名舒爾
漢語聰睿王
勒淑勒貝勒
祖號淑勒貝
即　太
子長名

帝此言傳聞人
治服諸國而為
聖人出勘亂致
者言滿洲必有
時有識見之長
三十八年也是
己未歲明嘉靖

月生　太祖時
孕十三
號青巴圖魯初
子名穆爾哈齊
幹也側室生一
里克圖漢語能
號卓里克圖卓

如神因此號為　部長白山訥殷
深謀遠畧用兵　部棟鄂部哲陳
超羣英勇盖世　部渾河部完顏
去邪無疑武藝　有蘇克素護河
剛果任賢不二　滿洲國擾亂者
嚴其心性忠實　不受時各部環
行虎步舉止威　與之　太祖終

忘一見即識龍　祖有才智復孚
音響亮一聽不　獨薄後見　太
偉言詞明爽聲　九矣家産所予
體高聳骨格雄　遂分居年已十
耳面如冠玉身　父惑於繼母言
太祖生鳳眼大　喪母繼母妬之
皆安自期許　明汗十歲時

是削平諸部後
逆者以兵臨於
行順者以德服
太祖能恩威並
凌弱衆暴寡
且骨肉相殘强
長互相戰殺甚

蜂起皆稱王爭
部輝發部各部
部哈達部葉赫
呼倫國中烏拉
喀部庫爾喀部
海窩集部瓦爾
部鴨緑江部東

生都爾幾都爾
古生綏屯綏屯
古嘉瑪喀碩珠
生嘉瑪喀碩珠
商堅多爾和齊
商堅多爾和齊
名納齊卜禄生

故名烏拉始祖
因居烏拉河岸
呼倫姓納喇後
○烏拉國本名
諸部世系
諸城
攻克明國遼東

干卒其子滿泰
子布干繼之布
稱王布顏卒其
河洪尼處築城
部率衆於烏拉
顏盡收烏拉諸
太蘭太蘭生布

汗古對珠延生
萬後為哈達國
徽木徽徽木生
錫納都督生徽
名古對珠延克
克錫納都督次
穖生二子長名

旺住外蘭逃至
部綏哈城其叔
萬遂逃住錫伯
岱達爾漢所殺
都督被族人巴
也其祖克錫納
卜祿第七代孫

徽木之子納齊
達乃烏拉部徽
哈達處故名哈
倫族也後因住
納喇名萬本呼
○哈達國汗姓
繼之

聽處分賄賂公
之凡有詞訟悉
渾河部盡皆服
發及滿洲所屬
時葉赫烏拉輝
自稱哈達汗彼
取其勢愈盛遂

者抬徠近者攻
部長萬於是遠
仇人請兄萬為
子博爾坤殺父
住外蘭被殺其
後哈達部叛旺
哈達部為部長

先附諸部盡叛
往叛投葉赫並
言民不堪命往
察民隱惟聽譖
前毀之萬汗不
如意即於萬汗
汗前譽之稍不

取得之即於萬
可意者莫不索
諸部但見鷹犬
差遣人役侵漁
婪下亦效尤凡
曲為直上既貪
行是非顛倒反

故名葉赫始祖
後移居葉赫河
其地因姓納喇
納喇姓部遂居
璋滅呼倫國内
特所居地名曰
蒙古人姓土默

○葉赫國始祖
格布禄襲之
康古嚕卒弟蒙
弟康古嚕襲之
位八月而卒其
卒子扈爾漢襲
國勢漸弱萬汗

萬歷十二年寧
稱王甲申歲明
歸之兄弟遂皆
一城哈達人多
征服諸部各居
名揚吉努兄弟
長名清佳努次

楚台楚生二子
格楚孔格生台
爾嚕尼生楚孔
生齊爾嚕尼齊
席爾克明嚕圖
席爾克明嚕圖
星根達爾漢生

多成梁又於戊
漢兵亦損傷甚
嘛尼雅罕二寨
復率兵攻克都
父位後李成梁
納林布禄各繼
布齊揚吉努子

殺之清佳努子
所帶兵三百皆
開原關王廟並
佳努揚吉努至
勅書為由誘清
哈達國賄以賜
遠伯李成梁受

姓嘈揚嘈國墨
扎嚕後投納喇
祖星古禮移居
長白山發出始
江是也此源從
同江一說黑龍
哈連烏拉即混

尼馬察部人薩
薩哈連烏拉江
益克得哩原係
○輝發國本姓
利而回
林布禄東城失
子歲率兵攻納

禪都督生齊訥
哈禪都督噶哈
拉哈都督生噶
噶生拉哈都督
次名鄂寬納領
子長名納領噶
貝臣貝臣生二
長名瑙臣次名
星古禮生二子
璋亦呼倫國人
國所居地名曰
喇噶揚噶國墨
祭天遂改姓納
圖二人殺七牛

七人自為輝發
音達哩殺其叔
旺吉努卒孫拜
攻不能克遂回
自將來圍其城
門扎薩克圖汗
古察哈爾國土
名輝發彼時蒙
山築城居之故
發河邊呼爾奇
服輝發部於輝
吉努旺吉努征
根達爾漢生旺
根達爾漢齊訥

記二路進攻成
蘭約以號帶為
寧兵與尼堪外
二月率遼陽廣
主阿亥成梁於
主阿太沙濟城
成梁攻古呼城

成梁因數尼堪
甚多不能攻克
衛殺圍兵折傷
屢屢親出遠城
阿太禦守甚堅
城其城倚山險
梁合兵圍古埒

俊搆寧遠伯李
歲萬歷十一年
外蘭者於癸未
圖倫城有尼堪
克素護河部內
○滿洲國初蘇
國王

殺阿亥復與成
截困遂克其城
半得脫出半被
兵至遂棄城遁
阿亥城城中見
命遼陽副將圍
梁親圍阿太城

太而降成梁誘信其言遂殺阿城之主城中人太者即令為此有令若能殺阿阿太歸順太師理汝等不如殺有釋汝班師之朝大兵既來豈城邊賜之曰天願往招撫即至之尼堪外蘭懼折兵之罪欲縛外蘭讒搆以致

不從侯孫女以歸阿太獨身進城欲擒侯於城外城甚急遂令既至見大兵攻往救之孫女被陷同子聞古埒被圍恐之女祖太祖伯父禮敦之阿太妻係男婦老幼盡屠城内人出不分

我祖父者實尼
書　太祖曰殺
匹復給都督勅
三十道馬三十
屍還仍與勅書
實是誤殺遂以
明覆曰汝祖父

無罪何故殺之
告明國曰祖父
父子後　太祖
兵併殺
堪外蘭唆使明
視及城陷被尼
良久亦進城探

皆歸尼堪外蘭
於是國人信之
為爾滿洲國主
築城於嘉班令
即助尼堪外蘭
矣今復如是吾
督勅書事已畢

與汝又賜以都
故以勅書馬匹
死因我兵誤殺
臣曰爾祖父之
我即甘心焉遇
也但執此人與
堪外蘭唆使之

河部内薩爾
又蘇克素護
終懷恨不服
歲不死之人
爾世豈有百
人反令我順
吾父部下之

太祖曰爾乃
太祖往附
外蘭又迫
以歸之尼堪
欲殺　太祖
對神立誓亦
其五祖子孫

六王子孫議
投愛新覺羅
此等人不如
曰與其仰望
俱念恨相議
主常書揚書
哈善沾河寨

木湖寨主噶
與本部内嘉
其弟諾窓納
官前責治之
諧於撫順将
被尼堪外蘭
訛部長卦喇

盟誓
此言對天
手足遂以
之如骨肉
編氓望待

歸附視為
等先衆來
祖曰念吾
長告　太
立誓四部
殺牛祭天
定遂來附



下圖倫
太祖初舉

曰今明國尚之弟爲嗻達敦唆諾密納阿第四子龍有三祖索長年二十五矣月也　太祖癸未歲夏五尼堪外蘭時納共起兵攻副遂結諾密有遺甲十三祖父之仇止　太祖欲報

太祖兵不滿百妻子走嘉班知遂遺軍民擄蘭在圖倫城預往攻之尼堪外　太祖乃起兵納遂背約不赴

往告其兄諾密貝勒耶爲嗻達爾何故順叔勒達萬汗又助之爲滿洲主況哈築城於嘉班令欲助尼堪外蘭

時　太祖追
進邊正攔阻
守邊軍不容
南河口臺其
至撫順所東
蘭復棄城逃
往報尼堪外

喀達暗遣人
密納與弟爾
嘉班不意諾
祖復率兵攻
秋八月　太
克圖倫而回
甲僅三十副

乃還
兵也　太祖
入邊何故退
兵阻攔不容
堪外蘭被明
太祖曰尼

部下一人投
有尼堪外蘭
兵扎營是夜
蘭來戰遂退
兵助尼堪外
之故疑為明
至不料攔阻



納爾喀達
太祖計殺諾密



言愈恨之時噶
行兵　太祖聞
其邊路不容爾
已不然吾當阻
若攻破與我則
處乃吾仇敵爾
嘉與巴爾達二
不許侵犯其棟

並扎庫穆二處
曰渾河部杭嘉
爾喀達遣使來
正恨時諾密納
外蘭必成擒矣
暗送消息尼堪
喀達二人若不
恨曰諾密納爾

與我兵攻之諾
可將盔甲器械
祖曰爾既不攻
密納不從　太
爾兵可先攻諾
祖謂諾密納曰
巴爾達城　太
諾密納合兵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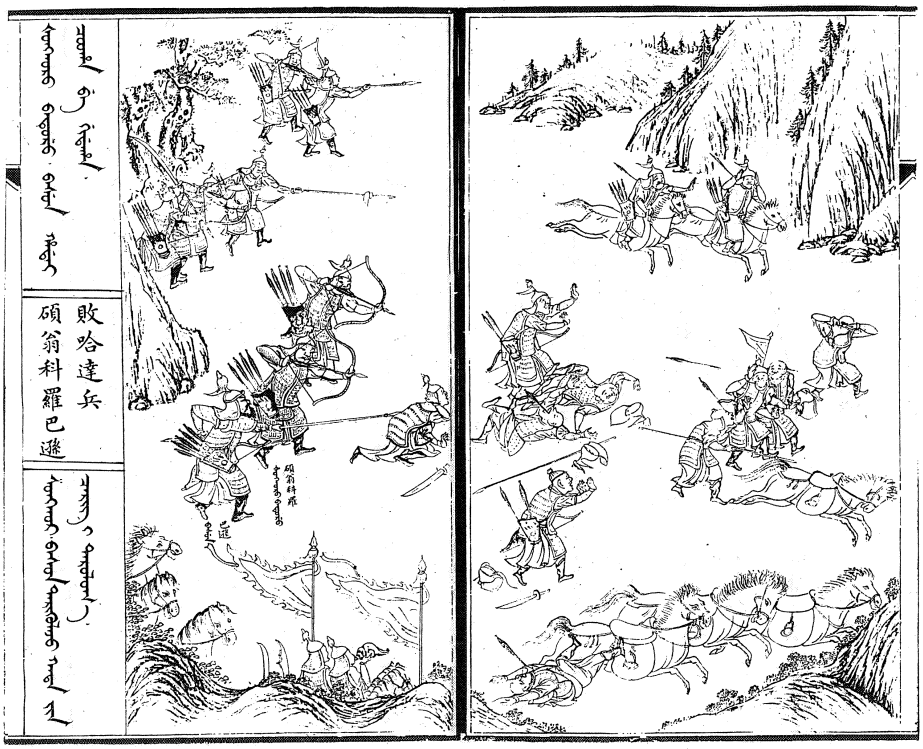
密納之計陽與
言遂陰定破諾
納矣　太祖從
吾等必附諾密
不先破諾密納
謂　太祖曰若
書三人亦忽甚
哈善與常書揚

相謂曰尼堪外
族并先附之人
○尼堪外蘭部
修整其城復叛
令居薩爾滸衆
盡還其妻孥仍
復歸者　太祖

其逃散之衆有
薩爾滸城而回
喀達殺之遂取
祖執諾密納爲
兵器既得　太
將器械盡付之
密納不識其計

哈善
以同母妹妻噶
城居住○太祖
所屬鄂勒珲築
屬逃於法納哈
蘭懼携妻孥親
遂叛之尼堪外

言皆誑吾輩耳
洲主耶足証前
於嘉班令為滿
不容況肯築城
往奔明邊尚爾
逼值垂亡之際
蘭前為敵兵所



翁科羅巴圖魯
太祖部將碩
甫分人畜
而去至中途
厲之瑚濟寨
敖太祖所
理岱亦宗人

主理岱導引
河部兆嘉城
達國兵令渾
等同謀請哈
綽奇塔覺善
之子康嘉與
〇六祖寶實

子孫同誓於
三祖六祖之
有長祖次祖
科羅巴圖魯
衆故名碩翁
因其英勇起
名諳班倫格

碩翁科羅初
獲所掠而回
四十餘人盡
敵兵遂敗殺
處突然而入
二人追至其
魯巴遜領十

城而遁九
城上皆墜
太祖立
觀之賊見
持刀登城
衣帶弓矢
寧因起著

祖心神不
登城　太
時方豎梯
暝之夜亥
夏六月晦
太祖至
廟欲謀殺

來相犯汝
何處賊敢
刀大呼曰
櫃下乃執
一女匿於
之將二男
太祖覺

四顧驚吠
名湯古哈
入時有犬
宅柵木潛
太祖住
夜陰晦拔
月内賊乘

賊刺死
於窓下被
落帕海睡
去時有部
勇猛皆遁
賊見出勢

仍由户出
而出之勢
聲作由窓
柄擊窓有
縮故將刀
出毋得退
不入我即





太祖宥養理岱

磴魚貫而上　心遂鑿山為　害我我豈甘　乃忍引他人　岱係我同姓　太祖曰理　輩同勦回兵

之叔暨兄弟　難進　太祖　哈嶺山險兵　值大雪至噶　兵征理岱時　月　太祖起　○甲申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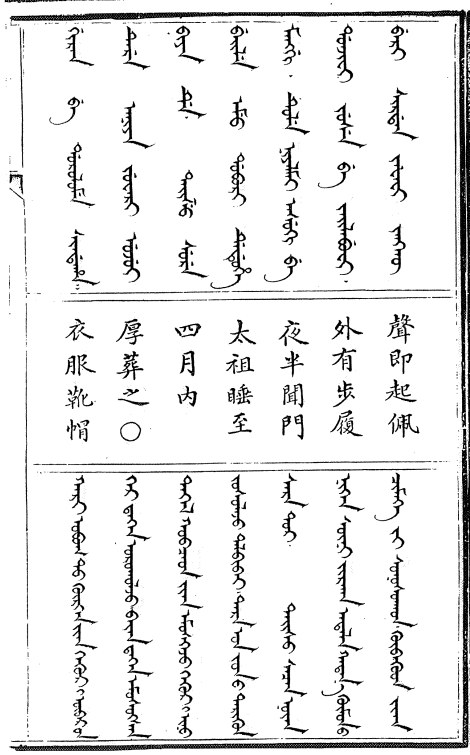
備必無還理　我明知其有　兵　太祖曰　攻之不如回　内有備何以　祖部衆曰城　號待敵　太

聚兵登城張　理岱理岱遂　預差人報與　祖之子龍敦　岱城下有三　拽上嶺至理　將馬以索繫

聽其言帶領妹夫薩木占哈善太祖殺噶哈善噶可與我同謀見在我家汝母之弟爾妹乃太祖庶

ᠬᠣᠯᠪᠣᠭᠠᠨ ᠪᠠᠷᠢᠵᠤ ᠪᠠᠭᠤᠯᠭᠠᠵᠤ ᠪᠠᠶᠢᠭᠠᠯᠠ ᠮᠢᠨᠤ ᠭᠡᠷ ᠲᠠᠨᠢᠭᠤᠯ ᠬᠠᠮᠤᠭ ᠠᠪᠴᠠ

入室中鮮
其屍竟納
太祖取
無敢出者
族人皆懼
者可速出
曰有殺吾
城内大呼
盤旋復回
横崗彎弓
馬登城南
遂披甲躍
太祖大怒
被人害



敝己身潛
隨以后體
太祖緊
故意如厠
僻處令后
子女藏於
刀執弓將
聲即起佩
外有步履
夜半聞門
太祖睡至
四月内
厚葬之○
衣服靴帽

以殺人為名
殺之其主必
賊必有主若
太祖暗思
何用當殺之
漢等言縛之
縛之家人洛

仆喝令家人
祖以刀背擊
賊將近　太
光一燭見一
夜陰晦忽電
后即回室是
伏於煙突側

意遂釋之○
偷牛諒無別
曰此賊實係
後人　太祖
可殺之以戒
主詐言偷牛
此賊實害我

意洛漢又言
是實並無他
賊咎以偷牛
必來偷牛其
乃佯言曰爾
料兵少難敵
加兵於我自

有人形露
空處隱隱
側見排柵
狀至煙突
刀作外便
服内持弓
著短甲於

擊其首昏
足以刀背
矢穿賊兩
復追射一
肩衣而走
躲過中其
一矢被賊

而疑之乃
太祖見
忽燃忽滅
在竈燃燈
侍婢不寐
祖夜宿有
五月　太

逼近遂發
光見賊已
晦忽有電
時天色甚
之則無矣
不真詳視
其首恍惚

食必至叛
掠部屬缺
石糧石被
兵掠我糧
名必來加
假殺人為
殺之其主

義蘇
之其賊名
為便遂縱
不如釋之
殺人啓釁
別部議我

祖曰我若
殺之　太
無益不如
至言撻之
兄親族俱
縛之有弟
絶於地遂

禦敵又恐
不足何以
弓箭器械
來攻我等
彼必乘虚
則孤立矣
散部落散





瑪爾墩太祖大戰

一車前進
進路漸隘
車三輛並
峻乃以戰
見山勢陡
爾墩山下
漢直抵瑪

納申完濟
占薩木占
往攻納木
率兵四百
哈善復仇
太祖為噶

〇六月

後縮首不
於一車之
衆皆斂身
二車俱壞
後車相繼
前車被推
木撞其車

擊之復用
城上飛石
聯絡上攻
三車前後
路愈隘令
將近城下
二車隨之

夜密令兵跣
三日至四日
其汊路連攻
退遠圍之絶
太祖令兵稍
上兵皆却
四人俱仆城

貫其耳復射
納申之面直
射一矢正中
斂於木樁後
距城丈許乃
祖奮勇當前
能上攻　太

報仇遂以蟒
此機會宜往
仇隙我等乘
哈達國已成
數寨今彼與
達國兵掠我
王族衆借哈

相議曰昔六
鄂部衆部長
而回○時棟
藩遂取其城
漢棄城走界
之納申完濟
足登山襲破

倘彼重相和
曰我不先發
奈何　太祖
可倘有踈失
人之境勝則
不可輕入他
諸將諫曰兵

宜乘時往攻
部自亂我輩
諸將曰棟鄂
太祖聞之謂
自相擾亂
用其後部中
血淬箭以備

焚之城將陷　城外房屋盡　城上懸樓并　齊吉達城將　圍阿海所居　太祖兵至　百閘城以待

阿海聚兵四　鄂部長阿海　五百往攻棟　太祖率兵　之於九月内　我矣衆皆從　睦必加兵於

光亥謁　太　人名遜扎泰　完顔部内一　副而回時有　四人獲甲二　出破其衆斬　城　太祖突

退乃遣軍出　城内以為兵　煙籠罩之處　二人伏於火　太祖帶十　攻令兵先行　會大雪遂罷

令人往送消
兄子岱度密
前進有光衆
泰光衆星夜
方遂與遜扎
兹以戡定一
兵至此當乘

默思吾既興
太祖聞其言
為我雪仇
助一旅之師
所擒乞貝勒
翁鄂洛處人
祖曰吾曾被

太祖拔箭
傷肉深掐許
太祖首透盔
一箭正中
内鄂爾果尼
内之人被城
跨脊上射城

太祖登房
並週城房屋
之焚其懸樓
兵臨城下攻
於城　太祖
知之遂斂兵
息翁鄂洛人

如鉤拔出帶
太祖項鎖卷
一矢正中
乘火煙暗發
一人名洛科
彎射不已時
血流至足猶

太祖箭傷
腿應弦而倒
箭射之穿兩
即以所拔之
僻處　太祖
奔走於煙突
見城内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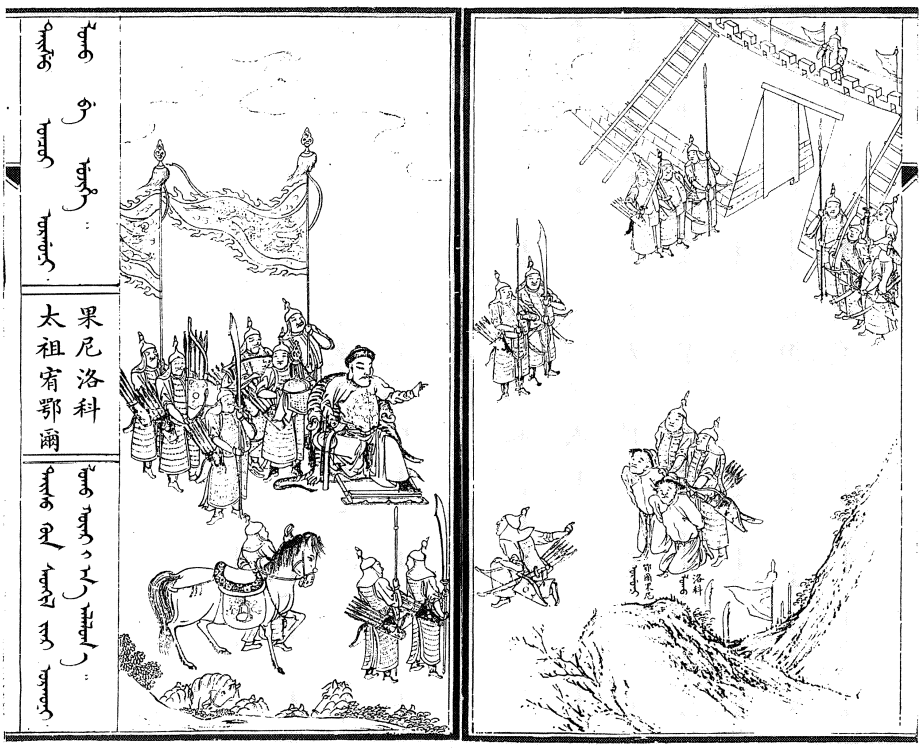
項血湧出
從容自下
知覺待我
近前恐敵
爾等勿得
太祖曰
屋欲扶回

被傷俱登
見　太祖
如雙鉤衆
有聲鎖分
圍領矢中
下有鎖子
肉兩堀項

飲水至次
每甦時輒
昏迷累次
血猶不止
數寸晝夜
痕累束厚
復甦將箭

悔不已及
地諸將懊
上昏仆於
伏二人肩
拄弓下屋
手揾箭眼
太祖以

回
之城而
棄將得
止於是
其血方
日未時



果尼洛科
太祖宥鄂爾

後或遇敵
釋而用之
欲勝吾今
其主孰不
之下各為
我乃鋒鏑
曰二人射

厚養之
屬三百人
牛彔之爵
之也賜以

科　太祖
爾果尼洛
將欲殺鄂
城克之衆
攻翁鄂洛
愈率兵復
太祖瘡

傷我而殺
之何忍因
者尤當惜
死於鋒鏑
此等之人
我用命哉
彼豈不為



申巴穆尼
太祖戰殺訥



蘭之野太蘭
至界藩南太
兵四百追射
四城部長會
棟佳巴爾達
界藩薩爾滸
獲回兵時有

有備竟無所
藩寨預知已
藩寨不意界
十五副畧界
五十人甲二
月　太祖率
○乙酉年二

二人死俱退　馬下衆兵見　射巴穆尼於　兩段隨轉身　訥申肩背為　奮力一刀揮　祖鞭　太祖　以刀斷太　訥申訥申先　身撥馬欲斬　祖一見即單　先追至　太　穆尼二人當　崗名　訥申巴

太祖立於　單令兵先行　為疑兵計言　疲我自殿後　麵飲馬餵其　嶺以鹽水炒　馬而退待過　箭狀徐徐引　梢拂雪作拾　下馬佯以弓　太祖曰衆可　為之奈何　曰馬俱疲弱　却而立我軍

僻處露其盔
七人將身隱
兵遠行乃率
欲令疲弱之
食言詐遂回
殺之肉亦可
係我仇幸得

羸馬而回
太祖全其
耶於是
盡殺我等

太祖言訥申
欲收主屍
耶汝回我軍
去欲食其肉
人已死何不
申部衆呼曰
斬訥申處訥

被殺猶欲
矣二主已
我等知之
汝有伏兵
衆又呼曰
勢訥申部
似伏兵之





敗八百兵
太祖四騎

城知之遂合
爾濟界藩五
佳巴爾達薩
與托漠河章
呼容令人報
部長蘇庫賽
進畧有嘉哈

鉄甲三十人
綿甲五十人
衆兵回止帶
部時大水今
五百征哲陳
祖率馬步兵
○四月　太

親桑古哩二
八百餘有扎
直至南山約
於界藩渾河
祖見其兵陣
兵忽至　太
深備不期敵

有後哨亦不
處　太祖恃
誤失　太祖
即飛報不意
德一見敵兵
哨章京能古
兵一處有後

田率弟穆爾
下馬將馬逐
敵兵不動遂
執旗先進見
與人言訖自
故心怯解甲
今見敵兵何

稱雄於族中
昔在家每自
怒曰汝等平
與人　太祖
大恐解其甲
孫也見敵兵
人實朗阿之

不及以手斷
舩鏊遂解甲
息不定卸其
戰酣甚疲喘
走時　太祖
皆涉渾河而
人不能抵當

敗其兵八百
兵二十人遂
重圍混殺敵
勇步射直入
凌噶四人奮
人延布禄武
哈齊並二家

吉林立於其
一險隘山名
追至界藩有
與穆爾哈齊
殺四十五人
盔甲率兵追
祖稍息重整

渡渾河　太
不應敵兵已
太祖怒而
勢可追殺之
至衆曰乘此
後之兵將方
其扣正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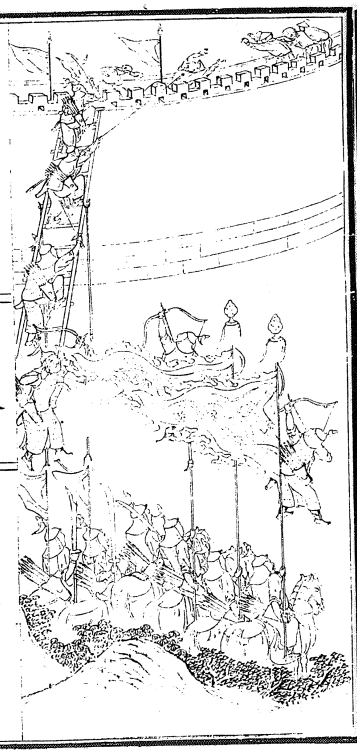
太祖收墜崖而死一人餘皆齊又射死地穆爾哈中其腰仆為首一人而待先射盛纓隱身見之去其太祖恐敵奔此山十五人來上見敗兵

琿而回○寨主諾謨破之殺其河部所屬蘇克素護瓜爾佳寨往攻安圖太祖率兵九月内勝而回○助之也全百衆實天四人敗八兵曰今以

而回
人遂罷攻
雷震死二
所屬時暴
城哲陳部
攻托漠河

祖率兵環
月内　太
部所屬七
歡寨渾河
祖攻克貝
月内　太
丙戌年五





四十人
太祖獨戰

首一人穿
子逃走為
進城帶妻
餘人不及
外有四十
城中初城
外蘭不在
之時尼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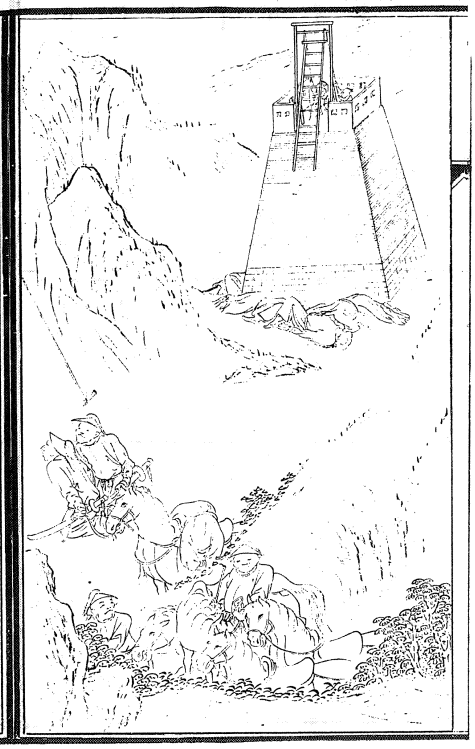
勒琿城克
越進攻鄂
仇敵星夜
諸部皆是
外蘭沿途
仇人尼堪
乘便往攻
後招服之

一人餘衆
八人復斬
奮勇射死
祖不怯猶
十處　太
共中傷三
肩後露鏃
祖胸旁從

箭射　太
中内一人
八四十人
蘭單身直
是尼堪外
祖見之疑
穗帽　太
青綿甲戴

矣遂回
我必征汝
送來不然
尼堪外蘭
可將仇人
南朝傳信
令帶箭往

深入其箭
太祖復
傷者六人
又捉中箭
名亦殺之
漢人十九
琿城内有
皆散鄂勒





堪外蘭首
齊薩獻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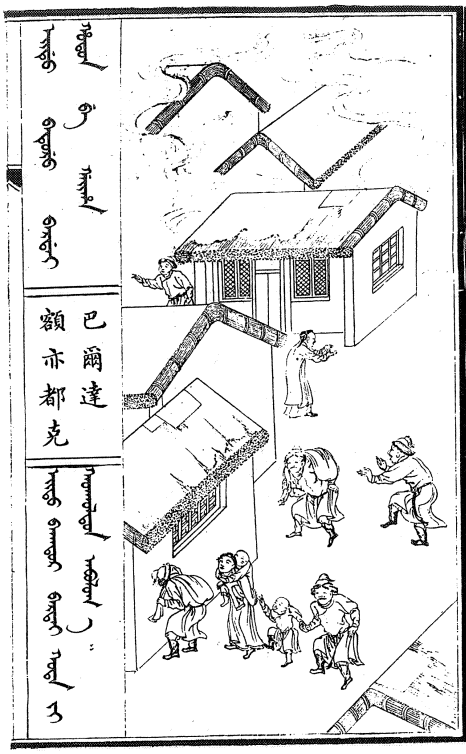
及至尼堪外
十人往索之
令齋薩帶四
與汝 太祖
將尼堪外蘭
少遣兵去即
若不親往可
耶使者又言

莫非誘我入
汝言不足信
之 太祖曰
爾可自來殺
有送出之理
既入中國豈
言尼堪外蘭
明遣吏遣使

好馬
五疋通和
兩蟒段十
與銀八百
自此每年
太祖父祖
前誤殺

回明國因
薩斬之而
蘭遂被齋
梯尼堪外
人已去其
避而臺上
欲登臺趨
蘭一見即





巴爾達
額亦都克

悉行嚴禁
竊盜欺詐
政凡作亂
四日定國
六月二十
建樓臺〇
城三層啟
一平山築

里加河中
哈一名碩
道一名嘉
東南河二
蘭哈達下
碩里口呼
太祖於
〇丁亥年

而渡之額
士之頸拽
以繩連軍
不能渡遂
時水氾漲
進至渾河
都承命前
達城額亦

而回
勢取其城
潰走即乘
中人遂皆
戰不退城
十處猶死

兵取巴爾
巴圖魯領
令額亦都
○八月内
山城殺之
爾泰克其
哲陳部阿
又率兵征

中傷約五
城垛而戰
額亦都跨
上人迎敵
及登城城
豎梯攻之
士數人夜
亦都領壯



太祖招撫扎海



而回主扎海降其城克之招攻洞城領兵往太祖



前太祖弓矢過於人乘馬帶以待時一名坐曠野至於洞地妃親迎之太祖為



太祖射柳於洞野

善送妹與也其兄代漢貝勒女哲哲庶爾孫女阿敏達國萬汗四月有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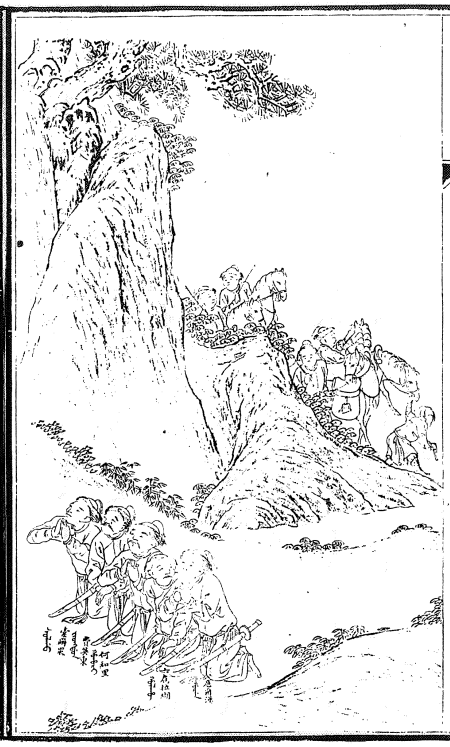
○戊子年

三矢上下
五矢止中
馬挽弓射
翁金即下
令射之鈕
距百餘步
面一柳相
喚至時對

祖遂令人
右者　太
部無出其
金善射本
人名鈕翁
曰棟鄂部
誰左右對
訊左右為

納之
宴成禮遂
太祖設
善同妹至
矢始出代

塊木而五
五寸鑿落
相去不過
攢於一處
視之五矢
矢皆中衆
祖連發五
不一　太





歸　太祖
本部軍民
和里亦率
克徹孫何
鄂部部長
大臣又棟
費英東為

祖以其子
民歸　太
率本部軍
也索爾果
蘇完地名
完之部長
時有蘇

太祖遂
大臣之職
養子亦授
姓覺羅為
扈爾漢賜
歸將其子
率軍民來

兄弟族衆
扈拉瑚殺
爾古部長
之職又雅
授以大臣
嫩哲妻之
以長公主

狐貂鼠猞
狐元狐紅
珠人參黑
所産有明
金幣本地
書受年例
五百道勅

使往來執
國通好遣
日盛興明
削平國勢
居者皆為
環滿洲而
招徠各部

葉赫其國
太祖如
國富○初
滿洲民殷
商賈因此
交易以通
關口互市

鹽陽四處
清河寬甸
國用撫順
等皮以備
青鼠黃鼠
海獺水獺
狸猱虎豹

意小女容
恐不可君
長女不與
云我非惜
揚吉努答
聘汝長女
締姻吾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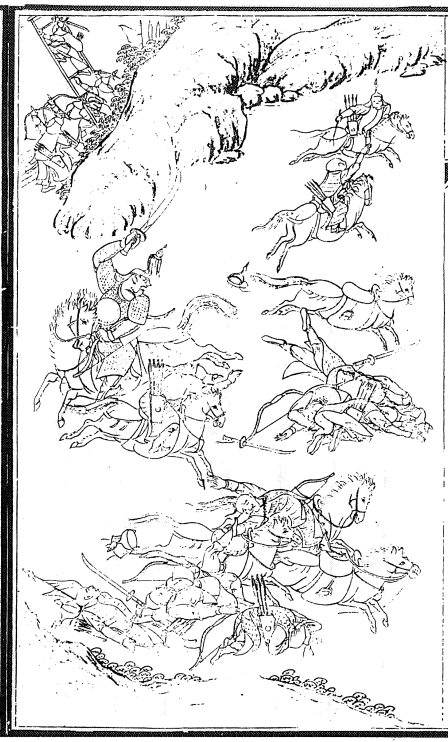
太祖曰若
長締姻
為君配待
有小女堪
非常言我
見其相貌
主揚吉努

聰　皇帝
成婚即天
迎之大宴
諸王大臣
太祖率
送妹于歸
九月内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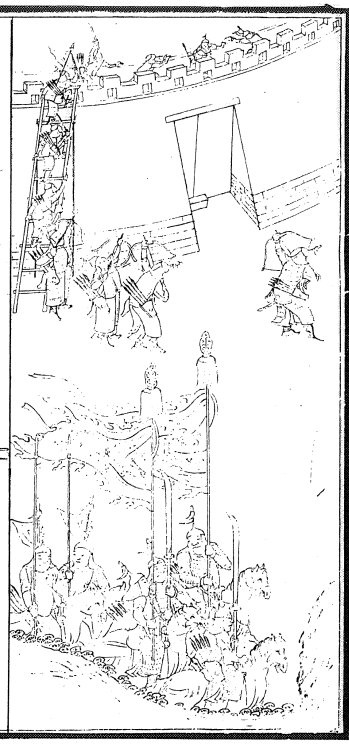
禄於是年
子納林布
吉努故後
遂聘之揚
耳太祖
者稱佳偶
貌奇異或

墨爾根
部長岱度
城克之殺
兵至完顔
衆馬皆驚
光芒徹地

其大如斗
天隕一星
興阿地忽
城夕過棟
兵攻完顔
太祖率
母也是年



城内兵百餘
兵兆佳城下
京　太祖伏
長寧古親章
攻兆佳城部
太祖率兵往
（己丑年



城大戰
太祖兆佳



救旺善
太祖射敵

太祖見之解
喧嘩爭奪
掠牲畜財物
少懈四出擄
城將陷我兵
城圍四日其
四散未得進

刀九人餘衆
入百人中手
城太祖獨
之處欲奔入
太祖所立
之敵兵直衝
出遇伏兵射

太復隨衆擄
内衝突巴爾
甲來以備城
往取鴉護鐵
與巴爾太令
將巳綿甲復
掠之　太祖

擄掠亦隨衆
至不禁人之
諭禁之鴉護
相殘害爾往
此微物恐自
護曰我兵爭
甲與大將鼐

辛卯年　太
古親而回○
克其城殺寧
死救起旺善
面額應弦而
發一矢中敵
曺挺身馳往
一見身無甲
刺之　太祖
其身將以鎗
壓倒於地跨
第旺善被敵
人突出有族
掠忽城内十

國人衆我國
五王之理爾
一國也豈有
輝發滿洲總
拉哈達葉赫
太祖曰烏
漢二人來謂
勒當阿拜斯
祿遣部下伊
國主納林布
田○時葉赫
部盡克之而
白山鴨綠江
祖遣兵攻長

臣不能竭力
等皆執政之
分給之理爾
畜可比馬有
取況國非牲
大爾亦不得
得取我國雖

國雖大我不
爾乃呼倫爾
云我乃滿洲
我　太祖荅
二處擇一讓
勒敏扎庫木
人寡可將窺

拉敏比至
音達哩差阿
輝發國主拜
祿差岱穆布
國主蒙格布
圖爾德哈達
祿差尼喀哩

赫主納林布
各遣使來葉
發三國會議
葉赫哈達輝
言畢令回○
顏來相告耶
諫主奈何覘

不與令投順
德曰昔索地
惡言往圖爾
言來我亦以
汝如彼以惡
無干何為責
主之言與爾

太祖曰爾
恐觸怒見責
來言欲言又
主有命遣我
太祖曰我
圖爾德起向
太祖宴之內

叔姪自相擾
格布祿代善
一戰耶昔蒙
爛甲冑經此
交馬接刃碎
何嘗親與人
曰爾主弟兄

怒掣刀斷案
太祖聞言大
履我地耶
境諒爾兵敢
我兵能踐爾
成仇隙只有
不從兩國若

胡為乎昔我
何徒張大言
處爾其奈我
夜亦能至彼
即晝不能往
垣之阻耶吾
四周果有邊

之易也爾地
故視我如彼
乘亂襲取何
故云云爾等
每擲骨為戲
骨滿洲兒童
亂如二童爭

亦被明國
五疋汝父
兩蟒段十
輸銀八百
一道每年
將軍大勅
續封龍虎

都督勅書
擬坐受左
匹送還靈
道馬三十
勅書三十
誤殺與我
父被明國

貝勒預知
行時布齋
我嘱畢令
處勿復見
即住於彼
懼而不誦
面誦之若
到彼處當
諭之曰爾
林察復之
前言遣阿
取否遂書
骸汝得收
所殺其屍

命布齋曰
勒難復主
若止見貝
二主面誦
主曾命對
林察曰我
與吾弟阿
之何必送
書我已知
布齋曰此
當面朗誦
林察將書
視其書阿
接至家欲

兵將滿洲同引葉赫訥殷二路屬珠舍哩長白山所○時滿洲林察遂回收其書阿也言畢乃書怒責汝但恐見此恨之誠是不遜汝主吾弟出言乃敢遠附是我同國舍哩訥殷河之理珠山火能踰有水能透伊劫去豈太祖曰任而告之上諸將聞祖正坐樓劫去太所居洞寨東界葉臣

有矣

部終為我

哩訥殷二

下流珠舍

寨蓋水必

赫劫掠我

異國之葉



佳齊大戰

太祖富爾



兵追之時哈
太祖即率
去瑚卜察寨
於六月內劫
哩四國兵馬
國主拜音達
主滿泰糾發

布禄烏拉國
達國主蒙格
不順糾合哈
勒因　太祖
納林布禄貝
赫國主布齊
○癸巳年葉

祖欲誘敵
齊寨　太
至富爾佳
達國追兵
而回時哈
爾佳齊寨
哈達國富

兵從亦取
中途少帶
步兵伏於
太祖以
其國是夜
我兵直抵
達兵已歸

妨若前一者三人無自思後追戰太祖策馬人併馬來迎之後三一人舉刀

太祖馬驚倒地齊殺來矢之會一太祖發後三人乘其馬驚躍敵人馬腹

兵追至前之於是敵為殿以誘前行獨身回乃令兵恐追兵復至伏兵處

馬首射中因轉弓過不便於射時敵在右目欲射之來恐傷面人迎面劈

人步兵二
率馬兵三
太祖仍
步奔而回
泰穆布禄
與主乘之
禄將自馬

人泰穆布
仆地其家
格布禄馬
一矢射蒙
得復騎發
足扳鞍僅
幾墜幸右



虔鴉路阻兀里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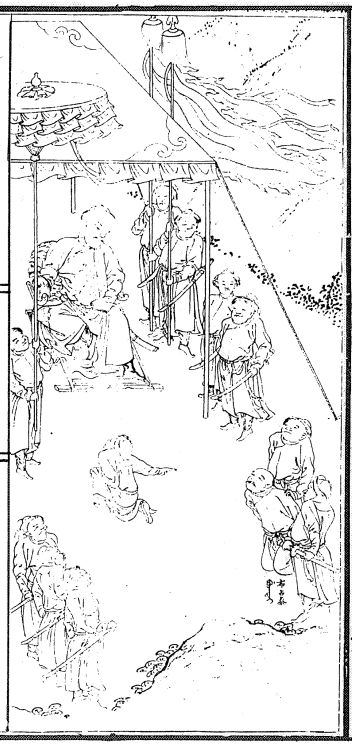
匹而回
副馬十八
人獲甲六
殺兵十二
敗其敵衆
十餘迎之



第也輝發國
布占泰 滿泰
布禄烏拉國
達國主蒙格
納林布禄哈
赫國主布齊
○九月内葉



九部兵
太祖大敗



布占泰
太祖恩養

處分三路
馬會聚一
什九國兵
搜穩塞克
訥殷路主
主裕楞額
珠舍哩路

卦勒察部
安錫伯部
岱莽古明
國主翁阿
古科爾沁
哩嫩河蒙
主拜音達

可從扎喀
太祖曰
備述前事
里堪遂回
鴉撲面几
散再往覿
往回時則

噪不容前
嶺烏鴉覿
里至一山
探約行百
几里堪東
祖聞之遣
而來　太

太祖曰人
五更矣
將至時近
敵國大兵
太祖言
探的飛報
嶺几里堪

行過沙濟
飯罷即起
火如星密
岸敵兵營
見渾河北
之及至夕
向渾河探

故昧睡是
馬來攻何
今九國兵
太祖曰
皇后推醒
復寢衮代
諸將言畢

出兵傳諭
驚待天明
恐城中人
我兵夜出
今果然也
不日兵來
言葉赫國

若有欺騙
心始定我
日已到我
心不安今
期未的我
路侵我來
葉赫兵三

睡耳前聞
畏彼故熟
安枕我不
敢者必不
太祖曰畏
畏懼耶
昏昧耶抑

飯畢率諸
精神天明
復睡以息
佑之言訖
之人天豈
欺害無辜
九部之兵

無故糾合
我安分反
土彼不樂
命各守國
之我承天
我我當畏
處天必罪

揚兵不遺
首佑我奮
天令敵垂
拜祝曰願
天鑒察又
兵攻我惟
故令彼引

赫本無事
祇我[illegible]興葉
光萬靈神
曰天地三
廟再拜祝
王大臣謁

勝敵我兵
拘束難以
不然身受
唯命是聽
傷肱傷頸
留於此若
臂手頓項

等可盡解
諭之曰爾
於津渡處
克索寨立
率兵至拖
蹤叩祝畢
鞭馬無顛

甚多衆皆
格城敵兵
往攻赫濟
勢不能克
扎喀闌見
時已到圍
葉赫兵辰

坦來告曰
守鴨護山
喀處有城
之行至扎
遵令盡解
全勝矣衆
輕便必獲

國交戰彼
少昔興明
我兵亦不
來兵為多
祖曰若以
勢向太
山望敵形

何言訖登
兵見有幾
勒何在我
至呼曰貝
郎塔哩後
喀一人名
失色有扎

今晚即擊
兵若欲回
往探曰來
太祖遣人
心稍安
法於是衆
勝我甘軍

此兵若不
驍勇必敗
兵有膽氣
其衆今我
三百尚敗
野我兵二
兵漫山遍

哈達蒙格
勒兵一萬
林布祿貝
齋貝勒納
曰葉赫布
一人逃來
葉赫營中

安營是晚
太祖亦
搬運糧草
扎立營寨
探報敵兵
日再戰哨
之否則明

三萬我兵
一萬共兵
卦勒察兵
勒錫伯部
勒明安貝
苓古斯貝
阿岱貝勒

科爾沁翁
一萬蒙古
哩貝勒兵
發拜音達
泰貝勒輝
烏拉布占
布禄貝勒

分列徐徐
步行四面
不來吾等
敵之誘而
時吾迎而
戰彼若來
處誘彼來

立險要之
於苦戰吾
使汝等至
無憂我不
祖曰爾衆
失色太
聞之又皆

併力一戰
我兵雖少
彼兵自走
一二頭目
之但傷其
等即接戰
頭目也吾

前進者必
不前領兵
之衆退縮
諒此烏合
雜亂不一
部長甚多
進攻來兵

臣等各率
令諸王大
格城相對
處與赫濟
山險要之
陣於古呼
祖兵到立

攻時太
下是日又
濟格城未
兵先攻赫
起兵葉赫
次日平明
可必勝矣

及科爾沁
齋錦台什
稍退有布
人葉赫兵
一戰殺九
敵滿洲兵
城收兵來

之遂不攻
戰葉赫見
兵一百挑
額亦都領
陣已完遣
頭預備布
固山兵分

痛哭其同
齋被殺皆
勒等見布
敗葉赫貝
之其兵大
前騎而殺
武談即向

洲一卒名
撞倒有滿
之馬被木
先入所騎
處時布齋
兵合攻一
三貝勒領

國衆河寨殺至哈達尸滿溝渠縱兵掩殺出太祖騎騾馬脫體無片衣棄鞍赤身安馬被陷散而走明顧其兵四喪膽各不大懼並皆來貝勒等

太祖問因此縛來許與贖貲自呼毋殺欲殺之彼我得此人太祖曰占泰跪見人生擒布衆次日一殺敗兵甚結繩攔路之處是夜南渥黑運

無辜天厭之兵欺害等會九部太祖曰汝在貝勒擒生死只占泰今被

泰之弟布烏拉國滿明言我乃畏殺未敢首咎曰我也其人叩曰爾何人

養之是戰猞猁猻裘釋其縛賜勝於取遂與人之名名勝於殺云生人之

肯殺汝語既來見豈必殺矣今若得汝亦殺死彼時布齋已經汝等昨日

之
遣兵招服
祖十月内
來故　太
脅九部兵
額章京曽
部長裕楞

初珠舍哩
名大震○
洲自此威
甲千副滿
三千匹盔
四千獲馬
也殺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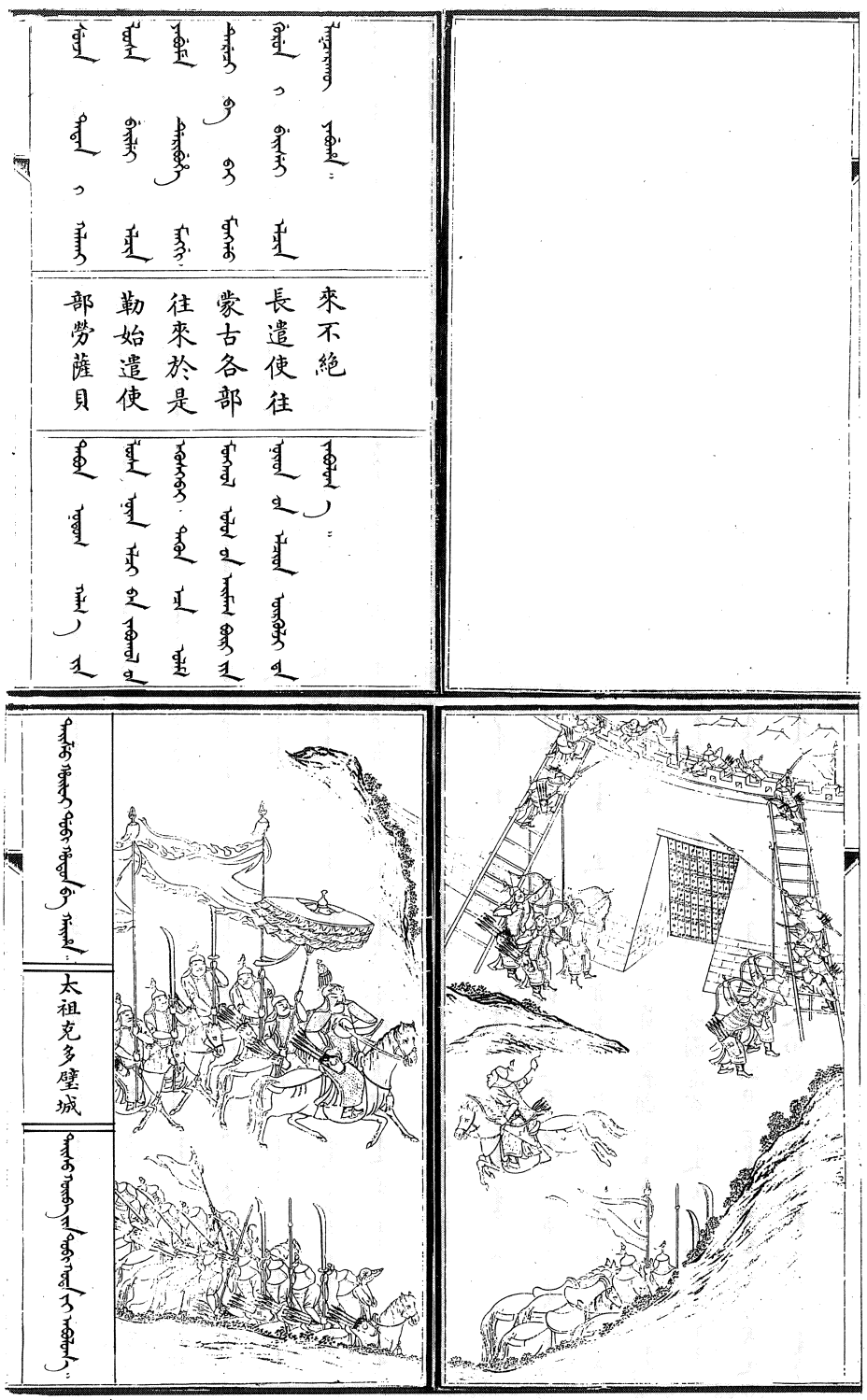


多和山城
三將圍攻佛

月命額亦都
祖於閏十一
山而居　太
人據佛多和
二人聚七村
搜穩塞克什
○又訥殷部

勒喀爾喀
部明安貝
古科爾沁
甲午年蒙
日回兵○
塞克什即
下斬搜穩

擊三月而
山日往攻
圍佛多和
領兵一千
科羅三人
固齊碩翁
噶盖扎爾



来不絶
長遣使往
蒙古各部
往来於是
勒始遣使
部勞薩貝

太祖克多壁城

ᡤᡠᡵᡠᠨ ᡳ ᡨᡝᡵᡝ ᡳᠯᡳᠮᠪᡳ ᡠᡵᡤᡝᠨ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ᡨᡝᡵᡝ ᡳᠯᡳᠮᠪᡳ ᡠᡵᡤᡝᠨ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克格蘇蒙格城斬守將克勒克取多壘拜音達哩貝兵伐輝發部月太祖領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ᠮ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乙未年六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ᠮ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陣中所擒布別而去○先待公事畢辭太城以禮相科地界接入親迎至妙洪令部兵盡甲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ᠮ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人來　太祖從者共二百亦遣官二員一員高麗國内明國遣官丙申年二月二人而回○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ᠮ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ᡤᡠᡵᡠᠨ ᡳ ᡤᡝᡵᡤᡳᠶᡝᠨ

内二婦其夫　父子搖其村　處修邊繫壞　蘇幹延錫蘭　二人往所屬　兄滿泰父子　國時布占泰　護送未至其　斐揚古二人　煌占博爾坤　歸令圖爾坤　太祖欲放　載至是七月　占泰恩養四

位為烏拉國　占泰遂繼兄　葉赫而去布　是興尼雅攸　不能加害於　守門戶甚嚴　送二大臣保　奪其位其護　殺布占泰欲　尼雅貝勒謀　滿泰叔父興　布占泰至日　父子殺之及　夜入將滿泰

吾等不道以
同遣使曰因
拉哈達輝發
酉年葉赫烏
宴成配〇丁
為妻即日設
爾哈齊貝勒

太祖弟舒
將妹滾奈送
生恩猶父子
太祖二次再
布占泰感
辭回十二月
主護送二人

禮更殺牛設
等物以為聘
備鞍馬盔甲
妻　太祖乃
代善貝勒為
太祖次子
台什女欲與

太祖為妃錦
古妹欲與
是葉赫布揚
互相結親於
等更守前好
名今以後吾
至於敗兵損

ᠰᠢ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酒福壽永昌　食此肉飲此　如踐盟和好　削之骨而死　踩踏之土剮　此屠牲之血　結親和好似

ᠰᠢᠷᠠᠭ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ᠣᠯᠪᠠᠰᠤ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此以後若不　繼而誓曰自　會盟四國相　各一碗歃血　肉一碗血土　骨設酒一盃　宴宰白馬削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穆哈連送與　盡奪之仍擒　背盟將所獲　時納林布祿　獲馬四十匹　穆哈連伐之　罪　太祖命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ᠪᠠᠶᠠᠨ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ᠠᠭᠠᠨ ᠪᠣᠯᠵᠤ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之後蒙古得　好必統兵伐　三年果不相　已不然吾待　應此盟言則　亦誓曰汝等　誓畢　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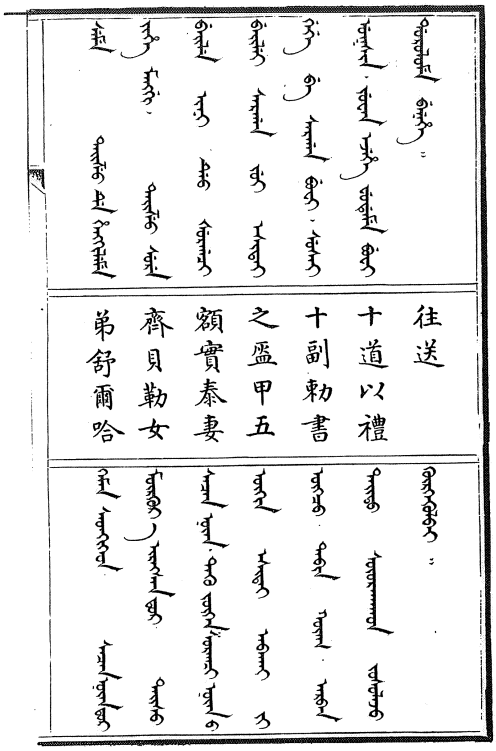
又將滿洲納林布祿遣使送與所珍銅鎧都都祐氏將滿泰妻與葉赫通占泰亦因結親其布齋賽貝勒喀爾喀部女與蒙古錦台什之蒙古又將喇台吉長幼弟巴雅太祖命戍年正月服之○戊其使而招獻葉赫請努三人許什屯旺吉長羅屯噶河二處路楚拉庫內喀部內安所屬瓦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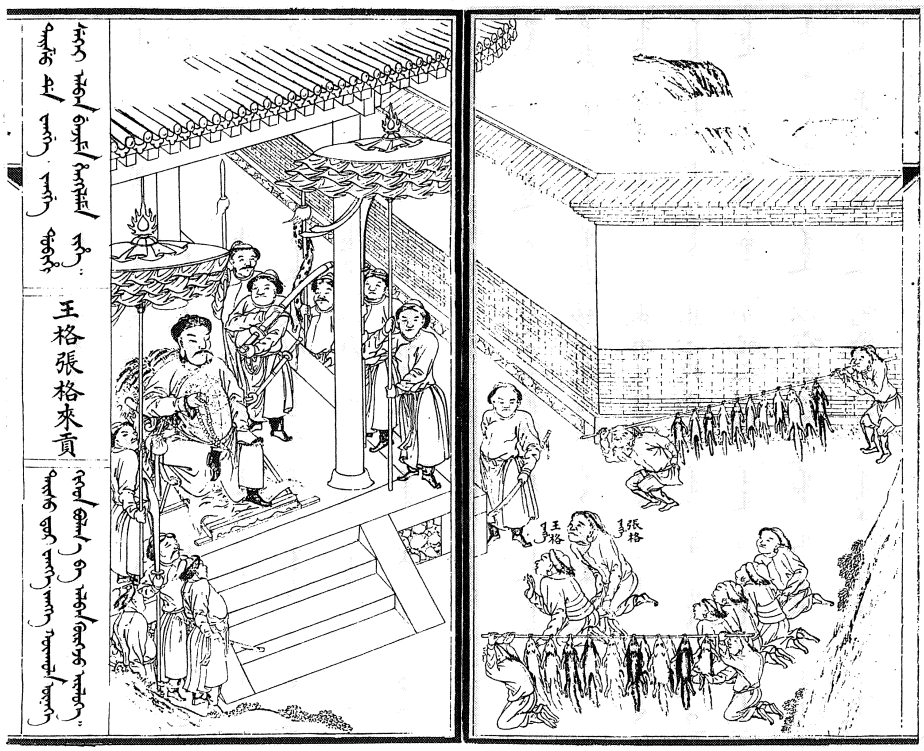
褚英台吉田於是賜畜萬餘而服之獲人其餘盡招寨二十處至取其屯

庫星夜馳征安楚拉領兵一千爾固齊等費英東扎吉與噶蓋子褚英台

太祖以三百來謁恩帶從者泰不忘其二月布占自溪流十城北有血

貝勒所居蒙格布禄是年哈達禮克圖○台吉名卓魯巴雅喇名洪巴圖


往送
十道以禮
十副勅書
之盔甲五
額實泰妻
齊貝勒女
弟舒爾哈


王格
張格
王格張格來貢

濟哩等六人
其中路長博
人每歲入貢
部内所居之
窩集瑚爾哈
色貂皮自此
狐皮黑白二

黑白紅三色
人來貢土産
格張格率百
路二路長王
部内瑚爾哈
月東海窩集

○己亥年正

我等習蒙古
尼噶盖對曰
克什額爾德
編成國語巴
欲以蒙古字
二月　太祖
蒙古語通之

習蒙古書譯
移往來必須
未有文字文
其心時滿洲
女配之以撫
以六大臣之
乞婚　太祖

古語者不能
字則不習蒙
言寓蒙古之
皆知我國之
與不學者亦
念蒙古字學
知蒙古之人

與不學者皆
人念漢字學
太祖曰漢
我等實不能
語編創譯書
語若以我國
字始知蒙古

瑪字此非阿
阿字下合一
太祖曰寫
不能故難耳
編成句吾等
最善但因翻
言編成文字

曰以我國之
額爾德尼對
為易耶噶蓋
習他國之言
編字為難以
以本國言語
知矣何汝等

礦
炒鐵開金銀
始○三月始
字自 太祖
創制滿洲文
成國語頒行
將蒙古字編

可也於是自
矣爾等試寫
母也吾意決
額默乎額默
一默字此非
也額字下合
瑪乎阿瑪父





格布禄
太祖養蒙

明之開原通
禄聞之遂令
往助納林布
人領兵二千
英東噶蓋二
太祖命費
祖為質乞援

三子與太
蒙格布禄以
兵力不能敵
布禄因隙搆
葉赫國納林
蒙格布禄與
是時哈達國

太祖聞之九
二妻往議
人於開原令
依言約葉赫
好蒙格布禄
二國仍舊和
即與之為妻

所欲之女吾
如此汝昔日
子盡殺其兵
之將挾贖質
執滿洲來援
格布禄曰汝
事齎書與蒙

城迎敵　太
祖曰有兵出
不戰向　太
爾哈齊按兵
出城拒之舒
達國哈達兵
前進行至哈

命領兵一千
若何　太祖
為先鋒試看
勒曰可令我
舒爾哈齊貝
達　太祖弟
月發兵征哈

揚古利擒蒙
其城有大臣
初七日攻得
傷者甚多至
上發矢軍中
遠城而行城
兵尚阻路遂

爾哈齊貝勒
欲前進時舒
汝兵向後即
哈齊貝勒曰
耶怒叱舒爾
為城中無備
祖曰此來豈

而回自此哈
犯盡收其國
子俱秋毫無
財物父母妻
士罷械民間
招服之其軍
所屬之城盡

養之哈達國
及豹裘賜而
以己之貂帽
見畢　太祖
殺名至前跪
太祖曰勿
格布禄來報

莽古吉公主
月　太祖將
○辛丑年正
姦女俱伏誅
禄噶盖與通
事洩蒙格布
通謀欲篡位

法又與噶盖
布禄淫惡不
其國適蒙格
禄為妻放還
女與蒙格布
太祖欲以
達國遂亡後

納林布禄率而還後葉赫仍帶其人民仍令武爾古岱乃勉從其言復國　太祖令武爾古岱

ᠨᠠᠯᠢᠨ ᠪᠤᠤᠯᠠ ᠨᠠᠶᠢᠷᠠᠭᠤᠯᠵᠤ ᠪᠤᠴᠠᠵᠤ ᠶᠡᠭᠡ ᠶᠠᠪᠤᠵᠤ ᠪᠠᠢᠬᠠ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ᠤᠯᠤᠰ ᠢᠶᠠᠨ ᠠᠪᠴᠠᠭᠠᠵᠤ ᠪᠠᠢᠬᠠ ᠪᠠᠢᠳᠠᠯ ᠢ ᠪᠠᠷᠢ

之衆每三
祖將所聚
是年太
復收田○
此流離仍
太祖見
易而食之

奴僕牲畜
各以妻子
祈糧不與
之開原城
無食向明
國饑人皆
聽時哈達

屬九人而
立一總領
枝十人中
各出箭一
開圍之際
洲人出獵
寨而行滿

寡照依族
論人之多
師出獵不
此凡遇行
真管屬前
一牛录額
百人内立

之女名阿泰送滿泰拉國布占一月內烏官名○十录額真為於是以牛

漢語主也額真、漢語大箭呼為牛录亂此總領向不許錯行各照方

獐裘共十貂裘猞猁盔甲十副安之女以科爾沁明又聘蒙古齋之女後

聘葉赫布布占泰先宴成婚○禮迎之大太祖以太祖為妃巴海與

太祖曰昔使求於之女遂遣聘太祖恥之仍欲與布占泰禮食言不

明安受其償為聘禮匹鞍韉俱六隻馬十十兩駱駝領金銀各領羊裘十

告之罪再若宥我不丈既恩我而悔親岳蒙古受禮蒙古之女聘葉赫并

曾以幣物經岳丈知妻我前未國主以女令為烏拉中留養之擒我於陣

赫圖阿拉
南崗移於
呼蘭哈達
太祖從
為婚○後
以禮往送
年遣大臣

哲至癸卯
勒女城思
爾哈齊貝
又以弟舒
太祖允之
相往來
結一親遞

葉赫往請
祖遣人至
一會　太
疾篤思母
中宮皇后
役○是年
次猞猁賞夫

宰牛羊三
築城居住
乃祖居也
二河之間
素護加哈
拉在蘇克
處赫圖阿

加兵侵我
輝發因前
哈達烏拉
我汝葉赫
國兵來侵
後復率九
戶布察寨

舅前掠我
未獲罪於
太祖曰我
南太來
止令家人
布祿阻之
后兄納林

相會是與
見汝不容
際欲毋一
篤永訣之
今爾妹病
另與蒙古
所聘之女

前盟將我
汝葉赫背
天盟誓今
白馬已當
相結親宰
非各許互
曾自任其

古哲哲乃納喇名孟后薨后姓内中宫皇回〇九月訖令南太為仇殺言城汝地日國我將築家已成敵自今後兩何必諱言既如此我斷好矣

口無惡言而色不變喜聞惡言迎而心不柔順見逢恭儉聰穎寬洪莊重端淑罷量滿月儀範祖其面如四適太之女年十吉努貝勒葉赫國揚

赫國二城
一日至葉
兵往攻十
初八日率
辰年正月
仇遂於甲
子相會之

思念痛泣
月餘日夜
致祭齋戒
馬各一百
殉之宰牛
惜將四婢
祖深為悼

赫不令母
太祖恨葉
山於是
於尼雅滿
三載方葬
停於院內
不已將靈

過失　太
如一毫無
之心始終
合　太祖
讒佞輩適
不悅委曲
耳無妄聽

國以水浸
賣參與明
五次曩時
犒賞夫役
郭宰牛羊
外復築大
三月於城

○乙巳年
餘即班師
人畜二千
二城七寨
俱克之收
曰阿奇蘭
一曰璋一

倍常
賣果得價
曬徐徐發
衆言遂煮
太祖不徇
臣不從
熟曬乾諸

太祖欲煮
又甚廉
急售之價
難以耐久
人恐水參
濕推延國
潤明人嫌





又引蒙古喀
月恩格德爾
丙午年十二
遂厚賞之○
所希圖而已
來者不過有
曰越敵國而

來謁 太祖
進馬二十匹
格德爾台吉
貝勒之子恩
特部達爾漢
喀爾喀巴約
○是年蒙古

絶古朝貢不意從此蒙

語恭敬之命汗即漢祖為崑都進駝馬來謁尊太貝勒之使爾嗊部五





退烏拉兵揚古利戰



貝勒敗烏拉兵
洪巴圖魯代善



舒爾哈齊與
太祖令弟
屬以便來歸
往接吾等眷
苦虐吾輩望
泰貝勒彼甚
拉國主布占

路遥故順烏
與 汗相距
太祖曰吾地
穆特赫謁
斐優城主策
海兀爾喀部
○丁未年東

然舒爾哈齊
所有監之復
手摩之竟無
盡皆驚異以
耀衆王大臣
旗有白光一
夜陰晦忽見

優城搬接是
兵三千往斐
扈爾漢等率
大將費英東
代善貝勒與
魯貝勒次子
長子洪巴圖

我矣言訖率
後勿復用爾
一回吾父以
欲回兵此兵
果何據而遂
函兆已見矣
王曰或吉或

圖魯代善二
欲班師洪巴
想必函兆也
此奇怪之事
不到從未見
幼隨征無處
貝勒曰吾自

看守一面馳
巔以兵百名
屬扎營於山
將五百户眷
扈爾漢見之
一萬截於路
布占泰發兵

不意烏拉國
兵三百護送
東扈爾漢領
戶先令費英
屯寨約五百
優城收四周
兵彊進至斐

來兩軍扎營
畏懼無復敢
回渡河登山
一人敵兵退
人我兵止傷
殺烏拉兵七
衆奮力交鋒

將揚古利率
拉兵來戰大
一夜次日烏
敵兵相持經
占山列營與
面整兵二百
報衆貝勒一

而主其國年
索繫頸免死
我國擒捉鐵
布占泰曾被
衆毋得憂懼
領兵到此爾
在家吾二人

善征討今雖
怒曰吾父素
二王策馬奮
巴圖魯代善
齊至見之洪
時三王率兵
相持是日未

代善二王各
河洪巴圖魯
力遂奮勇渡
吾等願効死
必勝衆皆曰
名夙著此戰
之威吾父英

多天助我國
勿以此兵為
天釋之耶爾
手中釋出豈
其性命從吾
泰猶然是人
時未父布占

時追殺敗兵
四甲三千副
千獲馬五千
里布殺兵三
住父子并胡
被殺生擒常
殺之其子亦

手捉其盔頂
被代善王左
博克多貝勒
拉兵遂敗有
直衝入營烏
路登山而戰
領兵五百二

太祖賜弟
甚多及班師
傷敵兵凍死
雲大雪其被
晴明霎然陰
殺大敵是日
而來未得掩

所阻及繞山
進又被大山
是方驅兵前
立於山下至
五百兵落後
齊貝勒原率
之際舒爾哈

進戰破敵領
不隨兩貝勒
太祖所托
齊布二將負
圖魯常書納
名為古英巴
殺博克多賜

兄併力進戰
圖們代善與
為阿爾哈圖
勇當先賜名
圖魯褚英奮
為達爾漢巴
舒爾哈齊名

禮克圖貝勒
祖令幼弟卓
○五月　太
布所屬人民
百兩奪納齊
死罰常書銀
太祖乃宥其

即殺我也
曰若殺二將
漢巴圖魯懇
以死罪達爾
於一處因定
爾漢貝勒立
兵百名與達

畜二十而回
赫三處獲人

和蘇嚕佛訥
赫席赫鄂謨
海窩集部取
一千徃征東
漢轄等率兵
費英東扈爾
大將額亦都





太祖滅輝發國

赫其部屬多投赴葉貝勒族衆拜音達里時輝發國月餘方没方從星出有氣自西夜方没又發國七八東直冲輝從星出向日夜有氣

○九月六

即反爾投質之人吾若撤回所達里曰爾禄賜拜音有納林布一千助之

太祖以兵太祖質借兵於臣之子為聞之以七拜音達里亦有叛謀

達里復遣
族衆拜音
竟不反其
納林布禄
布禄為質
子與納林
臣子復以

遂撤回七
赫之間矣
於滿洲葉
吾將安居
其言乃曰
音達里信
來族衆拜

許之後拜
書之議而
祖遂息常
為婚太
子者賜我
許常書之
汗女先欲

生乞將
倚汗為
言今仍欲
林布禄賜
者誤信納
太祖曰曩
其臣告

侯質子歸子於葉赫曰吾曾質餉詞以對拜音達里不娶何也聘吾女而於我今又二次加兵曾助葉赫謂之曰汝太祖遣使盟不娶音達里背

里特城垣也拜音達意又何如子已歸汝使曰今質太祖復遣回於是之子亦撤質於葉赫層以自固垣修築三矣隨將城與爾合謀吾即往娶

矣
國從此滅
班師輝發
服其民遂
屠其兵招
達里父子
之殺拜音

到即時克
十四日兵
往伐其國
九日率兵
即於九月
親太祖
已固遂絶





貝勒克宜罕山城
阿爾哈圖圖們阿敏

翁阿岱貝勒
蒙古科爾沁
拉布占泰與
畜而回時烏
百副盡收人
餘人獲甲三
城克之殺千

部圍宜罕山
五千往烏拉
敏台吉領兵
圖們及姪阿
子阿爾哈圖
月　太祖令
○戊申年三

畢遂會遼陽
以通和好言
國昭告天地
足今欲與明
身為善而不
惡而有餘終
俗言一朝為

好謂羣臣曰
欲與明國和
是年　太祖
勢難敵遂回
遥見我兵之
城約二十里
合兵出烏拉

陽道副將開
巡撫總兵遼
負此盟廣寧
之人明國若
殃及於不殺
若見而不殺
人見之即殺

論滿洲與漢
有竊踰者無
兩國邊境敢
於碑曰各守
祭天刻誓辭
備禦宰白馬
副將撫順所

前好於九
往來欲守
大懼遣使
山城被克
見其宜罕
○布占泰
碑以為記

畢沿邊立
受其殃誓
盟滿洲必
洲國負此
其殃若滿
等官必受
原道叅將

賴之　太
為妻吾永
之女與我
若得恩父
誠無顏面
罪於恩父
次背盟獲

求曰吾累
遣其臣來
此布占泰
使殺之自
太祖之
五十人付
月擒葉赫

朝鮮者可
所屬有入
部衆皆吾
境瓦爾喀
曰隣朝鮮
書於明國
祖遣使致

二月　太
○己酉年
禮儀往送
遣侍臣以
公主妻之
女穆庫什
祖復將生

畜二千而
克之獲人
屬瑚葉路
窩集部所
千征東海
轄領兵一
命扈爾漢

月　太祖
歸之十二
查千餘戶
諭朝鮮國
歷帝遣使
於是明萬
傳諭查與

達爾漢轄
匹仍賜名
轄盔甲馬
賞扈爾漢
還因有功



長見　太祖
額亦都招九路



都魯絥芬
部内那木
千往窩集
都領兵一
祖命額亦
一月　太
庚戌歲十

人擄去○
部雅蘭路
祖者被本
夙附　太
長圖楞乃
内絥芬路
時窩集部

領兵擊雅
赴滿洲復
其舉家先
招服之令
克書等盡
琿松噶葉
格尼喀里

烏魯喀僧
古明噶圖
克篤禮昂
康古禮喀
將其路長
馬察四路
寧古塔尼

大悅
於是民皆
令其自娶
庫財與之
未得者發
給配中有

夫千餘皆
國寒苦曠
太祖查本
年二月
回〇辛亥
畜萬餘而
蘭路獲人



達爾漢巴
祖同胞弟
九日　太
○八月十
路皆取之
宸木倫二
內烏爾古

討窩集部
領兵一千
翁科羅等
費英東碩
巴泰台吉
祖命子阿
七月　太



爾古宸木倫
阿巴泰取烏

六曰篇古濟爾哈朗桑古五曰

倫四曰齋圖三曰圖曰扎薩克曰阿敏次生六子長四十八歲圖魯喪年





三將克扎庫塔

何和里額駙
厄十二月命
占泰招撫布
受烏拉國布
木上射之又
處居人披於
部内薩哈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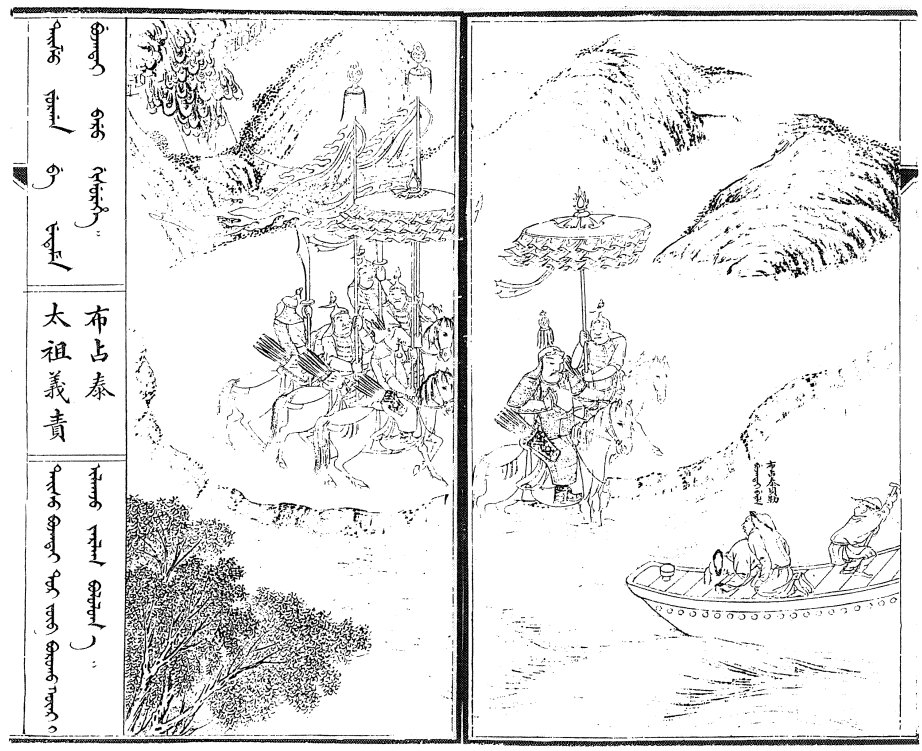
甲送與窩集
民將所賜之
甲三十副此
附　太祖賜
塔處居民來
哈部内扎庫
時東海瑚爾

戶收之而回
及人民五百
勒伸二路長
將圖勒伸額
各路皆招服
畜二千相近
兵一千獲人

遂拔其城殺
掠之而不服
庫塔城三日
爾哈路圍扎
兵二千征瑚
漢轄三人領
額亦都達爾



太祖率兵伐烏拉



布占泰
太祖義責

大怒遂於九
太祖聞之
姪女娥恩哲
箭射　太祖
之女又以艷
國布齋貝勒
祖所定葉赫

及欲娶　太
爾哈路二次
窩集部内瑚
太祖所屬
泰復背盟掠
成婚時布占
禮親迎大宴

來　太祖以
之請送其女
勒遂拒他部
娶之明安貝
淑範遣使欲
聞其女頗有
年矣　太祖

至是已二十
乘騙馬逃回
部兵來戰敗
嘗從葉赫九
部明安貝勒
蒙古科爾沁

○壬子年昔

志　太祖遂
皆失色無鬬
兵馬雄壯衆
兵盔甲鮮明
河邊見滿洲
出城迎敵至
布占泰領兵

拉河岸而行
鳴鼓樂沿烏
太祖張黃蓋
至烏拉國
之二十九日
領大兵往征
月二十二日

留三日遣兵
城北我兵屯
色直沖烏拉
有氣青白二
旗忽見東南
太牢告天祭
太祖出營以

月初一日
州城安營十
二里克其金
布占泰居城
於河西岸距
其五城直抵
沿岸而下克

探其底裏耳
水之易也須
毋若浮面取
然汝等出言
太祖曰不
欲渡河擊之
貝勒

古爾泰貝勒
太祖二弟弁
入城歇息
於河邊夜則
則出城對壘
糧烏拉兵盡
四出盡焚其

君遂燬所得
無民何以為
僕何以為主
城如此則無
之獨存其都
城郭盡削乎
乎且將所屬

之豈能盡滅
國欲一舉取
能折相等之
至微細然後
斧斤伐之漸
能驟折必以
欲伐大木豈

占泰又親率
遣使三次布
言而去如此
已息可留一
今恩父之怒
非乘怒而來
父汗興兵無

汝於陣中已
布占泰先擒
馬腹厲聲曰
至河中水及
直出衆軍前
率諸王大臣
明甲乘白馬

舟上呼曰恩
舟而來立於
海巴圖魯乘
占泰令吳巴
哈河安營布
穀回至富爾
六城焚其房

乎　太祖披
糧之火可息
父之國也焚
烏拉國即恩
上頓首呼曰
至河中於舟
六將乘舟來

原為匹偶曾
女嫁汝異國
射吾女吾將
女又以鼈箭
巳聘葉赫之
又欲强娶吾
爾哈路二次

ᠭᠡᠨᠡᠬᠡᠨ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擄吾所屬瑚
背七次盟言
蔑皇天后土
女妻之今欺
國主仍以三
之釋為烏拉
死之身吾養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非若其無之
我兵之來誠
汝射之為是
知脫有之則
以來汝豈不
或不知十世
百世以前汝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辱汝試言之
人曾被誰責
生愛新覺羅
當來告我天
女所為不善
射之乎若吾
令汝以鼈箭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ᠠᠳᠠᠷ

子不睦若果
讒言令吾父
曰或者人以
來布占泰對
女故親舉兵
舉兵聞射吾
名吾非樂於

其骨莫燬其
乎語云寧銷
徒抱於九泉
於心乎抑將
名我將匿之
女此受辱之
爾何故射吾

豈無似汝之
布太我部下
太祖曰拉
遣一使來問
汗有此怒盍
齊繼言曰
布太扎爾固

占泰部將拉
皆虛妄耳布
之似此讒言
上龍神亦鑒
在吾今在水
汝婚上有天
射汝女欲娶

彼時汝能
復臨之理
兵豈有不
氷之日吾
安有不結
問為此河
的矣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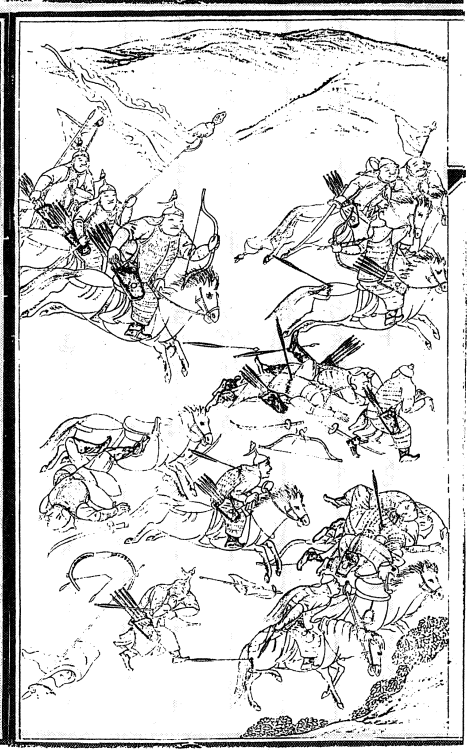
再問事已
有不實須
言耶若事
吾婚為妄
無此事娶
射吾女為
人汝尚以

婚可將汝
吾女娶吾
爾果未射
太祖曰
一言而行
其度請決
汗若寛大

哀愬曰
喀爾喀瑪
布占泰弟
布太勿言
大驚止拉
乎布占泰
當吾之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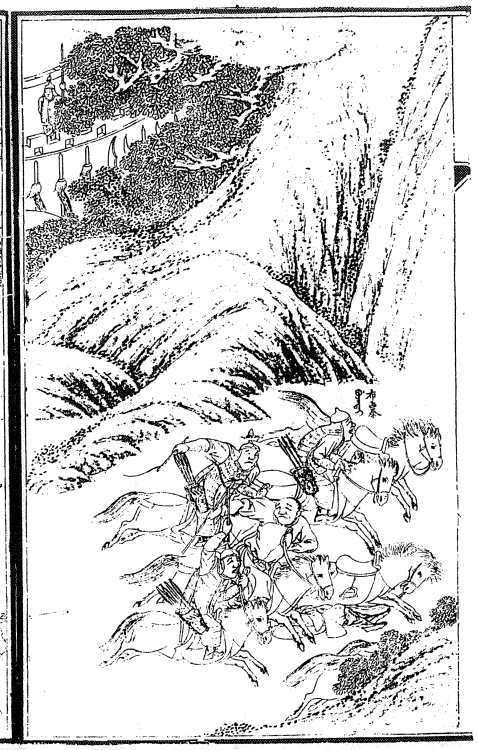
一千而回
為城留兵
山上以木
處伊瑪呼
鄂勒琿通
拉河邊於
五日至烏

烏拉國存
遂回營在
信也言畢
不然吾不
方見其真
之子為質
子並大臣





太祖敗烏拉兵





取烏拉城
太祖乘勢

葉赫為質娶
七臣之子送
綽啓鷴及十
女薩哈篇男
布占泰欲將
及一年又聞
和好之意延

布占泰或有
此　太祖以
至呼蘭山自
祖宮樓南直
拉國越　太
白氣起自烏
〇十二月有

謨二城屯兵　擬十八日送
進克郭多鄂　征之布占泰
泰城領兵前　親率大兵往
至攻取孫扎　癸丑年正月
兵十七日已　太祖二女
質　太祖大　之女又欲囚
子興兼赫為　太祖所聘

諭之言復　王大臣欲
乎仍將前　下領兵諸
之無子遺　太祖部
國能遞使　哈城迎敵
祖止之曰　萬越富爾
抵敵　太　泰率兵三
次日布占

今彼兵既
設計賺之
出城尚議
布占泰不
然曰初恐
科羅等奮
亦都碩翁

爾漢轄額
里額駙達
英東何和
阿敏及費
巴圖魯姪
祖子古英
申之　太

兩國兵連
太祖曰
可與一戰
壯既至此
令人强馬
之無益矣
如後雖征

恥辱當何
葉赫女其
占泰倘娶
馬何用布
為厲兵秣
戰興兵何
出捨此不

ᠳᠠᠩᠰᠠᠨ ᠤᠨ ᠳᠤ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ᠳᠤ ᠪᠢᠳᠡ ᠨᠢᠭᠡᠨᠴᠢᠯᠡᠨ ᠪᠢᠳᠡ ᠪᠢᠳᠡ ᠭᠡᠵᠦ ᠬᠡᠯᠡᠪᠡ

兩軍相距
列陣以待
萬兵步行
占泰率三
遂前進布
奪門取城
兵可乘勢

祐能敗敵
曰倘蒙天
策諭軍士
敵下城之
太祖決破
士盡甲
動天地軍

遂敗十損
擊烏拉兵
皆奮勇衝
大臣軍士
殺入諸王
中奮甚遂
氣衝天心

如羣蜂殺
發雪落聲
之矢如風
祖見兩軍
進戰太
兵亦下馬
百步滿洲

已被克上來其城早百奔城而敗兵不滿布占泰領門樓上時登城坐西

城太祖門遂取其勢飛奔奪滿洲兵乘四散而逃拋戈棄甲六七其餘

免投葉赫泰倢以身潰散布占大半餘皆而走折兵敵遂衝突見勢不能

之布占泰旅精兵截圖魯領一被古英巴鵠及奔回旗幟遂大

竪太祖

餘人畜散
約萬家其
還其眷屬
投來者盡
有覓妻子
拉兵敗後
功將士烏

日陞賞有
附存兵十
城邑皆歸
拉國所屬
械無算烏
匹盔甲跪
國去獲馬

矣
國自此滅
回兵烏拉
與衆軍即

卷四
滿洲實錄

實木繖垣
太祖招撫扈

何汝等之言
人之智慮幾
等勿面從一
有拂戾處汝
果皆是歟若
崇也吾所言
至道乃國之

令者無益於
洩密謀慢法
令貴嚴至於
忠謀貴密法
國之道心貴
王大臣曰為
太祖謂諸

三次葉赫國
我如此遣使
汝地當獻與
破其國身投
怒而征之乃
與我為仇故
妻以三女因

誅吾養之連
中被擒應伏
言布占泰陣
使如葉赫國
知　太祖遣
宜各盡言所
豈無切當處

至圖烏蘇城
去太祖兵
痘疫未曾收
獨烏蘇城有
阿二處部衆
遂收璋吉當
於葉赫葉赫

出降叩見
木二人開門
將織坦扈實
抗拒言訖守
雪吾等焉敢
明如三冬氷
如流盬甲鮮

衆如林不絕
降況大國師
曰若養之則
取之城中人
已不然必攻
中軍民降則
招諭之曰城

將聲息預聞
赫時有逃者
兵四萬征葉
月初六日領
太祖於九
古貝勒不與
錦台什布揚

三百户而回
收烏蘇降民
焚其房穀遂
共十九處盡
吉伋城大小
布齊齊城鄂
城和敦城喀

哈城赫爾蘇
城烏蘇城雅
璋城吉當阿
併衣賜之其
東珠金佛帽
賜酒將所戴
太祖以金盃

信之遣使来
地明萬歷帝
原鐵嶺為牧
陽為都城開
汝明國取遼
諸部然後侵
吾地欲削平

取矣今復侵
烏拉已被盡
曰哈達輝發
於明萬歷帝
臣謚　太祖
布揚古使其
是時錦台什

國興兵原為之修書曰吾
城太祖聞
千衛葉赫二
帶鎗砲手一
時楠周大岐
遂遣遊擊馬

有侵我之日
從吾言後必
我和好若不
從吾言是存
葉赫國若肯
自今汝勿侵
謂太祖曰

後葉赫貝勒
姻以通前好
歃血互結婚
年復盟宰馬
占泰至丁酉
生擒烏拉布
殺葉赫布齋

令我勝於時
上天罪彼故
年會兵侵我
九國於癸巳
錫伯卦勒察
拉蟬發蒙古
葉赫哈達烏

二十五日至諳撫順所於乎書畢親齋何故乃侵犯吾與大國有發故欲征之赫又留而不

國彼身投葉殺其兵得其我為仇伐之恩養者因與占泰乃吾所悔親不與布將原許之女

擊李永芳撫順所遊日辰時至止二十六之其光乃遂率衆拜太祖一見

行不已光垂照隨赤二色祥旁如門青時日出兩名古哷卯一曠野處

強令拜吉
轎作威勢
臣乘八擡
来詐稱大
備蕭伯芝
歷帝遣守
四月明萬

○甲寅年
移時即還
書與之不
教軍場將
拱揖接入
迎之馬上
出三里外

噜特部鍾
日蒙古扎
四月十五
令之回○
不覺其書
言惡對竟
言善對惡

為下拜善
言恐嚇何
太祖曰虚
善之言
故種種不
今興廢之
述書中古

爾泰貝勒
三子莽古
與　太祖
齊汗送妹
噜特部内
日蒙古扎
受之二十

大宴以禮
貝勒親迎
貝勒為婚
英巴圖魯
祖次子古
女與　太
嫩貝勒送

宴以禮受
山城處大
國扈爾奇
迎至糟發
為婚貝勒
祖四子

女與　太
思貝勒送
爾沁莽古
之蒙古科
仍以禮受
親迎大宴
為婚貝勒

女與太
格貝勒送
部額爾濟
古扎嚕特
十二月蒙
千而回○
戶人畜一

降民二百
林二路收
部雅蘭西
之南窩集
百征東海
月遣兵五
之○十一

之○三月
宴以禮受
迎接設大
太祖為妃
送女與
果爾貝勒
爾沁部孔

月蒙古科
乙卯年正
禮受之○
迎設宴以
婚台吉親
類台吉為
祖子德格

是時明萬
年乃成○
七大廟三
十王殿共
寺玉皇廟
阜上建佛
月於城東

方明○四
殿至辰時
太祖升
映之皆黄
黄色人面
寅時天有
二十八日

勿蘀可收
所種之田
三谷三處
柴河撫安
為吾地其
以汝居處
更立石碑

蔭曰今欲
通事董國
巡邊回遣
承廕奉命
承廕巡邊
寧総兵張
歷帝命廣

吾國所種
護助葉赫
帝令反常
王心不變
海水不溢
間古人云
此言也吾

心變故出
棄之想爾
之地今令
祖居耕種
曰吾世世
居太祖
汝人民退

汝大國何
即退試看
大國欲退
害矣吾非
國自受大
小害汝大
小國若受

起惡念吾
治平而頓
違然不願
言自不可
令退居帝
容收穫而
之田又不

一千城中若止屯兵城自煩擾屯兵一萬汝若一城皆出於天小國成大大國成小凌我也然衆國大欺患汝以兵吾一身之成仇敵非以收拾若

巴哈達爾漢爾岱台吉乃爾喀部莽古欲與蒙古喀受其聘禮又妹許太祖赫布揚古以

○六月初葉

外甚多立石碑於邊遂侵佔疆土去自此明國言太過矣遂董國蔭曰此俘物矣通事軍民皆為吾

力諫興兵不
坐視他適皆
既聞之安得
非諸王可比
汗所聘者
奪之況此女
時攻其城而
與之乘未嫁
速起兵若已
未與之先可
過於是當此
所可恨者莫
女欲與蒙古
將汗聘之
臣曰聞葉赫
子也諸王大

大變欲以此
破壞葉赫釀
而與蒙古是
其女不與我
國助葉赫令
擾攘至此明
國不睦干戈
叅烏拉使各
破壞哈達輝
無意也因而
天生此女非
兵則不可盖
違婚之事興
加兵於彼以
或有大事可
已　太祖曰

之況吾所聘
汝等猶當諫止
以怒而興師
太祖曰吾
之必欲興兵
大臣反覆諫
將至矣諸王
禍已極死期

聘與蒙古未
馬皆回其女
畢令調到人
汝等且止言
汝等之言乎
豈因此遂從
等深憾何為
女者不憾汝

能久啓釁流
與何人亦不
災患無論聘
久而亡反成
得其女諒不
盡力征之雖
故如是也今
事激我忿怒

生怒何也聘
為堅請令吾
兵汝等反苦
度外勸以息
然於中置諸
之理予尚釋
娶豈有不憾
之女為他人

洲與葉赫均
任彼悠久滿
自有天鑒之
以兵衛葉赫
不允曰明國
明國　太祖
蒙古今可征
其勢轉嫁與

禦葉赫遂倚
兵為葉赫防
矣被明國遣
受聘二十年
三十三歲巳
曰此女迄今
諸王大臣奏
及一年果亡

天既佑則可
天天自佑之
征明國合乎
急何為也若
且聽之汝等
兵為之衛吾
之國也既遣
赫乃天不祐

如逆天然葉
勢橫加侵奪
不審是非恃
我滿洲一國
共主何猶於
天下是天下
自以為君臨
一國也明國

處屯田造倉
四隻於曠野
每十人出牛
乃諭各牛录
貯遂不動兵
務農事裕積
疆圍修邊闗
先治其國固

乏矣及是時
國之民且匱
得人畜即本
不足以養所
以為生無論
得其人畜何
素無積儲雖
得矣但我國

太祖遣兵
遂止十一月
衆拜之其光
行 太祖率
隨 太祖而
道統日似門
有青白光三
祥光又對日

旁有青赤色
日卯時日兩
宿於穆奇次
初四日出獵
出入〇十月
吏八員執掌
倉官十六員
積糧於是設

所貴者莫過
嘗思之心之
心貴正大予
羣臣曰語云
回　太祖謂
降五百戶而
俘獲萬餘收
城殺人八百
厝壕攻取其
折其柵越三
遂吹螺布兵
倫招之不服
至固納喀庫
倫城木城名
部東額赫庫
二千征富集

祖出獵時天
之可也　太
政之人即薦
難但可以資
一材一藝猶
位凡為政得
才者舉之在
為援引擇有
仕族之多輒
者薦之莫因
擇心術正大
切莫拘根基
者反踰親也
吾何故使踈
等薦人勿曰
於正大也御

雪曷若以新
耳與其濡於
但霑濡無益
無衣而惜之
笑曰吾非為
太祖聞之
衣盡進獵也
不有而惜此

私謂曰何所
二人見之乃
古轄雅咯木
太祖者布陽
之時有隨
濡衣將衣擷
草木之浮雪
降雪已霽恐

任之以事倘
多得賢人各
國事殷繁須
之則勿隱今
理國政者知
任之職有能
卿等當念所
君命之為臣

天作之為君
祖謂羣臣曰
等惜也　太
所惜者為汝
何美之有吾
雪之衣賜汝
不美哉以濡
者賜汝等豈

羅可也
客各處搜
用以宴賓
宴賓客者
令有才堪
用以講古
通古今者
國政有博

用以佐理
國忠良者
治軍有幹
勇者用以
有臨陣英
事幾何若
者少則濟
治國統軍

等當留心
來未慊汝
好忠直從
忠直吾夙
道莫過於
均平之大
切勿貪婪
宜秉忠直

而懲汝等
肖者何由
不退則不
進不肖者
者何由而
不舉則賢
王曰賢者
太祖訓諸

隨其材是任用皆無用矣自從軍則亦有治事之才者於用有治事則拙而無

者於理國臨陣之勇有工拙有短處事亦才技有長一人之身者有幾夫又曰全才





即帝位太祖建元

廣則八固山行軍時若地色成八固山色鑲之為八四色將此四有黄白藍紅勒額真原旗真左右立梅

額真固山額喇立一固山喇額真五甲牛彔立一甲牛彔額真五三百人立一各處於是每太祖削平

機勿令下馬立於別地相後衝擊精兵也善射者自甲即兩截甲為前鋒披短執利刃者令之際披重鎧

當兵刃相接行伍禁紛雜軍士禁諠譁行節次不亂山合一路而地狹則八固磨中有節次並列隊伍整

爭先戰則奮
不忻然攻則
一聞攻戰無
士各欲建功
用兵如神將
遺必加陞賞
者即仇怨不
以法治有功

至親不貰必
實有罪者即
功罪皆當其
城破敵之後
戰無不勝克
畫勝負謀畧
即接應之預
勢有不及處

五大臣鞫問
次達五大臣
固齊先審理
語凡事扎爾
上古成敗之
曉諭國人宣
焚香以善言
朝當天設案

太祖五日一
固齊十員
臣五員扎爾
國政聽訟大
而勝又立理
遇戰陣一鼓
勢如風發凡
勇威如雷霆

賢黜讒遠佞精詳敬老尊明睿智法度矣太祖聰情皆得上達不敢欺隱民究問故臣下析明白以直之將是非剖抑者更詳問言猶恐有冤聞聽訟者之太祖前先令訟者跪於此循序問達再達諸王如

恭上　尊號王大臣會議害者因是諸野莫有敢竊縱牲畜於山五穀收穫畢署令認識之其主懸於公

其主若不得物不匿必歸欺詐不生拾是滿洲大治下合人心於勤上體天意國事日夜憂恩及無告為

額爾德尼臣阿敦轄太祖侍跪呈表章班進御前八大臣出大臣皆跪陞殿諸王班　太祖於殿前排率衆臣聚固山諸王朔甲申八辰歲正月　太祖丙遂表聞於

山叩賀正臣各率固殿諸王大叩首畢陞王大臣三焚香率諸離座當天帝於是

建元天命　明　皇帝國沽恩英表頌為列　太祖左宣尼立於表額爾德巴克什接

吾地吾殺
邊民累擾
擾令明之
為杜其混
馬結盟原
國立碑宰
曰昔與明
一日　帝

擾害無已
果木等物
滿洲參礦
越邊竊採
邊民每年
矣○明國
年五十八
旦時　帝

李維翰將
見之巡撫
納二人往
古里方吉
至乃遣綱
新任巡撫
帝聞廣寧
十餘時

之約有五
人過則殺
邊竊物之
漢轄將越
月遣達爾
過遂於六
者亦不為
潛越禁邊

殺之人今
殃及於不
邊者不殺
若見越禁
豎碑盟言
帝曰昔
得遽殺之
當解還安

民出邊汝
帝曰吾
至滿洲謂
之仍差人
以鐵索繫
者九人各
吉納并從
綱古里方

隱者汝國
上乃不容
事已聞於
使者曰此
帝不從
以言挾之
事難寢甚
已不然此

與抵罪則
爾漢轄執
吾民者達
但將首殺
者曰不然
為之説使
而如是強
何負前盟

一人放歸將所拘十之明國遂撫順所殺十人解至葉赫所擄獄中取自人還即於

所拘十一欲圖明國遂息帝示衆此事邊上殺以等人獻之乎盡將此豈無罪人





天助冰橋

初薩哈連江羅衮寨安營江南岸佛多六至薩哈連北寨三十有進取沿河南百隻水陸並簡河造船二

兵行至兀爾月十九日起將承命於七薩哈連部二二千征東海羅二將領兵漢轄碩翁科帝遣達爾

六十步將士氷橋一道約寬二里横結對寨之處河江水未結獨處見薩哈連二人兵至其轄碩翁科羅

一日達爾漢是年十月初中間方結氷月初十十五阿里河十一間方結氷松十五二十中每年十一月

也諾墨實喇喇即後大處達琿塔庫喇結又招服音一月應時始復解後至十一道已渡氷又如前結氷已解矣迤西兵復回其氷寨十一處及薩哈連部内領兵渡之取天助一橋也相謂曰此實皆奇之忻然

也接見於馬拉處即紅崗外富爾簡阿臣迎至百里后率諸王大初八日與皇聞其來見於巳六年至是

明安貝勒女帝納蒙古二年正月初〇丁巳天命初七日入城兵至十一月四十人遂回忻三處路長

〇二月以皇
外一宿而還
物送三十里
副及段疋財
十戶甲四十
至厚與人四
留一月贈禮

將東海岸
部至日遂
居未服諸
界收取散
沿東海地
遣兵四百
妻〇是年

越一日大宴
城每日小宴
至十一日入
各一百奉獻
駝十隻馬牛
安貝勒以駱
上隨宴訖明

爾台吉為
部恩格德
喀巴約特
蒙古喀爾
主遂戴與
巴圖魯郡
弟達爾漢

之上約長
寬二尺月
中此光約
氣直貫月
青黄二色
六日晨有
年正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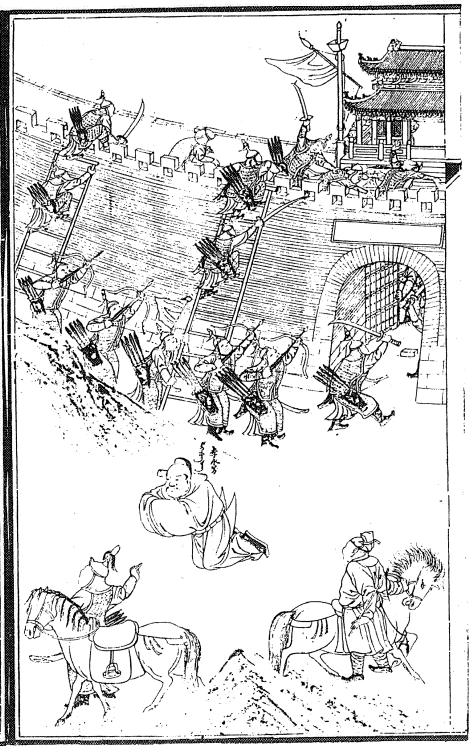
午天命三
而回○戊
舟進取之
服者乘小
負息險不
盡取之其
散居之民

家屬部衆
四十人率
三處路長
塔庫喇喇
服音達琿
○時聞扈
必征明國

已決令歲
勿疑吾意
臣曰汝等
謂諸王大
帝見之
下約丈餘
三丈月之

物
馬房田衣
給妻奴牛
等賜職俱
順路長列
方至其歸

之二月内
令来官乘
以馬百匹
糧往迎復
遣人以餱
来歸　帝
約百餘户





降李永芳
太祖取撫順

盛甲器械其餘馬匹整頓三月傳諭催攻具之木○遣人七百伐馬院為名遂乃以盖諸王恐洩機於衆若明修攻具王大臣畫策國因預與諸矣今欲征明小忿難枚舉七大恨此外明國成釁有帝曰朕與

伏於隱僻處不令之見須衆敵寡我兵兵為上若我不勞已不頓以智巧謀畧正為上軍中臣曰平時以

領兵諸王大攻戰之策諭四月　帝頒以盖馬房○洩其機遂用有事来見恐明之道事或攻具之木慮

在若止二三
然後尋敵所
即退待大兵
衆勿令近我
山遇敵兵之
兵止一二固
掩殺之倘我
使自擁塞而

則直抵城門
盡力追襲近
相距若遠即
城邑之遠近
不来詳察其
吾計若誘而
誘而来是中
少遣兵誘之

益當征戰之
兵力雖勝何
之主帥若勞
畧誠為三軍
是擅智巧謀
力而克敵者
矣夫不勞兵
而回反損名

倘攻之不拔
之否則勿攻
下則令兵攻
觀其勢勢可
至於攻城當
野戰之法也
之此乃遇敵
處兵須酌量

主及本牛录
衆罰五牛录
不申法令於
五牛录之主
詳問其由若
旗違者執之
得離本牛录
師日各軍勿

出兵日至班
以備攻克自
甲兵二十名
作二雲梯派
者也每牛录
兵而能勝敵
過於不損已
際最上者莫

悞千人之事
事率千人則
則悞百人之
身若率百人
關係非止一
強為之者其
不能勝任而
能勝則勿受

受委托若不
能勝其任則
委托之事若
牛录等凡所
五牛录主與
殺梗令之人
諭之不聽即
馬各一匹若

固山額真吹
俱折畢然後
待環攻之人
山額真録之
首功可報固
折城者即為
不為功其首
行賞即殞身

者雖見傷不
必致傷如此
若一二先之
進者不足取
邑有一二先
至於攻克城
國之大事也
須知此事乃

祖父之讐尚
其一也雖有
殺吾父祖此
生事於邊外
未犯彼無故
草不折秋毫
寸土不擾一
於明國禁邊

天曰吾父祖
書七大恨告
征明國臨行
將步騎二萬
寅巳時　帝
四月十三壬
並進此諭〇
螺令各處兵

出邊入吾地國人每年竊江岸之北明自清河之南赫此其二也兵出邊衛葉國背之反令如此盟言明於不殺之人而不殺殃及之即殺若見敢有越者見皆勿越禁邊明國與滿洲立石碑盟曰欲修和好曽

將吾世守禁古此其四也之女轉嫁蒙致使我已聘為葉赫防禦也遣兵出邊殺之此其三十人於邊上

人挾令吾獻里方吉納二撫使者綱古拘我往謁巡盟責以擅殺之人彼負前言殺其出邊侵奪我以盟

赫侵吾二次也哈達助葉赫辱我此其六不善之語以責備書種種聽其言遣人天之國乃偏赫是獲罪於

五也邊外葉兵逐之此其不容收獲遣堡耕種田穀哈即撫安三即三岔法納葉河山齊拉邊之釵哈即

畜令復返此生既得之人鋒及者使更敗而亡死於存逆天意者天心者勝而互相征伐合夫天下之國

達擄掠數次吾所釋之哈國後葉赫將哈達必令反也明國又助有此天與之哈達遂為我吾返兵征之

為剖斷此其
以非為是妄
然以是為非
葉赫如逆天
國助天罪之
而佑我也明
天遂厭呼倫
兵因合天意

侵我我始興
前九部會兵
因呼倫部即
怨於我國先
共主何獨構
君宜為天下
天降大國之
理果有之乎

妻拒敵者殺
婦勿離其夫
其衣勿淫其
得之人勿剥
兵然陣中所
已極故興此
盡言矣凌迫
七大恨餘難

非樂舉首因
臣曰此兵吾
又謂諸王大
天焚表　帝
興兵祝畢拜
故以此七恨
極實難容忍
七也欺凌至

即精銳内兵
固山拜雅喇
固山兵及八
王率右翼四
二處親與諸
東州瑪根丹
四固山兵取
進兵令左翼

次日分二路
古呼處宿之
帝廟而行營
鳴鼓樂謁王
領兵諸將等
遂與諸王暨
勿妄殺諭訖
之不拒敵者

非欲圖大位
尊令興此兵
未得永享其
征戰之苦皆
為君者身經
曰朕觀自古
哈爾國臣乃
額駙原係蔡

蒙古薩哈連
爾額駙原係
講與恩格德
將先朝金史
宿是晚 帝
之野安營而
至斡琿鄂謨
也取撫順行

若回兵吾等師已至其境故成仇隙興今因其不道國和好久矣大王曰與明前進可回兵雨之時不便

於夜亥時傳帝善其言我不利於彼此雨有利於不意吾進兵明國之人使降之雨乃懈沾濡乎且天

王大臣曰陰雨帝謂諸是夜忽晴忽已而興師也容忍故不得怨於朕難再因明國累構而永享之但

具更慮何物各有備雨之有雨衣弓矢天雖雨吾軍名誰能隱之乎且興兵之好乎抑為敵更與明國和

助葉赫故
爾明國兵
○書曰因
劳令之降
遊擊李永
人齋書與
順城執一
晨往圍撫

至十五日
旌旗蔽空
兵布百里
進撫順邊
分隊連夜
月霽衆兵
起行雲開
令軍士方

然縱至微
也不特汝
多識見人
之況爾乃
以原禮優
脅軍民仍
不擾爾所
戰而降必

前進若不
不降誤我
南下汝設
汝輒深向
勝今欲服
擊戰亦不
爾撫順遊
来征之量

ᠪᠣᠯᠪᠠᠴᠠ ᠪᠣᠯᠣᠭᠰᠠᠨ ᠴᠣᠭ ᠨᠠᠭᠠᠴᠠ

永芳覺畢機也○李信遂失此之忿而不勿以一朝等熟思慎與不降汝之福也降

是亦汝等不使離散子親族俱降父母妻果舉城納員軍民等中大小官無及其城

於馬上拱跪見　帝永芳下馬阿敦引之固山額真方出城降衣冠乘馬登城永芳

不移時即雲梯以攻見之遂豎具滿洲兵城上備守降事又令城上言納衣冠立南

兵四千折
十六日留
帝駐撫順
處安歇
於所進之
乃收兵各
堡五百餘
丹三城臺

東州瑪根
舉下撫順
皆撫之此
傳令勿殺
城已克乃
時死者死
攻城相敵
手答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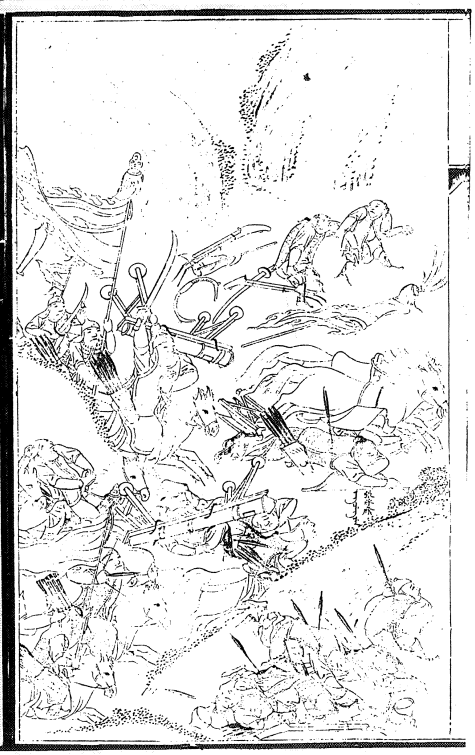
河東河西
杭州易州
山西涿州
戶有山東
編為一千
軍其降民
萬散給衆
人畜三十

賞將所得
營論功行
至嘉班安
營兵出邊
野處會各
順城東曠
兵回至撫
撫順城大

國
畜前行歸
及所得人
萬率降民
遂令兵六

四千亦至
其拆城兵
付之令歸
七恨之言
給路費書
十六人皆
等處商賈





張承廕
太祖陣殺

世芳聞滿
州衆將蒲
頗廷相海
遼陽副將
守張承廕
營廣寧鎮
甸方欲安
里至謝哩

距邊二十
帝回兵
二十一日
國邊安營
營復臨明
兵四萬移
王大臣領
帝與諸

彼兵非来
帝　帝曰
邊隨報
盡甲迎至
聞之令兵
四王二王
飛報大王
觀視偵探

近但躡後
兵不敢逼
出邊明國
滿洲兵已
萬急追時
處領兵一
取撫順等
洲大兵盡

不待必自
兵則戰若
兵若待我
回報曰彼
於邊上復
奉命屯兵
停兵二王
什今二王

德尼巴克
乃遣額爾
待我兵也
君耳必不
邊以誑其
追吾兵出
蓋欲詐稱
與我為敵

初夙自西
列陣衝擊
營八固山
列火器安
山險掘壕
分三處據
進明國兵
帥大兵前

帝然之遂
敢戰也
我為怯不
回彼必以
兵默默而
後不然我
乘勢襲其
走矣吾欲

官共五十千把總等將叅遊及殺總兵副伏屍相枕皆破死者遂敗三營當明國兵營銳不可之殺入其兵奮勇射放火砲我明國兵連轉向敵營時其風驟起及兵臨陞之稽三進者列等臣奮勇前論諸王大至邊安營辛二名回洲止折小是陣中滿器械無算甲七千副馬九千匹損七八獲絶敵兵十尸絡繹不四十里死餘員追殺

親失散者
散至於六
婦俱無離
子兄弟夫
民千户父
國所得降
十六日還
亘天上二

氣二道横
東有青黑
晚自西向
謝哩向是
日兵宿於
之二十三
輕重以賞
軍被傷之

總兵
妻之陞為
貝勒郡主
子阿巴泰
統管將皇
令李永芳
大小官屬

照明國政
皿等物仍
食牲畜器
田牛馬衣
主又與房
者查歸本
奴僕失散
查給伊親

今回國大恨付之一名書七名開原人下商人二遣魯太監二十二日

○閏四月



范河界

太祖兵進

大小共十一
豹衝三岔兒
撫安堡及花
九日進邊克
征明國至十
王大臣統軍
日　帝率諸
○五月十七

卯時有青赤
八日晨大霧
畢安營二十
搜掘糧窖運
令衆軍沿屯
畜歸國又傳
先令兵送人
分所得人畜

犒賞三軍均
兒堡留六日
兵營於三岔
遂攻取之大
民招之不服
周圍有四堡
服崔三屯其
堡二十日招

書者共七
名及前送
名從者五
遣通事一
廣寧巡撫
二十二日
散○六月
十五里方

前後相隨
墜於軍之
氣之兩頭
及起營時
上圓似門
營之兩旁
自天垂於
白三色氣

來使回
伐如故令
則不和征
我為非我
方和若以
更加金帛
所得之外
我為是於

還哉若以
一人何可
所得者雖
曰吾征戰
之人　帝
送還所擄
國修好令
人來言兩



克清河太祖率兵



其城遂拔將四面兵皆潰避鋒刃躍入豎梯攻之不滿洲兵折城木矢石齊下約千餘盖滾守其中砲手領兵一萬圍副將鄒儲賢清河其城守鴉鶻關環攻兵征明國入王大臣統大日　帝率諸○七月二十

ᠵᠠᠩᠶᠠᠩ ᠪᠣᠯᠣᠭᠠᠨ ᠣᠨᠳᠣᠭᠣᠨ ᠪᠠᠭᠠᠷᠠᠭᠠᠨ ᠭᠣᠴᠣᠭᠣᠨ ᠪᠠᠭᠠᠷᠠᠭᠠᠨ

帝定二人三十人得脱回其餘三百十人未曙而收獲處殺七兵乘夜直抵兵李如栢遣月初四日總

窺數次至九明之偵探潛違　帝命被矣納隣音德慎者斯為貴之處而能謹西山於受敵宿東山明宿

馬牧於近邊匹疲苦可將行兵之時馬士途路更遥遠其東邊軍居處與敵相國為敵我國議曰今與明

與諸王大臣分之一　帝明籍其家三古德偵探不入官又以葉德家産半没納隣之家音違命之罪籍

若以我為非
書回其書曰
割雙耳令執
順關留一人
三百斬於撫
其中有屯民
得人畜一千
堡斬殺甚衆

遣兵畧會安
月二十五日
寒且止○九
木石因天漸
營基址收聚
城議定遂經
於界藩處築
地西近明國

南有一道白
九日寅時東
回兵至二十
内業農乎遂
汝國能於城
農夫一千且
百吾將殺汝
殺吾農夫一

乃行竊盜襲
息事爾大國
納金帛以圖
我為合理可
城決戰若以
日或半月攻
期出邊或十
理可約定戰

後不見○十
斗柄自此以
九日直越北
漸移至二十
每夜向北斗
其出氣之星
四日後不見
衝明國至十

約寬五尺直
白氣自星出
時東南更有
十一日五更
丈餘○十月
長十五丈寬
形如大刀約
氣自地衝天

處其為首
者另立一
來欲還家
有遺業而
者列一處
舉家來歸
畢設宴將
殿降衆見

至　上陞
之二十日
二百人迎
戶來降命
達率民百
部長納喀
海瑚爾哈
二日聞東

曰滿洲軍與還家者多乃附信不去者甚見之留而其欲還者房田等物服俱備及

褂四季衣衣蟒袍小裘大褂秋衣蟒段皮牛十隻冬口馬十匹男婦二十八人各賜

繼學同前遣承差李經畧楊鎬二日遼東十二月初率之來○眷屬可皆所居弟兄

至此吾土不意施恩收為臣僕人民為念汗以撫聚畜財物等圖我人士欲殺吾

日深入葉
起行初七
臣統大軍
將諸王大
禦明國自
扎喀關防
兵五千於
將十六員

令大王率
日征葉赫
正月初二
四十七年
年明萬歷
未天命四
人至○己
放還者二

乃收兵誰
附葉赫者
此蒙古乃
所牧生畜
又取蒙古
處盡焚之
小二十餘
居屯寨大

十里外所
皆截取之
投城人畜
東十里將
至葉赫城
雅罕寨畧
伊特城尼
赫界自克

二十二日亦班師○而退帝懼不能敵我兵勢重四十里見一處出城葉赫合兵

兵來助與急林遂領馬林處告開原總兵赫遣使往兵之日葉安營當進城六十里

勅書五百順所原有歲幣及撫理再將我不罷兵之王位豈有七恨崇以為是解其

之兵以我罪撤出邊聲遼人之曰皇帝若書回其書及通事齎者李繼學令明國使

二月十五
部遺民○
海瑚爾哈
一千牧東
哈連領兵
六日令穆
罷○二十
千兩兵乃

百兩銀三
千疋金三
再加段三
我與大臣
吾軍士至
千道皆給
所有勅書
道并開原

四百衛之
石令騎兵
運築城之
赴界藩處
一萬五千
日遣人夫



太祖砍杜松營



栢遼東總兵
江西人李如
陝西人劉綎
林人趙夢麟
保定總兵榆
榆林人王宣
命總兵杜松
○是月明國

洲諸臣尅日
十萬侵我滿
臣等統兵二
宣府人文武
原道潘宗顔
泰保定人開
分守道閻鳴
河南人遼陽

盖道康應乾
大名府人海
分巡道張銓
人監軍廣寧
將麻岩大同
賢榆林人副
宣府人賀世
鐵嶺人馬林

兵果會於瀋
路前進後明
月明之時分
月十五日乘
文臣商至三
將帥及監軍
取滿洲領兵
至言大兵征

十四日齎書
叛投者於二
係取撫順時
滿洲人一名
四十七萬遣
二十萬兵號
經畧楊鎬以
起兵至遼陽

道閻鳴泰領賀世賢監軍總兵李如栢闖右翼中路渾河出撫順領兵六萬順監軍道張銓王宣趙夢麟路總兵杜松乃分左翼中遂起兵進發洲都城約定合兵攻取滿日齋出邊境約三月初一陽分為四路

王聚於朝內月初一日諸出寬甸口三萬合朝鮮兵應乾領兵四綏監軍道康南路總兵劉三岔口右翼合葉赫兵出四萬往開原潘宗顏領兵麻岩監軍道兵馬林副將左翼北路總河出鴉鶻關兵六萬往清

即將此兵捍
已有兵五百
是實吾南方
曰明國兵來
於帝帝
諸王遂奏聞
自棟鄂而進
未時明國兵

來報曰昨日
南方哨探又
猶未奏聞其
撫順關此報
兵執燈火出
九夜見明國
報曰昨二十
辰時哨探飛

兵其地狹險
清河路雖有
兵來大王曰
曰見清河路
哨探又來報
出正行之際
臣領城中兵
王與諸王大

兵即時令大
令當先戰此
從撫順關來
敵其大兵必
是誘吾兵南
預見其兵者
故令吾南方
禦之然明國

被陷將奈何
之吾之人夫
兵必竭力攻
明將不惜其
雖然險固倘
罷械界藩山
之人夫俱無
吾築城運石

祀神後至曰
帝四王因
漢轄按兵候
喀關與達爾
迎敵遂過扎
先往撫順關
且聽之吾等
不能遽至姑

兵立於僻
曰何故令
四王不悅
兵俟　帝
漢轄欲掩
王與達爾
太蘭崗大
未時行至

令兵盡甲
善其言即
大臣等皆
大王與衆
心自慰矣
夫一見而
往其地人
今吾兵急

至之先杜
陣我兵未
兵對壘布
前進與明
皆從之遂
於顯處衆
當向前立
是也吾等

勒之言誠
亦都曰貝
而戰矣額
至亦奮勇
夫見我兵
陣運石人
處耀兵布
處當於顯

圍而攻之
險杜松兵
之吉林山
據於界藩
運石人夫
界藩河合
其尾殺至
兵過半擊

口伺敵大
爾濟山谷
百伏於薩
夫騎兵四
洲護衛人
前來時滿
夢麟領兵
松王宣趙

内有衛兵
曰吾人夫
王謂衆臣
王三王四
上大王二
薩爾滸山
枝兵立於
林山又一

二萬攻吉
至見明兵
際諸王俱
正攻守之
兵約百人
一戰折明
率衆人夫
山上騎兵

等所議破
諸王曰汝
帝至問
往吉林山
令兵一千
兵言畢遂
爾滸山敵
可瞭防薩

四固山兵
之其左翼
山兵夾攻
右翼四固
下衝殺以
山協助往
兵一千登
四百吏令

膳矣再令
敵兵自喪
敗其界藩
兵此兵一
山所立之
破薩爾滸
四固山先
兵益於左

右二固山
可也今令
照此指揮
天將晚即
之　帝曰
將前議告
何諸王遂
敵之策若

進攻薩爾
六固山兵
兵皆未至
進其遠方
者陸續而
先至疲馬
内壯馬者
三十里以

我兵離城
力以戰時
衝之際協
吉林山下
俟吾兵自
界藩敵兵
固山瞭望
右二白旗

連發火砲
攻之明兵
河前進夾
旗固山渡
際右二白
正衝擊之
自山而下
林山之兵

堆其助吉
衆屍覆成
不移時敵
直破其營
仰射衝殺
接戰我兵
布陣發砲
澚山敵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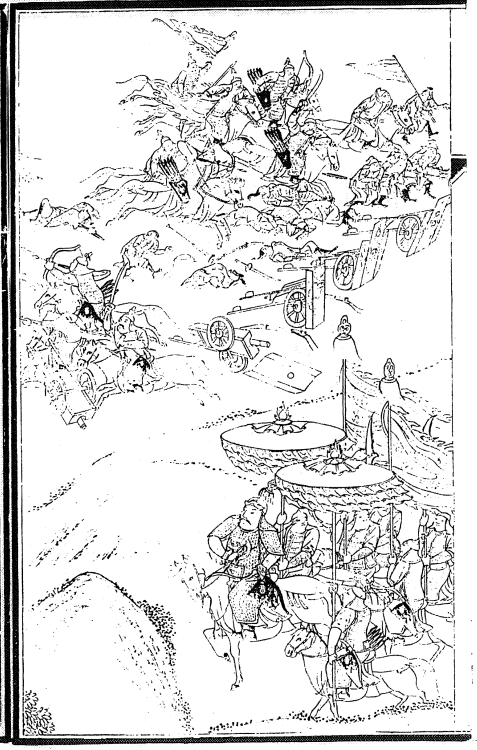
明國兵二
而下追殺
解氷旋轉
渾河者如
與屍衝於
成渠軍罷
遍野血流
死者漫山

陣中明兵
等皆死於
宣趙夢麟
兵杜松王
屍堆積總
遂破之横
奮勇衝殺
接戰我兵

逃竄之兵
沿途截殺
已晚令兵
欽山天色
聯絡至碩
十里仆屼



破冀念遂營
四王





太祖破馬林營

星夜來報大
我兵見之遂
鈴周轉巡邏
鼕壕擊鼓傳
尚聞崖安營
林兵是夜至
北路總兵馬
○明國左翼

陣此營西相
三層壕内布
兵皆下馬於
鎗砲其餘衆
兵一層前列
外又密布騎
步立大砲之
大砲砲手皆

三道壕外列
立遠營鑿壕
布陣四面而
兵至遂停兵
起營見大王
先往馬林方
領兵三百餘
王次日大王

率四王領兵
壕列砲　帝
安營遠營鑿
斡琿鄂謨處
步兵一萬至
泌領車營騎
襲念遂李希
路後營遊擊

明國左翼中
大王營不絶
至兵陸續赴
馳報滿洲後
之三次遣人
芬山大王見
營兵立於斐
距三里又一

不待四王之
崖　帝聞之
敵已至尚間
大王報到言
方立馬眺望
於陣中　帝
念遂等皆殁
盡力追殺龔

兵四王領兵
戰車大敗其
步兵遂摧覆
率騎兵突入
齊發砲四王
戰明營兵一
一半下馬步
不滿千人令

步戰大王遂
登山可下馬
戰我也不必
曰是兵欲來
外兵合　帝
營內兵與壕
登山見敵衆
敗矣衆兵將

衝擊其兵必
據山上向下
曰吾兵當先
陣而立　帝
兵四萬已布
至其處見敵
四五人午時
兵急領隨從

六固山兵見勦殺大半其戰敵兵遂敗殺入兩兵混台吉等併力王三王與諸入其營後二策馬迎敵直

領兵前進即帝曰吾當來戰大王謂營西面兵遂四五十人明時下馬者方令衆兵下馬徃左二固山

陣總兵馬等皆斬於副將麻岩漫山遍野追殺死者我兵乘勢大敗而走勢不能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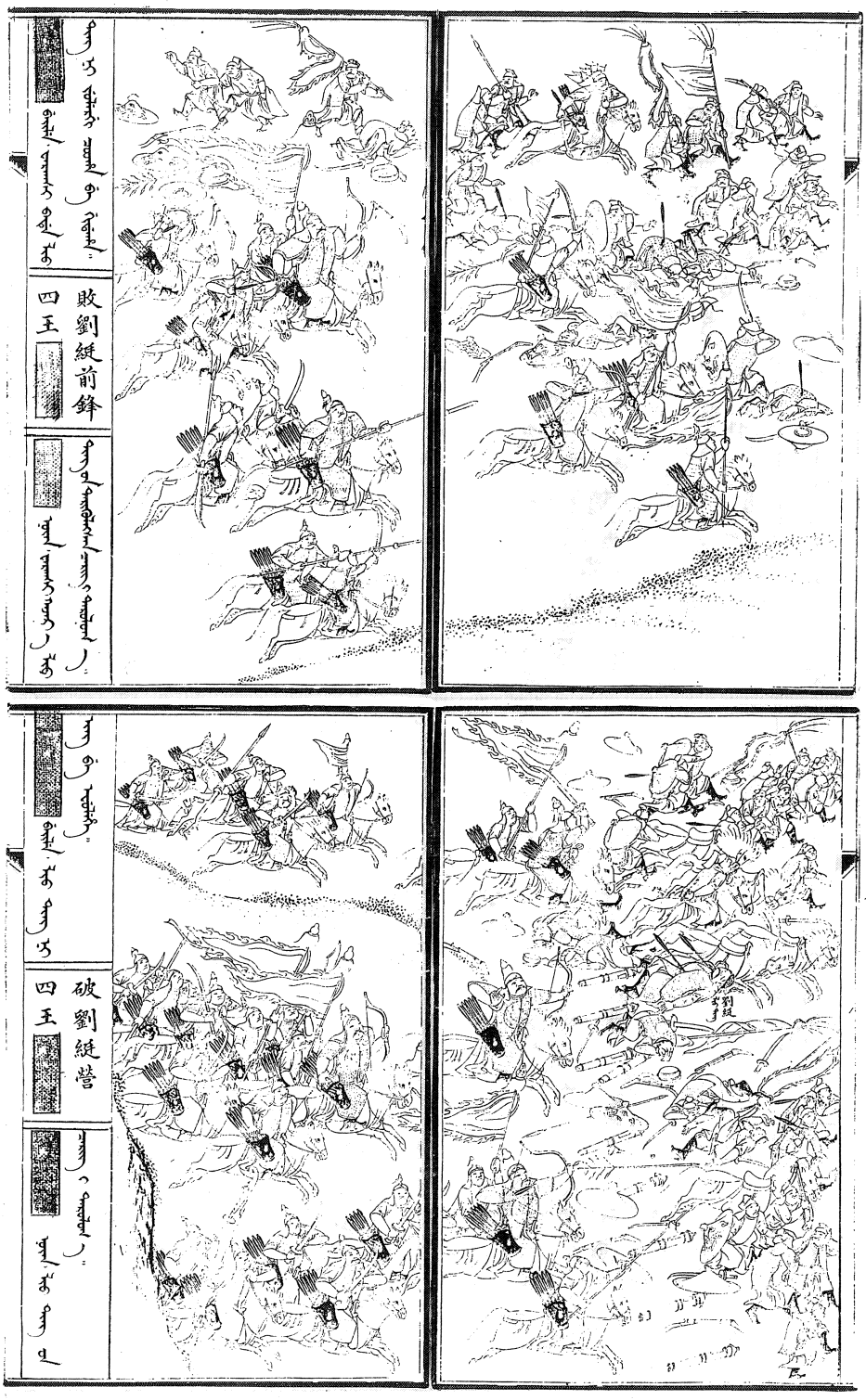
衝擊明兵我兵發矢發砲接戰營營中兵奔明之大不暇整飛後行伍亦之前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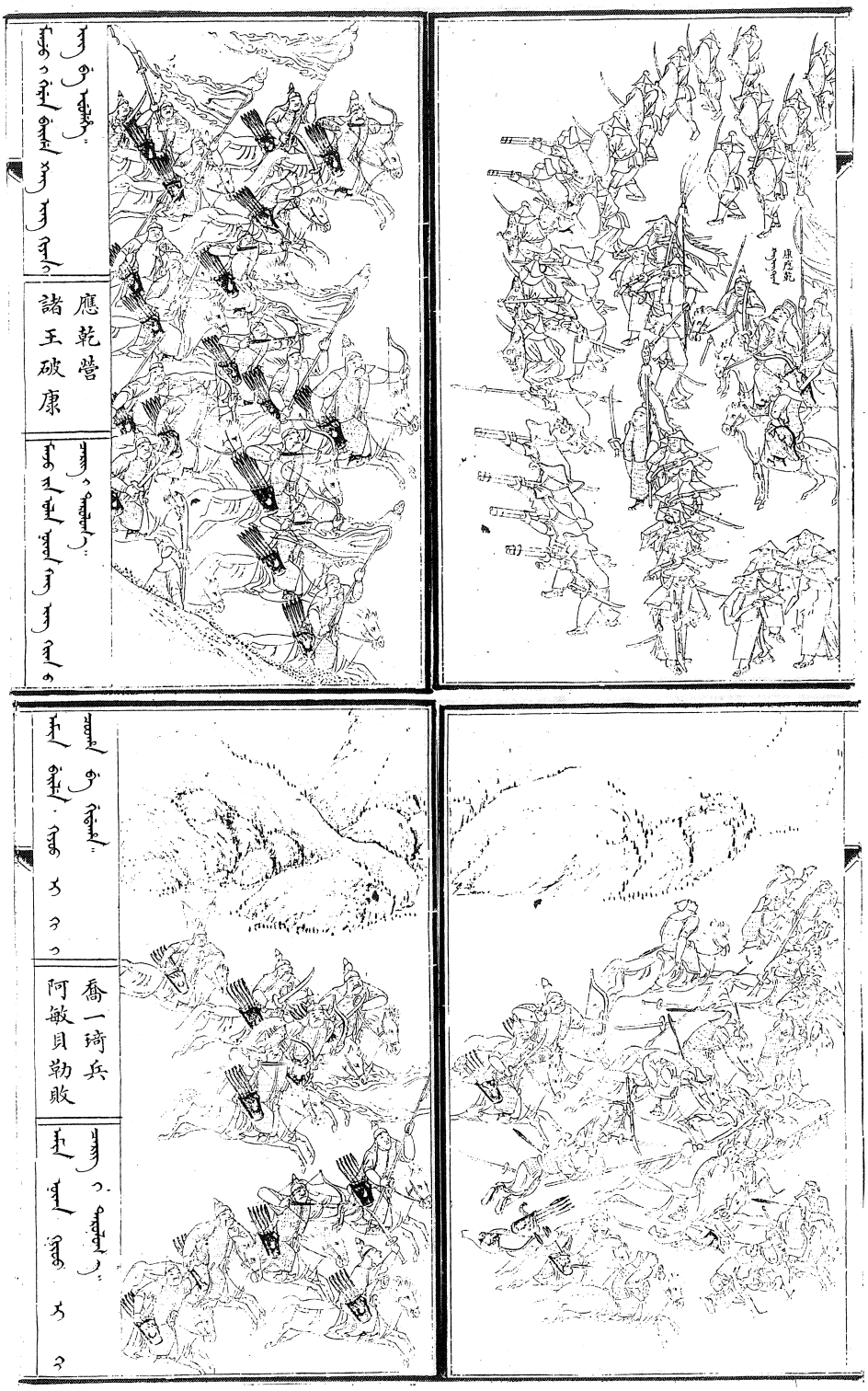

皆赤
崖下河水
釋雪尚間
流如陽春
免血水分
林僅以身
宗顔營
太祖破潘

以戰車為
顏兵一萬
上攻之宗
半下馬向
營令兵一
當宗顏之
攻斐芬山
乃收兵

大驚遂回
明國兵敗
中固城聞
助明國至
古領兵來

台什布揚
時葉赫錦
全軍覆沒
營宗顏并
車遂破其
入推其戰
發我兵突
衛鎗砲連


敗劉綏前鋒
四王
破劉綏營
四王


應乾營
諸王破康
喬一琦兵
阿敏貝勒敗

都城而進遂
二路之兵向
清河路呼蘭
南方棟鄂與
偵探來報曰
本方安營有
申時至古爾
帝收大兵

待祭旗後
卒前探消息
十人扮作小
吾領從者二
祭旗大王曰
牛八隻謝天
因破敵乃殺
兵行至界藩

諸王等領大
之　帝隨率
領兵一千繼
令二王阿敏
是處翼晨又
往　帝駐於
領兵一千先
令達爾漢轄

留後言畢亦往吾等何故大兄既已獨同行四王曰息汝可隨我哨探前聽消曰汝兄扮作與同之　帝

眾前去吾欲前問曰大王乘馬至　帝王亦行四王起行繼而三兄之大王遂而徐進　帝汗可率衆兵

命前去接戰能至吾待父兵迎敵且不來兵吾已有盡被殺矣此二路兵已敗曰撫順開原來奈何大王

聞有二路兵王至曰今又聚於此見大及公主等正門內時后妃都城徑往宮更大王乃至起行夜近初

縫兵出寬甸
賢之兵當劉
李如栢賀世
以防清河路
城留兵四千
兵帝於都
甸路劉綘之
王領兵敵寬

城天明令諸
二王四王八
五更遇大王
界藩起行至
旗畢申時自
屯候帝祭
十五里至大
大王夜出城

四百五十餘
托保領殘兵
申折兵五十
額赫死於陣
圍住額爾納
被劉綘大兵
百迎敵搏戰
率守衛兵五

納額赫三人
真托保額爾
而進牛彔額
能移者向前
寨殺破諸不
劉綘兵焚遺
皆避於山林
時棟鄂路民

自山上向下
大王領兵欲
達哩岡布陣
兵遂登阿布
野掠見我大
來令一萬兵
精兵二萬前
際劉綏部下

喀什正行之
大兵出瓦爾
三王四王率
處巳時大王
兵於山谷隘
爾漢轄遂伏
人逃出會達

出衆軍之先
精兵三十趋
翼兵前進領
也四王率右
親入負吾言
後觀之慎勿
衝擊汝可在
兵登山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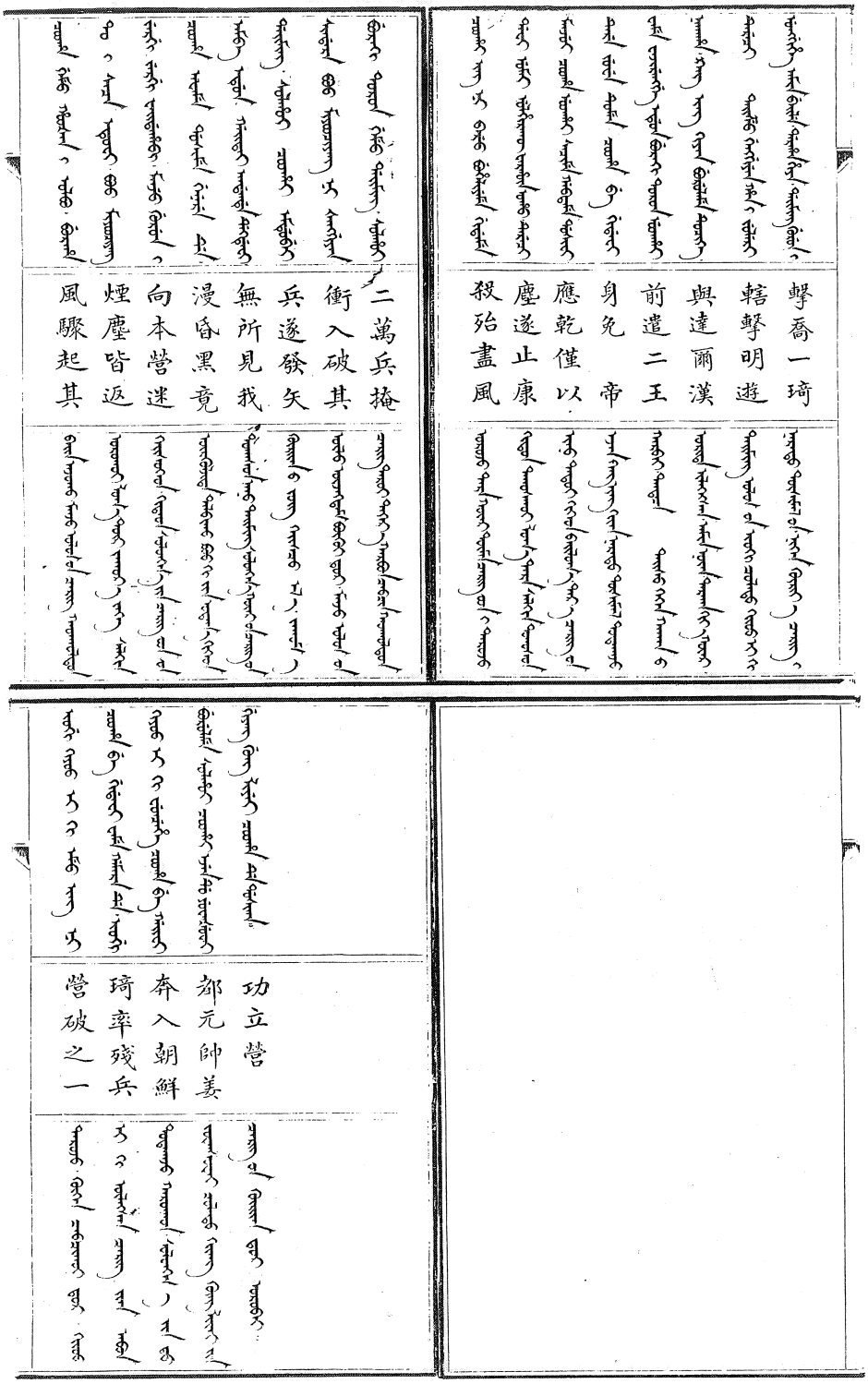
西汝令右翼
吾行於山之
曰此言最善
下擊之大王
領兵上山向
後相機吾當
兄領大兵在
擊之四王曰

乃安營見監
軍覆沒我兵
死於陣中全
殺入劉綏戰
未布陣之先
營兵來乘其
又見劉綏二
王隨掩殺之

大潰遂走四
西而進明兵
左翼兵自山
進大王亦率
亦至衝擊而
戰之際後兵
刃相接正搏
從上下擊兵

砲連發適大
際明營中鎗
列當進戰之
鎗砲層層布
紙甲柳條盛
朝鮮兵皆披
鎗披藤皮甲
箙箭竹杆長

部下兵皆執
前戰見應乾
皆至遂列陣
駐兵諸王隨
曠野處四王
兵營於富察
步兵合朝鮮
軍道康應乾



擊喬一琦
轄擊明遊
與達爾漢
前遣二王
身免　帝
應乾催以
塵遂止康
殺殆盡風

二萬兵掩
衝入破其
兵遂發矢
無所見我
漫昏黑竟
向本營迷
煙塵皆返
風驟起其

功立營
部元帥姜
奔入朝鮮
琦率殘兵
營破之一



兵歸降　姜功立率

倭兵此恩當
明助之得退
當此急難賴
郭奪我土地
我國據我城
也昔日倭侵
此來非吾願
事執旗來曰

掩旌旗遣通
敗大驚遂倒
立知明國兵
欲進戰姜功
王各整固山
古拉庫山諸
朝鮮兵營於
○諸王又見

議定乃曰
獻之諸王
而已吾即
相從兵丁
擊一員并
有明之遊
我國兵惟
今營中盡

汝已殺矣
國兵營者
兵有在明
納降且吾
吾罪願往
不來若宥
國兵焉敢
報令調吾

即降言訖
率衆翼日
宿於營吾
見諸王即
副元帥先
逃走令令
衆軍混亂
身先往恐

宿於此若
令領兵且
功立曰吾
回告之姜
戰令通事
來不然必
主將可先
爾等若降

副元帥率
殿都元帥
城　帝陞
兵先往都
令朝鮮官
設宴相待
來降諸王
千兵下山

功立率五
王次日姜
帥来見諸
於是副元
急遂自縊
一騎見勢
擲於山下
盡捉明兵

折二百人
時我兵約
戰三路兵
七日乃至
械回兵初
甌甲及弛

日收人畜
緩兵駐三
既殺盡劉
大宴諸王
小宴十日
賓禮五日
帝待以
衆官叩見



走呼蘭
李如栢驚

匹於是明兵
十獲馬五十
而入殺兵四
梢揮之喊噪
狀將帽繫弓
作後有大兵
於山上吹螺
人見之乃立

我哨兵二十
處回兵時有
如栢自呼蘭
賀世賢之兵
即撤李如栢
路兵敗大驚
駐瀋陽聞三

○經畧楊鎬

强究言之聞
殺必謂我兵
為我往來剿
吾兵衆若以
兵破敵必謂
若以為我分
來戰各國聞
七萬分四路

兵聲言四十
臣以二十萬
王曰明國君
帝笑謂諸
三路兵已破
死者約千餘
走自相踩踏
大潰奪路而

享國長久吾
如此亦未得
歸於一統雖
主併三四國
金元二國之
往書曰昔者
使者與之俱
書一封遣二

大恨之事遺
事一人書七
及官三員通
降將張應京
一日令朝鮮
○三月二十
不稱善者也
於四方無有

助明國吾料明國爾兵來故祐我而罪非以直斷之是者是非者國耶亦不過私我而薄明眷顧我者豈鑒之今天之國結怨穹蒼若有意與明此兵吾自來凌已甚故興舉因明國欺干戈非吾樂亦知之今動

不納由此觀中立國也遂亦不助金是鮮王不助宋二帝時爾朝曰吾征徽欽餘城叛附帝惟忠以四十

有朝鮮官趙金大定帝時不然耳昔者答前情不得曾救之故報倭難時明國乃因爾國有其非本心也

極矣王豈不
凌我國横逆
違天背理欺
奉行天道今
明朝大國必
皆亡耶吾意
獨存今小國
豈有使大國

間國不一也
王矣且天地
往結局惟在
留之繼此以
特念爾王故
檐爾官十員
無仇隙令陣
之吾二國原

築城屯兵防
吾欲據界藩
越春草餧養
戰馬贏弱當
三日　帝曰
詳○四月初
之耶願聞其
明國不忍背

抑以為既助
同仇明國耶
國原無釁隙
意以為吾二
太甚今王之
吾二國辱人
欲令子姪主
知又聞明國

者十三人
官一員從
日朝鮮遣
月二十八
一千〇五
俘獲人畜
明鐵嶺境
九日遣入

一千於初
繼選騎兵
野處牧馬
城又擇曠
往卜基築
内遂親西
得耕於境
衛令農夫

明國為仇
今貴國與
毫無怨惡
二百餘載
國至今經
國與吾二
土相連明
吾二國地

馬法足下
滿洲國主
化致書於
觀察使朴
國平安道
書曰朝鮮
齋書至其
併前使者

屬已往今不從何事此舉其如吾亦不願蓋大義也子豈敢拒子父之言國猶如父

果行合大無疆以後天眷受福便可常享即此一念穹蒼鑒之君結怨心與明國

明國與我之善事也亦非貴邦動干戈矣即四方皆不特隣邦生民塗炭因而征戰

書云吾有交道也來國亦自有方知然隣四人來言張應京等事原委聞不必言此

接款降者
帝出城
二千而回
千戶丁男
哈部遺民
東海瑚爾
穆哈連收
初八日遣

也○六月
好乃為善
疆復乎前
國各守邊
至矣吾二
言不久而
之必喜善
道明朝聞

物皆給之
件房田等
匹緞衣三
馬牛各五
婦各五人
次者賜男

緞衣五件
十匹牛十
各十人馬
長每男婦
賜所降路
十緞大宴
席宰牛二
置酒二百



太祖克開原

取開原故令
洩機於明知
此際有逃者
水落地乾恐
屯留二日待
以行之會議
河水難濟何
倘路塗泥濘

耶抑前進耶
臣曰可回兵
乃謂諸王大
兩河水泛漲
行三日時天
四萬取開原
日　帝將兵
○六月初十

軍道事推官
于化龍署監
兵馬林副將
開原守城總
兵十六日至
聞言遂起大
路不泥　帝
原處無兩道

否來報曰開
路河水可濟
令人視開原
擒二十而回
人三十餘生
百畧瀋陽殺
界遂遣兵一
兵進瀋陽地

三面兵見城
皆潰其城外
城上四面兵
遂踰城而入
者雲梯未竪
奪門時攻城
塞門掩殺正
欲先破東面

車雲梯進攻
我兵遂布戰
外四門屯兵
布兵防守城
懇官等城上
守志備禦何
高貞遊擊于
鄭之範衆將

見即走我兵
之鐵嶺兵一
諸王領兵迎
三千兵來援
探來報鐵嶺
樓而坐有哨
帝登城南
士卒盡殲之

官等並城中
于守志何懋
于化龍高貞
範預遁馬林
於壕內鄭之
之兵盡截殺
而走被抵門
破大驚衝突

其城郭焚公
功行賞畢毀
與之將士論
子家業盡查
餘來降將妻
總及兵二百
執遂帶二千
職因妻子被

開原受守備
先投於明居
布圖巴圖魯
盡有蒙古阿
物三日猶未
回收人畜財
四十餘人而
二十人追殺

歸家以便整肥壯也士卒水洗拭方得採草牧養以都各修馬廐奏曰不如還王大臣議定邊境可也諸

濟渾河牧於之令兵馬不築城治屋居都城於界藩曰吾等不回帝謂王大臣屋遂回兵罷并民間房

早令之壯八馬牧於此地欲居界藩令何日得肥吾暑路遥馬匹方至者今天之東三四日或有居都城

二三日至者近不等或有自此歸家遠已經二十日月炎暑行兵知也當此六曰是非汝所頓罷具帝

人覓妻子來
共帶二十餘
守堡戴一位
玉和白奇策
屏戴集賓金
原千總王一
月有原居開
屋皆成○七

大臣軍士房
帝行宮及王
宴之是月
諸王妃至大
遣人迎后并
之牧馬於邊
遂至界藩居
月興師言訖

十兩紬段十
駝二隻銀五
五十羊五十
人五十牛馬
六千總各賜
疋布二百疋
兩紬段二十
駝五隻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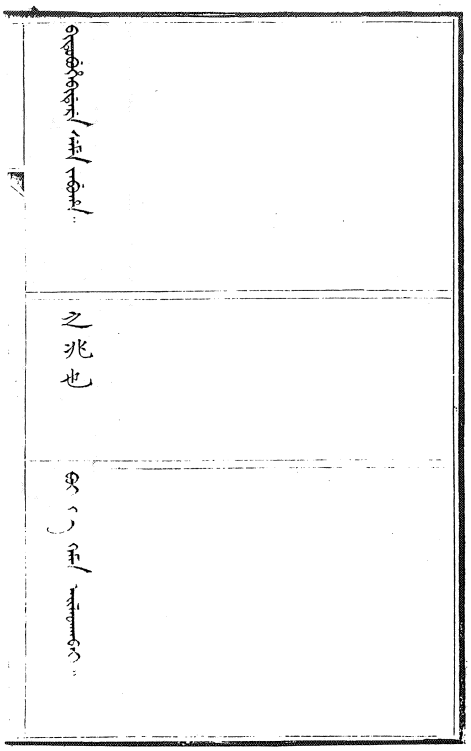
一百羊一百
人一百牛馬
是賜阿布圖
故來投耳於
彼聞吾養人
天意祐我矣
此來降者知
降　帝曰觀

言吾擒得齋
鵝鵝執之聲
翔羅得一白
羣鳥往來翱
天鵝鵝鵝及
舍　帝夜夢
牛馬財物田
列等賜妻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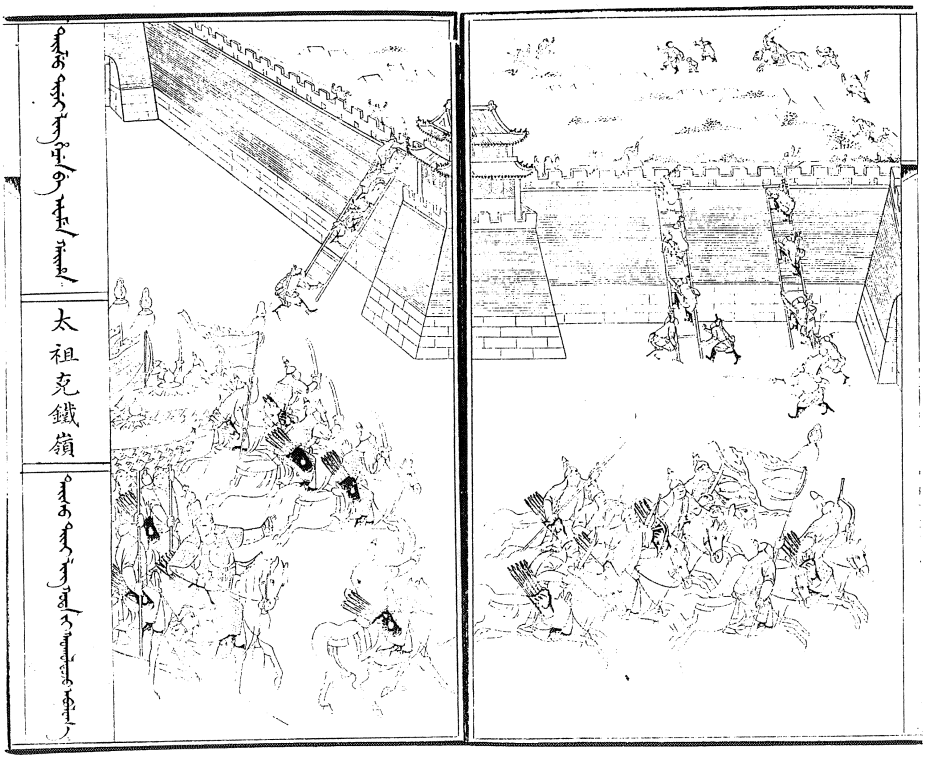
十疋從者皆
段八疋布八
銀四十兩紬
四十駝一隻
牛馬四十羊
各賜人四十
堡百總等官
疋布百疋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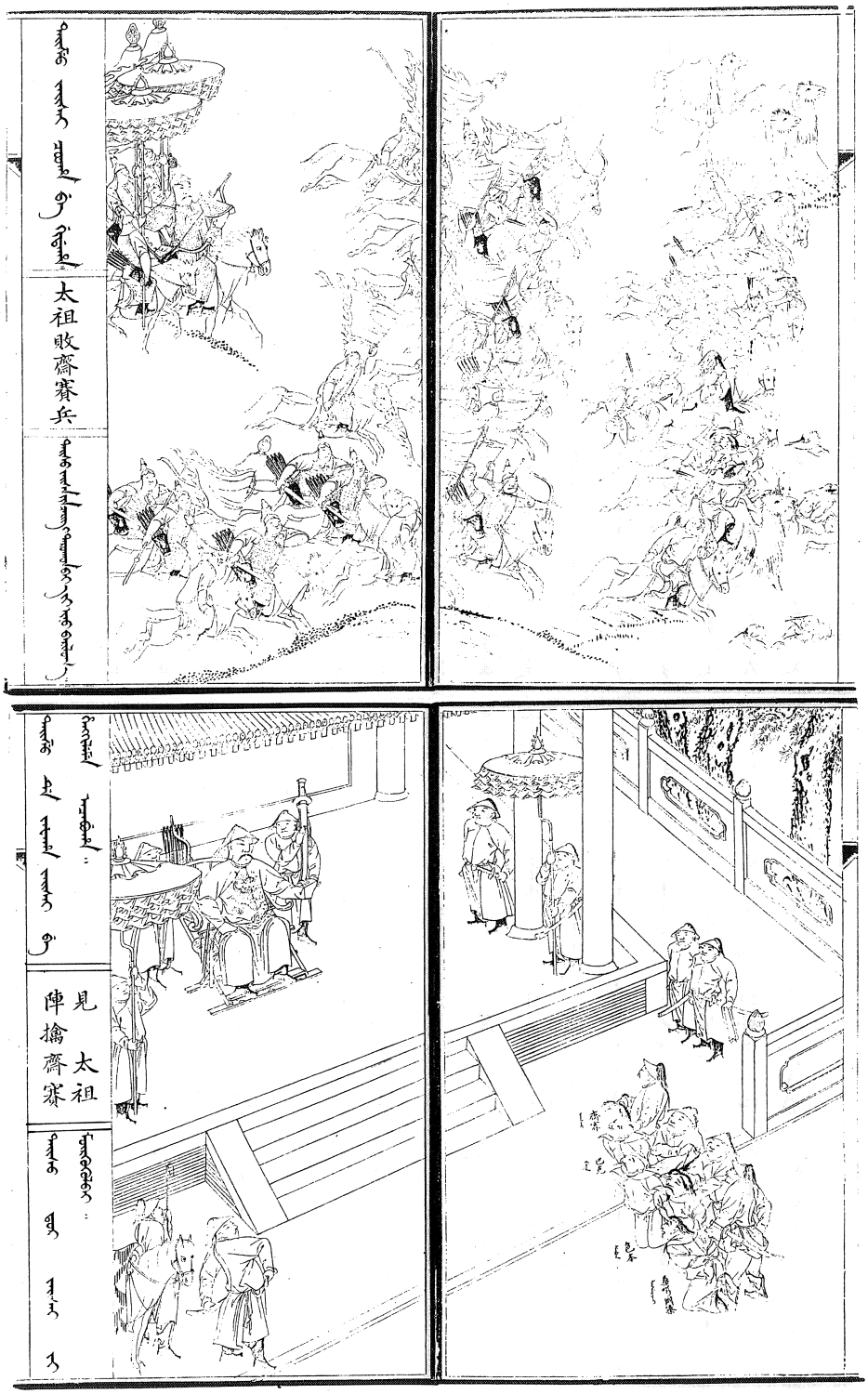
國所獲故為
名之人為吾
將以大有聲
夢主吉蓋天
大臣對曰此
王大臣諮王
次日復語諸
禽何以擒之

賽為人如飛
妃后妃曰齋
將此夢語后
之故夢中云
有隙常思擒
之長興　帝
覺齋賽蒙古
賽矣隨呼而



之兆也


太祖克鐵嶺


太祖敗齋賽兵
太祖見陣擒齋賽

發矢石我兵
連放鎗砲齊
克泰令衆軍
名史鳳鳴李
中遊擊喻成
攻城北面城
布戰車雲梯
散遁走我兵

外者殆半四
投城被截在
外堡之兵俱
城將圍之其
十五日至其
兵取鐵嶺二
諸王大臣領
是月　帝率

兵萬餘星夜
二十人共領
諸台吉等約
圖岱青色本
克與巴雅爾
扎魯特部巴
爾喀部齋賽
是夜蒙古喀

兵備道官廨
帝入城駐於
卒盡殺之
李克泰及士
成名史鳳鳴
面皆潰將喻
摧鋒突入四
豎梯拆城堞

ᠬᠠᠭᠠᠨ ᠨᠢᠭᠡᠨ ᠳᠦᠷᠦᠯᠡᠭᠡᠨ ᠬᠡᠯᠡᠪᠡ ᠪᠢᠳᠡ ᠳᠠᠢᠯᠤᠭᠤᠯᠤᠨ ᠤᠷᠤᠭᠰᠠᠨ ᠪᠤᠷᠤᠭᠤ ᠳᠤᠮᠳᠠ ᠪᠤᠴᠠᠵᠤ

瑚齊曰　汗其部下人烏齋賽等叩見設宴張鼓樂吉夢也次日賽正應　汗之曰得擒齋王大臣俱奇於鍾樓内諸五十餘盡囚十餘人兵百布囊又其臣夫忒噶爾塔子也齋賽妹塞明安貝勒爾沁桑噶爾

功行賞將兵三日論無以對也然垂首竟古等皆報保全否蒙等鞍馬俱恙不知汝者餘皆無人破頭顱廝有十數軍中之僕側答曰吾時四王在皆無恙否與王大臣

被殺恐所
其兵已盡
既留齋賽
大臣曰今
帝謂諸王
乃班師
被擒之事
百五十餘

二子并兵
賽兵敗及
國寧言齋
十一人還
博羅齋等
齋賽部臣
三軍先放
人畜盡散

令回
也諭畢遂
人放還可
擒百四十
不如將所
所掠奈何
畜為他人
屬軍民生



太祖滅葉赫



即飛報於布
赫哨探見之
星夜前進葉
城議定大兵
向取錦台什
真并大兵東
率八固山額
布揚古城親

健卒西向圍
四王領部下
王二王三王
敵之策令大
葉赫會議破
大臣領兵征
日　帝率王

〇八月十九

戰如林大兵
氷雪旌旗劒
兵盛甲明如
吶喊見滿洲
於岡上吹螺
兵出城西立
布爾杭古領
兵至布揚古

二日天明大
於山谷二十
入城遠者避
寨之民近者
皆驚惶其屯
是葉赫國民
大兵至矣於
揚古曰滿洲

不從答曰吾
什降錦台什
已備令錦台
頓雲梯戰車
外郭軍士整
遂分隊破其
城四面圍之
兵至錦台什

昇　帝率大
圍其城日方
王領健卒遂
驚急入城諸
畏布揚古大
如流威勢可
野前後不絕
壓境漫山遍

是四面皆潰
復又敗走於
城上兵迎戰
遂拆城而入
木我兵不退
巨石藥礮擂
城城上滾放
山擁至拆其

即推戰車登
發如雨我兵
攻之兩軍矢
而已遂令兵
汝惟有死戰
有手豈肯降
男子也吾亦
非明兵比均

城已被克今
曰吾不能戰
之錦台什答
下不然必攻
招曰汝降則
臺我兵圍之
登其所居之
台什携妻子

軍民俱降錦
者於是城中
傳諭勿殺降
遣人執黄蓋
城中軍民又
令衆兵勿殺
帝遣人執旗
各入其家

兵折臺四王不然可令吾之彼降則已即降汝盡往言但得汝到至曰爾曷有西城召四王帝令人往將此言奏之即下矣聞者聞確實言吾来此一見得生子若得吾妹所亦不能致勝困於家雖戰遣汝子德爾曩者吾國曾乎若不深信汝豈未之聞使者必嘗告偉者耶汝國人中有此奇汝豈不識常曰人之相貌漢額駙二人費英東達爾能辨其真偽從来未識焉吾甥至錦台什曰領命而去既

四王曰汝於
居願死於此
此地是吾祖
戰豈能勝然
今困於此臺
城鐵門已失
殺之耳吾石
欲賺吾下臺

我之善言是
未得其父活
觀此子顏色
老嫗為也吾
台什曰何用
令来認之錦
往議和好可
格勒之乳媪

實之言歟吾
勝汝而出確
下豈戰不能
確實之言方
何故曰得吾
中汝計耶乃
以名臣攻戰
耳不知孰肯

敵人并命已
意不過誘取
此臺何為汝
被克今居於
是之固尚且
築其城郭如
已勞民多年
天險之山苦

之禍已至吾
羈令汝喪身
殺者殺羈者
和乃將吾使
能勝而欲求
好似平戰不
十次欲相和
吾遣人二三

而血可飲耶
者豈肉可食
親屠戮欲盡
汝等征伐六
宥之則生昔
皇殺之則死
臺即引見父
已在此若下

汗察言觀色
實先去見
近臣阿爾塔
爾勿去待吾
矣錦台什曰
皇否則吾去
疾下引見父
耳若願降可

来即下故来
王曰曏言吾
前言不下四
慰再三仍執
則生之矣勒
我故而不究
則戮之若以
父若念此惡

聞吾子德爾
錦台什又曰
曰我主宜降
爾塔實往招
其主於是阿
追究令回招
但前愆何必
惡殺之宜也

而誰若念此
四十萬非爾
致明人舉兵
實離間吾親
怒曰阿爾塔
實往見　帝
遂令阿爾塔
回時吾方下

王執德爾格
不從於是四
言之再三竟
則死留則生
盡下臺若殺
上更欲何為
令居此臺之
勝城已陷矣

吾等戰不能
格勒謂父曰
與之見德爾
德爾格勒来
下矣四王召
来相見吾即
存彼處當召
格勒被傷猶

帝　帝推食
爾格勒見
殺四王引德
當誅其子勿
之罪也其父
而不從是父
曰子招父降
言奏之　帝

勒於家以其
王留德爾格
勿縛我也四
日欲殺即殺
六矣死於今
勒曰年三十
縛之德爾格
勒回欲殺遂

撤毀臺之兵
台什已死遂
焚諸將疑錦
台什縱火自
斧毀其臺錦
甲我兵遂執
從者重整盔
台什執弓與

急趨而下錦
降遂擄穉子
什妻見夫不
遇之其錦台
之兄也當善
同食曰此爾
與德爾格勒
與之令四王

兵既至此豈而不從料吾王曰初令降之何願降大雖戰亦無如使曰今吾等破大驚乃遣古間東城已

婦人之理使来吾豈有殺岳母可令先其母乃吾之或懼而不来彼弟兄二人得生果納降卒之手降則

揚古布爾杭不從既而布圖西城招而縊之諸王正自下遂執而身被火炙乃殆盡錦台什其房舍火焚

過死於吾小汝等之身不得生也戰則過欲恩之使撫之意予不妻兄弟也招去乎汝主吾肯舍汝等而

死矣布揚古
来攻汝等必
已破　汗駕
降不然東城
去乎汝可速
力不能拔而
等居此豈吾
一城復留汝

出此言既破
曰汝等再勿
本城大王怒
將吾等仍居
一確實誓言
願降汝可出
又来曰吾等
者以言回告

及汝等倘必
而猶不降殃
我若我誓後
降後殃及於
若殺汝等於
劃酒而誓曰
大王乃以刀
不信故懼耳

確言吾二子
愛母曰汝無
豆抱以示親
別久相見必
畢滿洲俗凡
大王抱見禮
將母送出城
布爾杭古遂

往見遂引見
何為可隨吾
定立此更欲
人耶一言已
非男子乃婦
挽其轡曰汝
終不答大王
布揚古駐馬

可去見父皇
出降大王曰
飲之遂開門
古布爾杭古
半送與布揚
將此酒飲半
後殺無赦遂
不從克城之

為死而幸生
豢養之當以
不念舊惡欲
默思謂吾既
往彼城　帝
可引汝舅仍
帝謂大王曰
不拜而起

沾唇而已仍
端酒亦不飲
揚古屈膝不
金杯賜酒布
而起　帝以
屈一膝不拜
膝不並屈惟
帝布揚古

及兵一千俱
遊擊馬時楠
助此二城者
也將明國来
長子留之可
可姑宥念吾
雖有過惡尚
弟布爾杭古

命縊之以其
養之也是夜
人將何以豢
尚不肯屈此
首起拜之間
若仇讐於叩
漫無喜意仍
可也反如此

邊北自蒙古
自東海至遼
滅矣滿洲國
匹葉赫自此
千餘賜以馬
查其無馬者
田糧穀等物
徙而来給房

毫無犯俱遷
亦無離散秋
夫婦諸親等
戮父子兄弟
民等一無殺
降其諸臣軍
葉赫城郭皆
殺之於是凡

故耕之致問
元始祖之號
青吉斯汗乃
主青吉斯汗
四十萬衆英
曰蒙古國統
拜瑚齋書来
遣使康喀勒

哈爾林丹汗
二日蒙古察
○十月二十
部始合為一
征服是年諸
一語音者俱
鮮鴨綠江同
嫩江南至朝

是非宜蒼鑒之
從吾言二人之
吾名安在設不
之城為汝所得
交惡若吾所服
汝吾二人原無
之吾將不利於
賊倘汝兵往圖

撫其城取其貢
已親往廣寧招
於汝國今夏吾
来明人數受兵
吾聞自戊午年
二國乃仇讐也
主安否明於吾
水濱三萬人英

是遣使者之罪
然於来使無與
然即吾亦怒矣
曰汝等之怒誠
則之放歸　帝
可殺有謂可剔
皆怒有謂来使
大臣等見此書

令復来滿洲王
是汝將前使可
耳若以吾言為
善之言故相絶
驕慢告汝以不
汝使捏言吾之
者常相往来因
先時吾二國使

鑒之倘與之和
負此言者天神
誅直抵山海關
征之必同心合
國乃敵國也如
在乎　汗但明
有罪其處此惟
屢啟釁端誠為

等致書曰齋賽
魯合五部貝勒
禮克圖洪巴圖
日喀爾喀部卓
遂罵其使○是
之言相答諭畢
回時亦書不善
也可久留之待

黑狐樹處遇五
至岡干塞忒勒
謀連和同来使
五部貝勒等共
誓書與喀爾喀
禪希福五臣齋
爾雅希禪庫爾
額克星額綽瑚

初一日　帝令
善平〇十一月
名聞遠近不亦
不受能踐此言
厚吾薄汝吾亦
汝薄吾汝毋受
國所輸財物厚
亦同議定若明

和或明國欲敗
貝勒知輒與之
盟而不通五部
亦必同議若毀
合謀倘與之和
國修怨務同心
勒等會盟與明
喀爾喀五部貝

執政王等令與
國主併十固山
國同心故滿洲
天后土祐我二
天地誓曰崇皇
骨土各一碗對
烏牛設酒肉血
部貝勒宰白馬

索特音莽古勒
青額森巴拜阿
巴圖魯鄂巴岱
政貝勒都稜洪
者喀爾喀部執
貝勒不告滿洲
人離間而五部
部貝勒和察遣

若明國欲與五
土埋暴骨而死
算即如此血出
固山執政王之
奪吾滿洲國十
告則皇天不祐
遣人離間而不
我二國之好察

皇天不祐奪其
濟格等衆貝勒
哈圖額滕額爾
勒哲依圖布爾
內齊漢魏徵誘
雅爾圖多爾濟
稜桑噶爾塞巴
爾塞布塔齊都

思格德爾桑噶
達爾漢巴圖魯
葉爾登綽瑚爾
岱岱青畢登圖
達爾漢莽古勒
稜古爾布什岱
台吉烏巴什都
岱額布格德依

在此侍父若齋保守人畜一子往来一子在彼令其二子更番為族人侵奪可恐其所屬人畜二子俱被擄但帝曰齋賽與

如一永享太平昌盛二國始終延長子孫百世酒食此肉壽得天地祐之飲此二國若踐此盟暴骨亦如之吾紀算血出土埋

其衆以驕吾國萬人主何故恃主吾為水濱三為四十萬蒙古汗曰閲来書汝修書復察哈爾年正月十七日

○庚申天命五

衣帶鞍馬令還裕狂猱一靴帽輕裘三領裕二其子克實克圖再籌之於是賜明國得廣寧後五部貝勒同征寨之歸期須待

乃以昔日之陳
耶三萬且不足
亦豈盡屬於汝
即左三萬之衆
縱横於汝無與
據汝之右任意
萬此三萬之衆
謝布喀喇沁一
一萬阿索特雍
萬十二土黙特
汝鄂爾多斯一
有六萬不盡屬
幾盡奔逃者僅
十萬蒙古摧折
武取大都時四
乎聞昔明之洪

有不利於我若
征也若國之將
寧吾取貢處毋
我有汝且言廣
嶺等八處俱為
順清河開原鐵
赫暨明國之撫
達輝發烏拉葉
得天地垂祐吟
不似汝之強但
之衆吾力雖弱
國雖小不似汝
豈不知之然吾
三萬人乎天地
萬而輕吾國為
言驕語為四十

汝於廣寧所
利於我哉且
聞乎馬能不
獨隆亦未之
智其眷顧也
天乃錫吾勇
惟至誠格天
如逆天然吾

言恣行不道
主而出此惡
地所祐之人
之明遂欺天
何故為異姓
也本無仇隙
隙出此言宜
爾我從来有

馬脱身敗北
兵棄盔甲駝
汝初與之搆
未受吾兵時
是也昔明國
而出此言誠
四萬之大都
果能復三十

受之何為汝
之錙銖之利
如其愛而與
愛而與之耶
抑以親視汝
畏而與之耶
破彼之城郭
得之物謂能

震男子亡於
以我兵威所
之厚令不過
来未有如此
明之賞汝從
大兵獨不思
所敗者何處
者何處名城

處人畜所克
次所得者何
而回不知二
中一無所獲
人被斬於陣
從臣并十餘
格根岱青之
及再與搆兵

天垂祐破其
日之仇國蒙
皇兄征我舊
者来書當云
汝果有知識
服髮亦相類
也言雖殊而
心爾我異國

國尚結為同
衣冠相類二
也言雖殊而
與朝鮮異國
誘汝耳且明
畏吾故以利
其孤嫠明人
鋒鏑婦女守

林丹汗覽書
什為使齎往
令碩色武巴
鑒之書畢乃
者神祇豈不
怨之國若此
怨於素無嫌
盡之財貨搆

乃欲貪得有
名以祈天眷
合理不務令
乎今且不求
如此不亦善
圖有仇之明
同心協力共
城敗其衆願

遣其人齎書
帝從其言遂
戮之未晚
若踰期不至
歸吾使之期
持書往約以
瑚同来者令
與康喀勒拜

前所羈内有
吾使恐未確
四王諫曰殺
殺欲殺彼使
風聞去使見
居之城　帝
因於拜星所
將去使杻械

疑也遂誅康
去使被殺無
期已有月餘
大臣曰令過
月餘謂諸王
矣　帝猶待
汗斬之祭旗
巴什被林丹

屢言碩色武
五部落使者
還又喀爾喀
去後過期不
吾必殺之矣
勒拜瑚不然
吾亦反康喀
云若還吾使

前日之盟尤
誠為可矜但
曰降者之情
人来投　帝
桑扣肯下一
扎嚕特部寧
吉下一人及
特部索寧台

喀爾喀巴約
貝勒盟後有
　帝與五部
出徒步逃回
其杻械同潛
窓通監者去
碩色武巴什
喀勒拜瑚後

蒙恩視吾猶賽同来被擒與有罪之齋滿洲無隙因兄二人素與吾與巴克弟色本立誓曰魯特色本回

初一日放扎令還○三月帽靴帶鞍馬希爾蟒衣裘齋賽子色特○二月内賜納各還其主不可背遂不

鞍馬之類令衣輕裘靴帶帝仍賜蟒畢告天焚之子孫昌盛書之俾壽延長恩報神祇佑心不易常思

吾之算若此殃及其身奪天后土鑒之泰懷仇者皇報而如布占還國若不思養令又放吾子賜衣食恭

帝授一品
蘇完地名也
初率衆来歸
七蘇完人也
東卒年五十
總兵官費英
左固山一品
初八日申時

千總四員〇
每牛彔下設
真俱為備禦
之其牛彔額
副衆遊亦如
之品為三等
序爵列總兵
還　帝論功

喪后妃及諸
也　帝欲臨
滿洲之良臣
而霽遂卒誠
電裔降霎時
驚雷擊電雨
朗忽起片雲
終時天色明

以輔國政臨
之盡心竭力
失處極言爭
凡　上有闕
之秉心正直
們貝勒女妻
阿爾哈圖圖
總兵以皇子

詞懸於木上達者可書訴下情不得上外令曰凡有樹二木於門六月初四日三更始回○悵良久漏下

往哭之慟惆久矣堅執以喪者吾亦不漸有一二凋吾創業大臣忌　帝曰與此喪恐有所王諫曰親臨

麀墨而已○俱却之惟放使兵要於路肯等棄盟言阿珠徽特扣本部鍾嫩昂器械等物被騎之馬衣服

羊一百並所匹牛四十四處齎来馬八特達雅台吉麀墨往扎魯○滿洲使者末以便審問吾據訴詞顛

鍾嫩昂阿珠
也○扎嚕特
絶不負　汗
能制然吾身
心俱變而不
曰吾子孫之
巴圖魯之言
至述都稜洪

惟二部使者
部之使不来
不容相見諸
巴岱青二次
負盟矣謁鄂
部貝勒等已
使者還曰五
滿洲往五部

百十二
二十八隻羊
来馬二匹牛
者伊沙穆齋
特色本處使
又奪往扎嚕
十二隻奪之

十一匹牛六
路將齎来馬
洛輝二人於
者錫喇納碩
復截滿洲使
部貝勒領兵
徹特扣肯三



河懿路
太祖界浦

来兵以塞其
起曰可掩殺
處矣　帝遽
已越我偵探
兵出城来迎
報曰有瀋陽
兵安營哨探

棄城走遂收
二處其人民
進懿路蒲河
領兵征明國
將諸王大臣
一日　帝自

〇八月二十

之三王遂率
可領本部追
敵兵不多汝
王曰近汝之
田　帝謂三
我兵至遂遁
十里下寨見

教各離城二
誠副將趙率
先總兵李秉
賢副將鮑承
城總兵賀世
兵迎之瀋陽
門言畢遂率

所獲八千人
勒止之遂將
與達爾漢轄
欲殺入大王
餘四四王復
北門殺人百
先直抵瀋陽

賀世賢鮑承
一固山兵追
河始回其左
陽城東抵渾
率教兵越瀋
殺李秉誠趙
健卒百人追

之而回二人
墓令從臣奠
吉木巴遜二
畢又至拉哈
泣下三奠酒
至費英東墓
親往奠之因

之七日　帝
穆爾哈齊
母所生原名
巴圖魯堯
九月皇弟青
軍士乃還○
畜論功賞賜

濟格岳託諸
濟爾哈朗阿
德格類
莽古爾泰
與代善阿敏
十二日　帝
命六年正月

成○辛酉天
至十一月乃
建軍民房舍
遷於薩爾滸
十月自界藩
勞素著者○
均係近臣勤

地之默助也
路大兵皆天
城又破其四
開原鐵嶺等
其撫順清河
而征明又得
俱為我有既

同一語音者
拉哈達葉赫
衡將輝發烏
吾與強敵爭
父地母垂祐
香祝曰蒙天
王等對天焚

亂者雖知之
弟中若有作
當奪其算昆
之若此者亦
天地豈不知
興操戈之念
不待天誅遠

有殘忍之人
殺戮之端如
令戕害以開
天可滅之勿
縱有不善者
祇吾子孫中
令禱上下神

鑒將来
咎既往惟
願神祇不
此之後伏
者此也自
延長所禱

子孫百世
地祐之俾
似此者天
導其愚頑
之心以化
惟懷理義
不忍傷殘





敗朱萬良兵
四王

其山下有明
追殺至山上
兵遇之二路
探左四固山
兵二百為前
六里安營令
三千騎出城

東誠聞之領
守城總兵李
明之奉集堡
軍分八路畧
王大臣統大
日　帝率諸
○二月十一

大兵離城三
擊死　帝率
被城上巨礮
克達及一卒
有叅将吉巴
門掩殺之時
邊方回當擁

爭進殺至壕
兩路擁二門
明國兵敗走
兵隨後擊之
拔營奔城我
見我兵至即
國兵結陣一

於是德格類
左翼兵駐此
兵追殺吾率
王可領本部
大臣曰右翼
帝謂諸王
二其兵不遠

二百被殺其
人遇明國兵
曰吾同行三
有小卒来報
午時将回兵
右翼兵亦至
里方立圀上

抵敵亦遂驚
兵勢重不能
營之兵見我
朱萬良率大
時署總兵事
健卒至黄山
四王領部下

兵見之驚走
所立之處敵
殺至二千兵
追二百兵遂
尋敵所在因
吉碩託台吉
台吉岳託台

臣曰與其用
牛以勞之瘁
夫最苦可賜
帝曰築城之
爾澀城畢
十一日築薩
師○閏二月

行賞畢乃旋
歸大營論功
相遇收兵同
破敵之諸王
回適與分路
至武靖營而
走四王追擊

安故天作之
安民安即王
王王安即民
於君之下有
治乃成君至
明乃成國國
故築城也君

處露宿之理
曰人君無野
聚諸王大臣
帝乃陞殿
驗而給食之
俟征明獲牛
國中之牛盡

人和豈不共
下相親天悦
共之如是上
物亦當與僕
財及所畋之
而主所獲之
業與主共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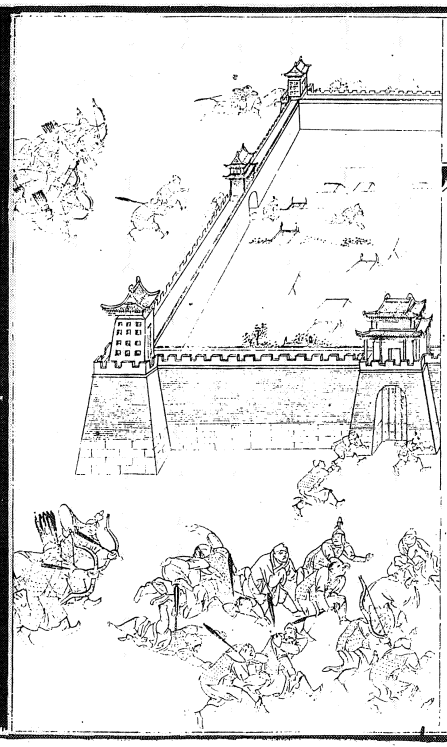
僕所事之農
僕宜為其主
主者宜憐僕
民宜尊王為
於王宜愛民
敬君禮也至
君君恩臣臣

義舉之如為
明國當以大
故耳不知征
欲出巳之財
等之意實不
更苦平令爾
築壘之工不

既巳勞矣而
林轉運之遠
於山採木於
之地耶鑿石
豈出於築城
築城之木石
成豫慶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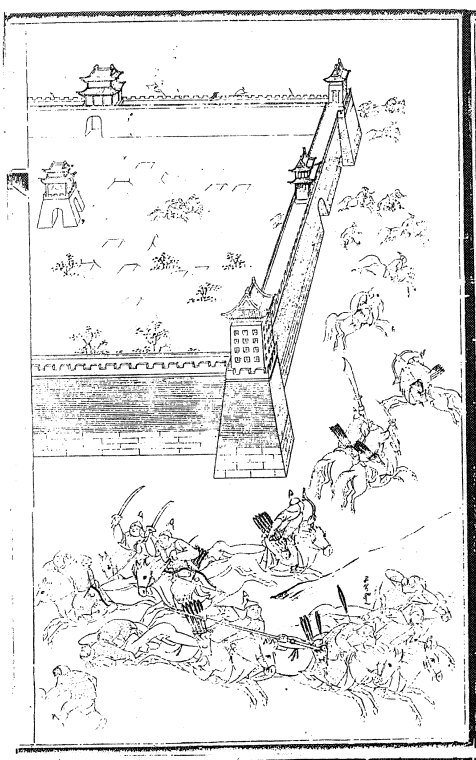
鹽犒勞夫役
數遂賞牛及
城者寧不勞
運木石而築
走尚且勞頓
曰爾輕身行
城處来　帝
晉對曰自築

步来耶博爾
是喘息想徒
曰自何来如
後至　帝問
副将博爾晉
可也時適有
而掠之最不
犒築城之夫





太祖克瀋陽



梯戰車順
將柵木雲
兵取瀋陽
大臣領大
自將諸王
十日　帝
○三月初

賢尤世功
總兵賀世
二更飛報
火哨探至
國沿臺舉
止是夜明
至南面而

月暈之北
西向東逆
白二氣自
夜行見青
至十一日
水陸並進
渾河而下

椿上覆泰
墊內插尖
城外有深
攻其東面
雲梯戰車
攻城兵布
日辰時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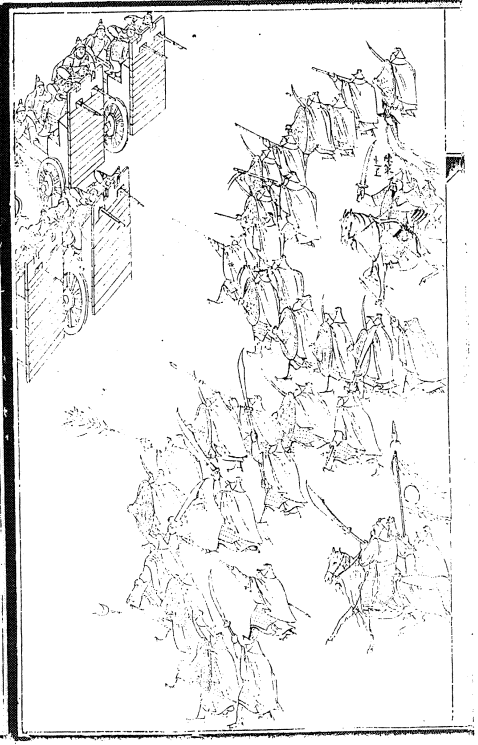
板為營次
東七里柵
大兵至城
二日辰時
於城上十
遂分兵布
二人大驚

城衛守甚
砲衆兵統
列戰車鎗
留砲眼排
墻一道間
內築攔馬
皆有尖椿

丈深二丈
二道濶五
城復有壕
樹柵木近
道於內邊
之又壕一
稍以土掩

兵幾盡
城遂拔殺
斬於陣其
陳桓等俱
段展同知
張綱知州
將夏國卿
尤世功叅

兵賀世賢
屍纍積總
城掩殺覆
兵俱敗遠
入其七萬
守我兵衝
亦登陴堅
嚴城上兵





太祖破陳策營

鎗大刀利
執竹杆長
二處安營
離城七里
渡河来援
瀋陽領兵
聞我兵至
将張名世

兵陳策叅
於黄山總
兵原立營
時四川步
率兵迎之
兵至　帝
渾河南有
哨探報曰

軍纔戰勝
帝見二
至即進戰
綿甲戰車
雅喇不待
之紅甲拜
車徐進擊

取綿甲戰
右固山兵
帝見之令
有綿甲
鐵甲之外
外有綿盔
剣鐵盔之

死於陣中
實爾泰戰
遊擊朗格
叅將布哈
有先進戰
世而我國

陳策張名
溺死陣斬
至渾河盡
其兵追殺
遂衝入敗
後兵助之
負未分令



大敗三總兵
四王



兵朱萬良
武靖營總
李秉誠守
集堡總兵
戰有守奉
我兵將往
以泥塗之
黍稭為障

壕安營用
車鎗砲掘
萬布置戰
有步兵一
五里外復
見渾河南
二營之衆
我兵既殲

四王營告
迎敵因至
怒親率兵
帝聞報大
鎗追之
隨後放鳥
走明國兵
之一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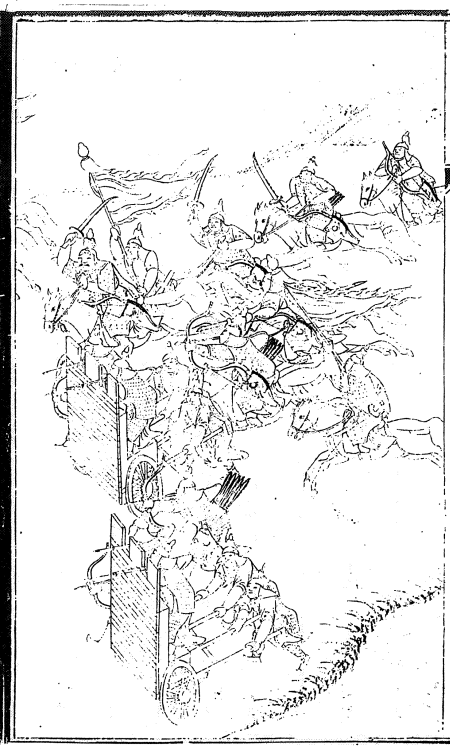
百健兵探
雅遜領二
前探滿洲
兵一千為
鋪安營遣
援至白塔
萬騎兵来
姜弼領三

布陣四王
總兵大兵
鋪又見三
殺至白塔
散奔北掩
其追兵四
率兵疾進
許之四王

誓
即收兵回
約三千餘
沿途死者
追四十里
亦續至同
吉至大王

敵　帝遂
願領兵前
須親往吾
曰父皇何
奔　帝前
馬領健騎
四王急上
之遂前進

時岳託台
走正追殺
能敵遂驚
三總兵不
百騎殺入
兵至即率
亦不待後



令衆將率
教場安營
於東門外
各領健卒
收兵諸王
巳暮　帝
兵殆盡天
大斗及衆



仲貴營
太祖破董

張名世張
仲貴衆將
殺副將董
入破其營
布戰車衝
河南步兵
帝復戰渾
天將暮

失銳氣嚴
風而走以
勝之軍望
故率吾常
寸磔汝何
有失罪應
軍中萬一
而殺人衆

因汝敗走
身之有目
兄依賴如
父
遂曰吾子
帝責雅
城内次日
大兵屯於

遼陽議定
長驅以取
大兵乘勢
大敗可率
已拔敵兵
臣曰瀋陽
聚諸王大
八日　帝

還國〇十
三軍令先
人畜分於
賞將所獲
日論功行
職屯兵五
定罪削其
加叱詈遂

旗蔽日漫
攻遼陽旌
敗令又来
陽援兵盡
兵已取瀋
曰滿洲大
守文武官

報遼陽城
探見之飛
營明國哨
逃走遂安
民俱棄城
虎皮驛軍
即前進至

禦甚嚴
兵四面守
於城上排
内列火器
塞其西閘

河水於壕
遂放太子
聞之大驚
下寨衆官
至虎皮驛
見其前後
山塞野不


大敗五總兵
四王

等率兵五
弼童仲魁
棠國柱姜
信佚世禄
總兵李懷
兵先往有
帝率左翼

外有兵
北武靖門
探報曰西
河未畢哨
東南角渡
時兵至城
十九日午

於城邊瞭
右翼兵駐
前進可領
往擊汝勿
吾已令兵
帝止之曰
欲進戰

辛隨至亦
領部下健
之左四王
兵擊其營
帝一見令
里布陣
萬出城五

奮力衝殺
助之四王
二黃旗兵
即令扈從
意行　帝
之四王堅
台吉往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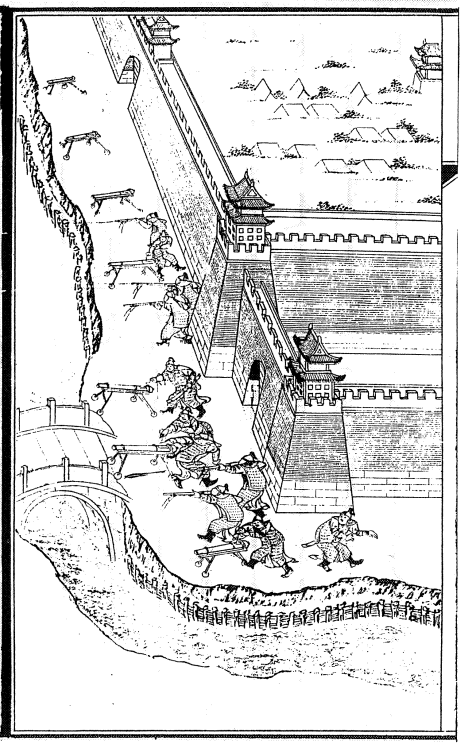
令阿濟格
進　帝又
可也遂前
山兵瞭望
二紅旗固
曰令後至
望之四王

有一營兵
山始回又
十里至鞍
勢追殺六
走四王乘
兵大潰而
相夾攻明

亦殺入兩
四固山兵
破其營左
四王殺入
放砲接戰
左明營兵
擊其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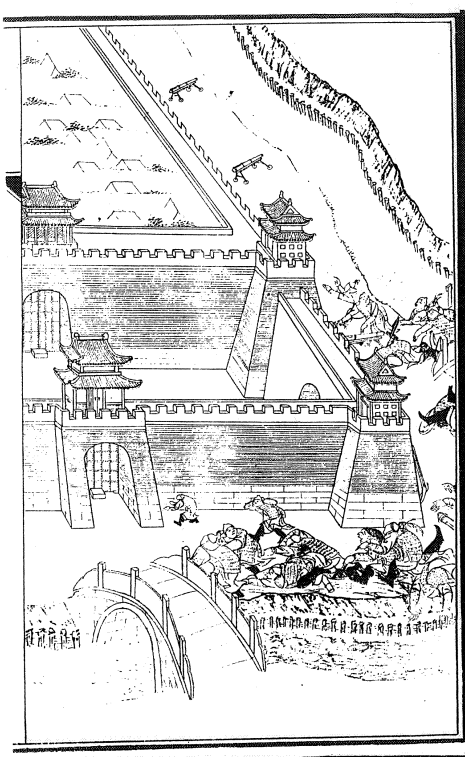
營
南七里安
晚回至城
乃收兵是
不可勝計

蹂踐積屍
人馬自相
爭入門者
旗兵擊退
也過二紅
即武靖門
從西門出





克遼陽
太祖率兵





三萬兵出東口明國又有運石壅其水令衆軍囊土城邊以防衛兵布戰車於率右四固山兵塞之親

口以右四固掘之東有水左四固山兵有閘口可令統城之水西王大臣曰觀時　帝諭諸

○二十日卯

甲軍排車進
既畢遂令綿
往水口壅塞
即令來人速
當進攻此門
急來告我吾
奪之若得之
曰橋可奪試

可得也　帝
掘若奪其橋
曰西閘口難
固山遣人來
發不已左四
鎗砲三層連
平夷門也列
門外安營即

兵亦敗投城
夾攻之其步
雅喇俱殺入
部下白甲拜
兵遂敗諸王
殺入明之騎
旗兵一千亦
殺入又二白

拜雅喇二百
不退有紅甲
進兩軍鏖戰
壕水呐喊而
出戰車外渡
鎗砲我兵遂
其營中連放
擊東門敵兵

其兵遂奪西
梯登城驅殺
勇衝突即樹
火礮我兵奮
火箭火砲擲
斷城上亦放
發矢聯綿不
於屋垣放砲

兵明營兵隱
分殺守壕之
亦奪西門橋
左四固山兵
壕水盡赤時
而死者滿積
勢驅殺溺水
而走我兵乘

兵以益登城
帝即撤攻城
登西城矣
報曰酉時已
四固山兵來
攻城北面左
葛填内壕正
壕之間運薪

下馬步行兩
時右固山兵
於城内而已
亂往來奔走
喪膽驚擾潰
官員軍民皆
兩角樓城中
城一面據其

殺時經略袁
一處沿城追
八固山合為
山兵亦登城
又敗右四固
復布車大戰
日黎明明兵
墜城而逃次

併軍民等多
棟戶部傅國
邢慎言胡嘉
牛維曜高出
旦有監軍道
我兵拒戰達
兵舉燈火興
處是夜城内

禦李廷幹等
全王宗盛備
武都司徐國
李尚義張繩
房承勳遊擊
善泰將王爲
良副將梁仲
縊總兵朱萬

軍崔儒秀自
子投井死監
何廷魁攜妻
而死分守道
遂縱火焚樓
戰見城被克
北鎮遠樓監
應泰在城東

高爵厚禄待
來叩見許以
已畢令張銓
畧衙門安撫
歲乃駐於經
夾道皆呼萬
城官民俯伏
大張鼓吹入

迎　帝午時
萬歲牌肩輿
香以黄紙書
闔城結綵焚
民皆薙髮降
張銓其餘官
中生擒御史
俱死於亂軍

夫欲死之人
人既不欲生
優待被擒之
戰而降理當
其言曰若不
不見　帝聞
照汗青矣終
吾之芳名留

之善事死則
生我固汝國
知一死而已
欲生我我惟
於後世汝雖
降順是遺臭
朝廷寵渥若
之銓曰吾受

生全我也雖誠是無非欲曰王之所教而不屈乎銓導耳何執迷故以此言開侯吾欲生汝叩見受封公

擒尚爾屈膝太宗皇帝所欽二帝為金曰昔宋之徽乃援古曉之之而不忍殺斬之四王憐豈能養耶宜

耳前者當事後日蒼生慮一時者蓋為之所以稍存生之理然吾期而已無復十日不死之我十日但遲

體統耶即留而失大國之吾豈肯屈膝統天下之尊當今皇帝一之小朝廷吾徽欽乃亂世死亦不忘但

吾若偷生併
死俱可保全
五子在家我
吾之母妻及
名於後世且
炭以成我今
和免生靈塗
我朝二國相

欲具本奏知
徒傷生耳故
雖與戰無益
吾觀滿洲兵
其幾千萬矣
靈塗炭不知
不諳時務生
將吏俱愚昧

定遠廒雲古
殷家庄平定
泊曽遲鎮西
丁家泊宋家
榆林十方寺
長營靜遠上
安長勝長勇
長寧長定長

河東勝長靜
其河東之三
之遼陽既下
服遂縊而痊
帝知其不
外無他願也
矣故一死之
宗祀亦覆絶

鄂州蓋州熊
山海州東昌
范河中固鞏
皮滿河鑑路
靖營平魯虎
春集穆家武
草河威寧營
鎮夷甜水站

站鳳凰鎮東
長甸鎮江湯
甸大甸永甸
新安新甸寬
洒馬吉嶷陽
遠靜安孤山
清陽鎮北威
城永寧鎮哀

克等四貝勒
漢實爾呼納
魯巴哈達爾
達爾漢巴圖
部卓禮克圖
古國喀爾喀
〇十九日蒙
民俱薙髮降

七十餘城官
台吔等大小
骨島岫巖青
紅嘴歸服黃
鹽場望海堝
古石河金州
州永寧監寨
岳五十寨復

二十一日遣侯擾之故○

持書歸責其

十四留六人

帝命斬其二

十人以獻

甚多生擒三

驅殺獲牛馬

城中遂出城

遊牧蒙古在

時有滿洲之

取瀋陽財粟

破之餘來竊

拔瀋陽乘殘

騎聞大兵已

部下二千餘

帝聚諸王大

勿我怨矣

而不還異日

已附之遼民

職汝若納我

降官俱復原

雜髮歸降其

遼東官民已

可盡反之今

濟江而竄者

不然有遼人

助明國則已

鮮國王如仍

汗致書於朝

曰滿洲國

朝鮮國王書

征討且此處國後必復煩之疆土而還有実棄所得山谷不為我民必逃散於守凡城堡之遼陽必復固

我兵一還則對　帝曰若臣俱以還國國耶諸王大耶抑仍還本可遷居於此乃天賜我者臣議曰遼陽

事　帝論拔二員委之以擊八員都司其原職設遊職閑住者復中官民查削日釋遼陽獄子〇二十四

人迎后妃皇然議定遂遣對曰此言誠之諸王大臣興我即宜居壤要地天既蒙古三國接乃明國朝鮮

盆河浮橋二台
撫人民併閱三
將領兵一千安
桑古台吉率八
子德格類姪齋
二十九日命皇
臣及將士居之
帝與諸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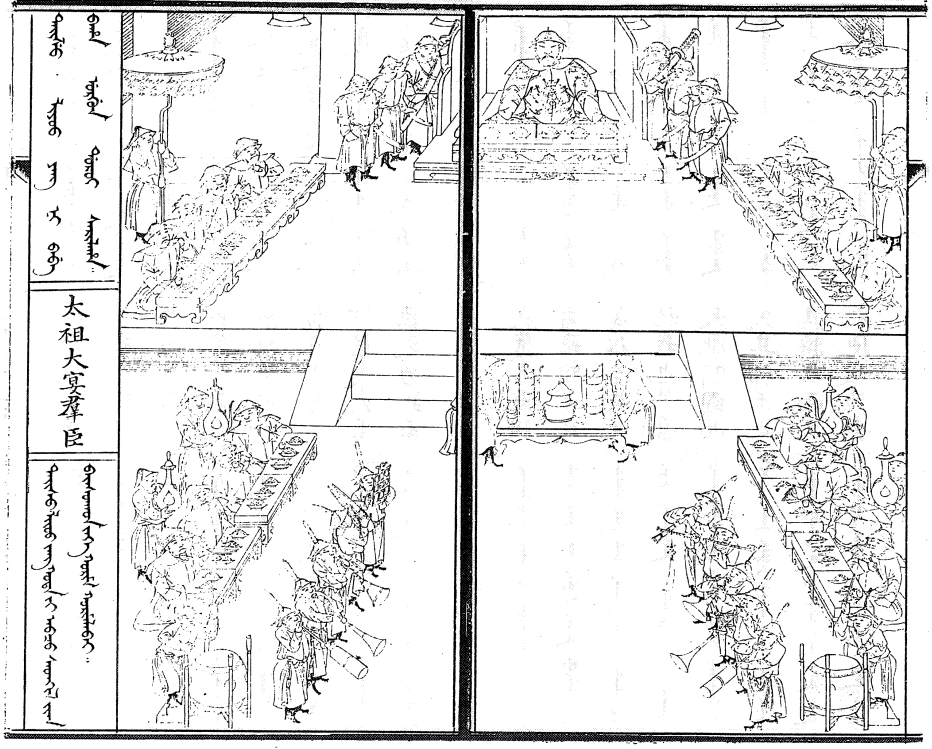
北城其南城則
移遼陽官民於
及士卒等有差
總兵以下官員
庫銀布帛重賞
因得遼東又發
戰之功行賞畢
城破敵將士攻

舟楫遂安撫人
彼已拆毀亦無
之人來曰其橋
視三盆河浮橋
於城上次日遣
公厪三軍俱屯
城二台吉宿於
室傳令畢遂入

城而宿勿入民
刼奪財物可登
不許擾害居民
嚮傳令曰軍士
迎之二台吉攬
張鼓樂以肩輿
城中官民富戶
吉領兵至海州

哀痛三次而回
日　帝臨其墓
上將當祭奠之
宗妹妻之陞為
累立功勳故以
往往爭先破敵
戎行奮其勇力
年六十歲起於

總兵額亦都卒
日左固山一等
姓○六月十四
安撫各城堡百
悉至於是下詔
王及諸臣眷屬
初五日后妃諸
民而回○四月



太祖大宴羣臣

而侵奪尺寸
反虐害小邦
衆不知自足
歷帝土廣民
曰明國之萬
臣謝恩　帝
賜衣一襲羣
賜之宴畢各

庖行酒各親
坐席間以金
上分左右序
以下備禦以
宴羣臣總兵
因得遼東大
日　帝陞殿
〇七月初三

巳〇二十日
心之嘉悦而
勞以此表吾
爾等攻戰之
酬功哉但念
物耳豈足以
酒襲衣乃微
臣之力此盃

庇護亦爾諸
者雖賴上天
等得至於此
祐我也然吾
天厭明國而
失其疆土此
其將士而又
之地故致喪

執守堡官陳山二堡民亦龍其湯站險人叛投毛文并從者六十其子佟豐年擊佟養真殺亂執城守遊皆潰良策乘城中人聞之喊詐言敵來令堡外民吶大將毛文龍通於明海島良策與民潛鎮江中軍陳

送其二子一萬贖齋賽喀部以牲畜初九日喀爾復州〇八月移金州民於王領兵二千地命大王三

海居民於內千遷鎮江沿等官領兵三齊總兵副參王率扎爾固之命四王二以叛　帝聞九階李世科

二王領兵五
月十八日命
為妃○十一
之女與大王
餞別將所質
十里外設宴
王送齋賽至
副十五日諸

馬一匹甲百
并弓矢雕鞍
靴帽玲瓏帶
猞猁裘各一領
賜貂裘捨狸
令齋賽誓之
用白馬祭天
女為質　帝

帝陞殿二
并牲畜來歸
百四十五戶
台吉率民六
台吉斧果爾
内古爾布什
古喀爾喀部
免乃還○蒙

文龍僅以身
兵一千五百
擊劉姓者及
朝鮮境斬遊
鎮江連夜入
毛文龍兵至
朝鮮地攻勦
千渡鎮江入

兩雕鞍一副
十兩銀五百
布五百疋金
段三十五疋
蟒段六疋紬
領蟒衣九件
邊青鼠裘三
獺裘二領鑲
裘五領鑲邊
一領鑲邊貂
裘二領狐裘
虎裘二領貉
狸猻裘二領
貂裘三領猞
設大宴各賜
台吉拜見畢

授為總兵其
録共二牛録
並蒙古一牛
牛録三百人
圖給滿洲一
名青卓禮克
古爾布什賜
古圖公主妻

物皆備以聽
田凡應用之
奴僕牛馬房
全盔甲十副
八副弓矢俱
一副又撒袋
副鍍金撒袋
沙魚皮鞘七

巴格還
於是遂放
爾桑來質
勒子鄂齊
送巴格貝

月扎魯特
命七年正
○壬戌天
授為總兵
女妻之亦
哩都濟呼
宗弟濟伯
莽果爾以



西平堡
太祖兵克



陣殺劉渠太祖大兵



沙進等統故稱額駙之妹妻之哩都濟呼宗弟濟伯孫帝以國萬汗之巴海哈達海額駙蘇津及蘇巴貝和齊沙宗弟鐸弼取廣寧留王大臣征帝率諸

〇十八日

之二十一
兵至遂圍
止申時大
西平堡乃
十里外至
卒追殺二
走前哨健
可當遂追

兵見勢不
遼河防河
營辰時至
日寅時起
昌堡二十
次日宿東
即日起行
兵守遼陽

成列明總
迎之尚未
兵至我兵
寧城東有
來報曰廣
收兵哨卒
殲之尚未
兵一萬俱

下一貴及
潰午時乃
四面兵皆
雲梯攻之
時布戰車
貴不降辰
副將羅一
日招城守

不能支遂
明國兵勢
分投殺入
暇布陣即
我兵亦不
乘機急戰
領兵三萬
李茂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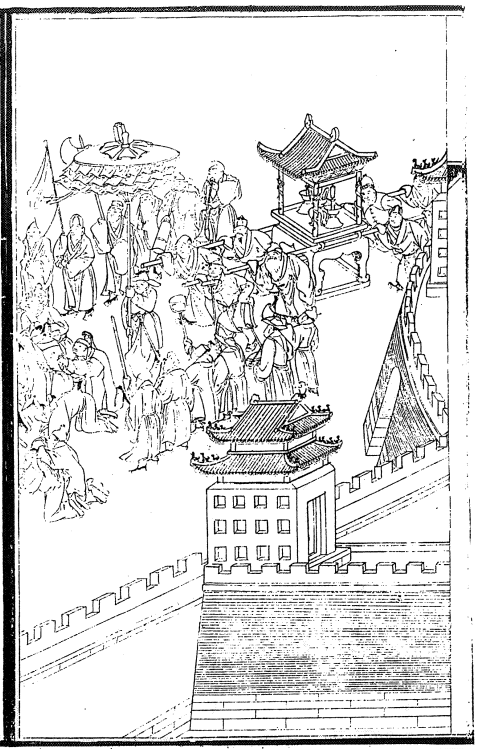
擊羅萬言
祖大壽遊
鶴麻承宗
恭將黑雲
徵鮑承先
誠副將劉
秉忠李秉
兵劉渠祁

駐西平堡
帝收兵回
天已暮
言適去時
大壽羅萬
鮑承先祖
惟李秉誠

全軍覆沒
副恭等官
祁秉忠及
兵官劉渠
平洋橋總
五十里至
乘勝追殺
潰走我兵



出城納降
廣寧官生



進等把守城
國志守備黃
總郎紹貞陸
擊孫得功千
驛自縊有遊
佐走至杏山
分巡道高邦
山海關而逃

出等棄城向
孚監軍道高
與通判萬有
聞之大驚遂
王化貞二人
熊廷弼巡撫
廣寧報經略
明之敗兵入

兵起行赴廣
二十三日大
畜散與三軍
賞畢其餘人
人畜論功行
日將所得之
信牌而去是
賞以銀兩給

請降　帝亦
中軍王志高
禦朱世勳差
日西興堡備
而去二十二
銀兩給信牌
降　帝賞以
門遣七人請

降賜旗而去
將劉世勳來
日鎮靜堡參
二面二十四
帝賜信牌
堡千總來降
而去又正安
馬并旗一杆

以所乘之鞍
門矣　帝賜
吾等已禁城
二人來降曰
秀才郭肇基
之石天柱及
投明為千總
寧有我國人

榮朱世勲錦
龍西興堡備
橋守堡関雲
投降其平洋
遊擊羅萬言
潛逃入山之
巡撫公廨有
時入城駐於

叩首迎謁未
龍亭用鼓樂
執旗張蓋擡
香官生居民
城内各家焚
外望昌崗處
寧城東三里
大兵行至廣

維翰鎮靜
安守堡鄭
徐鎮靜鎮
鎮遠守堡
守堡李詩
盡忠鎮寧
山守堡崔
黄宗魯團

屯衛備禦
堡鄭登右
延錦安守
遊擊何世
漸大凌河
守堡俞鴻
尚智鐵場
州中軍陳

河松山杏
山驛小凌
陽驛十三
壯鎮堡間
龍王有功
式章李維
司金勵劉
鎮武堡都

堡王國奉
印大康守
堡遊擊閻
元勳大清
邊守堡周
滅國祚鎮
世勳守堡
堡忝將劉

民降
各領所屬
餘城之官
山共四十
福大興盤

勝大鎮大
定大茂大
平大安大
靜大寧大
安鎮夷大
安錦昌中
威家堡正
山撣馬嶺



克義州
大王褚英四王

至設慶賀之宴
起行十四日乃
十一日自遼陽
接后妃等二月
回至廣寧遣官
殺兵三千大兵
門不服遂克城
移其民城中閒

王領兵至義州
錦州命大王四
至中左所復回
房屋而走大兵
盡焚沿路屯堡
海闊時熊廷弼
乃移兵欲進山
帝駐兵十日

陞殿賜宴畢乃
牲畜歸附 帝
民三千餘戶並
吉共率所屬軍
喀爾喀等部台
等十七貝勒并
靈實爾呼納克
彥岱伊林齊特
齊奇卜塔爾布
爾濟固祿綽爾
噶爾瑪昂坤多
賴窓賽拜音岱
木吹爾扎勒達
勒哲依圖索諾
魯特部明安諤
十六日蒙古兀

賊欺僞之行
珠念佛而盜
蒙古人持素
風俗如此爾
顧蓋因吾國
皇天所以眷
物必還其主
道不拾遺拾

頑暴亂是以
賊詐僞無兇
之不貸無盜
遺横逆者懲
能者舉之不
信持法度賢
之風俗主忠
諭之曰吾國

賜以貂鼠猞
畢列等授職
國法治之諭
惡不悛即以
善之念若舊
之切毋萌不
能者亦撫育
優待之無才
有才德者固
有來降之功
今既歸我俱
殃及於國矣
變亂為害而
諸貝勒之心
天不祐使汝
不息是以上
帶所降之官
陽將河西一
廣寧駕還遼
諸王統兵守
七日　帝命
戶並來歸十
有一千二百
喀五部落民
給之○喀爾
用之物俱賞
馬糧粟凡所
房田奴婢牛
段布疋銀器
蟒衣金銀紬
皮虎皮等裘
狸猞猁狐狸貉

恐倚強自恣
人一為國君
人為之此等
毋令強梁之
我而為君者
承　帝曰繼
福祉何以永
底定所錫之

之規模何以
曰上天所予
固山王等問
月初三日八
民歸降○三
鮑承先亦隨
時西平敗將
民移於河東

立之時如不
者立之倘擇
可更擇有德
納諫不遵道
我之位若不
受諫者可繼
中有才德能
等八固山王

可無失矣爾
幾同心幹國
固山之王庶
八人可為八
之智慮耶爾
見能及衆人
且一人之識
獲罪於天也

賢者易之易
當選子弟中
但緘默坐視
贊他人之能
無能又不能
發明之如已
當會其意而
國家者七王

所言有益於
王有得於心
國政時或一
至於八王理
難任彼意也
此不善之人
有難色者似
心悅誠服而

將遼東地方
曰皇天見祐
諸王大臣議
是月　帝集
二人至君前
讒佞不可一
事舉賢良退
議國政商國

衆人畢集共
若面君時當
衆不可私往
適當告知於
或有故而他
彼意也八王
色亦不可任
置時如有難

棄所居之房
已得之城郭
臣諫曰若舍
慮矣諸王大
前驅而無後
守庶得坦然
城郭派兵堅
之憂必另築

國難免內顧
釋此而征明
國俱未服若
北有蒙古二
南有朝鮮西
多年傾圮東
遼陽城大且
付與我等煞

帝言遂於城
臣俱敬服
可也諸王大
屋各自建之
築城至於房
成可令降民
大事何由而
勞為勞前途

若以一時之
惟遠大是圖
一時之勞我
中止汝等惜
征明國豈容
乎　帝曰既
立毋乃勞民
屋而更為建



桑與之俱歸
質子鄂齊爾
帝悅遂釋其
復來朝見
是已期年矣
巴格貝勒至
前遣歸蒙古
命八年正月

歲○癸亥天
辛年六十四
科羅巴圖魯
月大臣碩翁
曰東京○七
居之名其城
河邊築城遷
東五里太子

知一也大凡
所諍即奏上
為非如不從
論非者即以
臣當共持公
於辭色八大
任其非而形
之非不肯自

論孰於一已
而俱持以公
事不分人已
其心孰能於
輔之以觀察
王設八大臣
諭曰八固山
○初七日傳

戰用何器有
凡攻用何具
負當深計之
何以勝何以
凡行軍之事
以下為將者
之二也總兵
堪任事即退

則曰此人不
不堪任事者
政即舉之有
此人可使從
輔政者則曰
為籌畫有堪
何以敗當深
國事何以成

心寧不愉快
臣僚有益此
有益所設之
所生之子孫
理咸宜則吾
能於國事經
無以懲惡果
肖者不錯則

無以勸善不
蓋賢不舉則
曰不能三也
有不能者即
曰可治軍旅
堪軍旅者則
預備之有才
利於用者當

僕牛馬等物帛及房田奴獐裘金銀布賜貂裘猞猁列等授職仍百戶來歸皆處蒙古共五民牲畜並各

各率所屬軍達賴台吉等博和塔布囊古塔布囊鄂諾木台吉莽希卜台吉索部之拉巴實乎喀爾喀五



古岳託大破昂安阿巴泰德格類齋桑

地渡遼河縱兵
二日方曙過羅
連夜疾行二十
之至二十一日
領兵三千往討
台吉岳託台吉
類台吉齋桑古
巴泰台吉德格

月十四日命阿
帝怒之於四
於路奪其牲畜
使者屢被截殺
之又遣往蒙古
使者與葉赫殺
安貝勒執滿洲

○初扎魯特昂

昂安避下馬之
餘騎勒馬而立
馬佌穆布領十
領三十餘騎下
希禪博爾晉轄
乘牛車而奔雅
子併二十餘人
攻之昂安率妻

轄至昂安居處
雅希禪博爾晉
百里乃與恭將
安所屬遂略地
爾格勒地為昂
兵五十先至額
兵佌穆布領精
急趨有前鋒總

城迎之至四十
初六日　帝出
昂安孫也五月
鍾嫩貝勒之子
吉妻子而回乃
畜及擒桑圖台
其妻子軍民牲
者於一處盡獲

昂安父子併從
死我兵衝入殺
遂墜馬傷重而
刺中岱穆布口
下一人舉小鎗
先射之昂安部
岱穆布迎戰當
兵直衝岱穆布

雨止也俟其散
散猶如雲收而
部合則成兵其
合則致雨蒙古
國猶此雲然雲
　帝曰蒙古之
各官是日天雨
其餘列等以賜

先賞出征將士
日將所得人畜
乃設宴勞之次
征王大臣叩見
天畢陞帳其出
旗八桿吹螺拜
見因克敵乃豎
里古城堡南相

圖爾即於血戰
者　汗曾云桑
有故還意乎襲
恕鑒臣微衷或
俘獲以　汗明
得脱妻子俱成
兵下臨惟孤身
罪誠有之今大
無罪故父在日
明汗臣自來
書奏於主衆國
書哀懇曰桑圖
民既被擒乃致
桑圖因妻子軍
言畢乃還〇時
時吾當亟取之

台吉至六十
古台吉杜度
上命齎桑
貝勒送女來
沁部孔果爾
曰蒙古科爾
俱歸〇十七
其妻子與之
來叩見即還
無恙桑圖遂
曾戮辱俱存
告以妻子不
帝於是遣使
遣一使來
若果垂憐望
中慎毋懼怯

善者誅惡以
善以感發其
體之莫若舉
然天心何以
可不體天心
制禮作樂豈
天作之君凡
公主訓之曰

格福金及衆
召御妹阿吉
帝御八角殿
月初九日
吉為妃○六
與阿濟格台
城復設大宴
里外宴迎入

蓋因不背同
共殁於陣者
子披堅執銳
敗綱常乎男
豈肯縱怨以
苟犯吾法吾
法爾等婦女
王尚不令枉

耳即執政諸
常法所不容
因其紊亂綱
有怨哉不過
責者豈於我
中亦有被賊
如我國諸王
懲創其惡者

賴日光而生
魄如萬物俱
其惡甚於魄
勢凌逼其夫
乎若爾等倘
令受制於汝
匹配之也豈
才論其功而

臣者原酌其
汝等妻諸大
吾之所以將
事成何婦道
法行背理之
居家婦女違
身殉國耳爾
心之盟故以

貝勒來附是
也兀魯特部
而更求其逸
更求其榮逸
之來歸榮而
無所約束今
原任意獨行
喀爾喀貝勒

帝諭諸王曰
汝毋阻我
倘犯事之後
不預訓諸女
御妹曰姑若
分可也又謂
之光各安其
爾等當依我

故妻以女豈
念汝等遠附
女為畏朕原
女者勿以吾
立家而娶吾
在我國結婚
爾等降王凡
地可也又曰

之死令還其
有當誅無致
王視之倘罪
當以八固山
等凡有罪過
歸也此降王
故慕我而來
因其君不仁

有不賢而不
別女妻焉或
即廢之另以
之罪不至死
罪當誅則誅
論即告朕知
汝等毋輿較
似此不賢者

人若吾女有
而虐害其國
者多侮其夫
妻左右近臣
諸貝勒以女
聞喀爾喀部
吾女乎吾當
令汝受制於

子誠為有益者吾視之如盡心以為國職夙夜匪懈者果恪守乃上凡有官職以下備禦以日諭曰總兵之〇二十八隱衷當盡告毋自諱各有艱苦之情切予之過凡有不責其非是之過告之而告朕是汝等

者乎國治則惡國有不治者不敢於為加察訪則惡之爾等若嚴逆者當細察盜賊詐偽橫國中其逃叛并各國雜處令漢人蒙古宜竭力為國益耶爾等各之如子竟何慢天職則視佚之心而怠若懷寢惰安

〇十月二十
何以為報耶
養之恩更將
供職則吾禄
等不敬謹以
既得之而汝
創業最難今
等竟何益哉

不安養養汝
國亂則吾心
發而為國亂
查之惡者竊
安佚而不稽
益也若俱耽
養養汝等之
吾心安方見

來叩見求婚
台吉先諸部
子恩格德爾
圖魯貝勒之
部達爾漢巴
爾喀巴約特
之賦〇初喀
于賜以大臣

附　帝養為
古人也因來
扈爾漢雅爾
爾漢轄原名
臨痛哭之辽
十八　帝親
漢轄辛年四
日大臣達爾

其父而以我
格德爾遠離
天垂祐使恩
與之誓曰皇
意欲厚待之
京　帝嘉其
請命求往東
來欲率部衆

月與郡主同
天命九年正
地至是甲子
妻之往送其
女遜戴郡主
巴圖魯貝勒
御弟達爾漢
帝嘉之將

吉德格類台
王阿巴泰台
二王三王四
吾子孫大王
天自保祐俾
恩撫無間則
合之子壻而
身吾於天作

不祐殃及吾
待之則穹蒼
依歸若不厚
而以我國為
兄棄其故土
之弟兄為弟
親弟兄以妻
為父遠離其

汗之喜怒
回本國不以
忘其厚恩思
汗撫育若
誓曰蒙恩父
恩格德爾亦
長永享榮昌
吉等命得延

恩格德爾台
哈廣台吉及
碩託台吉薩
吉岳託台吉
台吉杜度台
台吉阿濟格
吉濟爾哈朗
吉齋桑古台

其餘一切過
惟篡逆不赦
爾後若有罪
文曰恩格德
爾暨郡主其
誥賜恩格德
畢　上以制
永享榮昌誓

世食　汗禄
眷顧俾子孫
共意則皇天
其身若同心
宥不祐殃及
懷二心者穹
故國兄弟而
為好惡猶念

不溺愛以曲
女雖至死必
惟汝是庇吾
而不得舒吾
受吾女之制
女也爾心或
有何事告吾
或有之諒爾

而慢其夫者
女或恃父母
賴吾女然吾
至此爾則倚
於汝今移居
吾女固仰望
但昔居汝國
犯俱不加罪

之恩格德爾
張義站大宴
出東京迎至
部衆田　帝
王即奉命移
部下人民諸
弟莽果爾代
恩格德爾并

吉領兵往移
朗杜度等台
桑古濟爾哈
託阿濟格齋
并阿巴泰岳
王三王四王
日命大王二
庶之也初六



庫爾禪布福
遂遣巴克什
之而已帝
也惟汗籌
何以為我謀
必來征伐將
與大國同謀
喀部知吾等

爾汗及喀爾
命者但察哈
等莫有敢違
之自汗吾
持其大事裁
不欣服然主
聞汗諭莫
嫩江台吉等

察哈爾餽贈
後滿洲若為
合意既盟之
天地願同心
以盟言昭告
欺凌之憤故
因有察哈爾
科爾沁二國

而誓曰滿洲
各一碗焚香
骨血土酒肉
宰牛馬置白
台吉等會盟
俄青蒙果各
都齊達爾漢
往與鄂巴阿

血出土埋而
殃亦如骨暴
不祐降以災
之和者宵蕆
洲知而先與
巧計不令滿
贈所誘中其
為察哈爾餽

死若科爾沁
血出土埋而
殃如此骨暴
不祐降以災
之和者宵蕆
沁知而先與
計不令科爾
所誘中其巧

台吉岳託台
格台吉杜度
朗台吉阿濟
台吉濟爾哈
台吉齋桑古
台吉德格類
四王阿巴泰
五二王三王

来　帝命大
科爾沁使者
爾禪希福與
榮昌誓單庫
孫萬禩永享
壽得延長子
則天地祐之
死果能踐盟

諸陵前用太
妣及　皇后
至　皇祖考
陵三人承命
處 四名移先
名赫圖阿拉
呼蘭哈達山
和齊往祖居

鐸弼旺善貝
月內命宗弟
而焚之○四
同前立誓書
烏牛對來使
等亦宰白馬
薩哈廉台吉
吉碩託台吉

祭奠沿途無
紅逐日宰牛
篇古之子用
奇皇叔塔察
宗弟祜爾哈
魯青巴圖魯
達爾漢巴圖
巴圖魯皇弟

皇伯父禮敦
皇后用黃其
紅幙中宮
皇祖考用
紅各有其等
以行幙分黃
諸靈櫬肩輿
宰祭畢乃移

四里崗上建
東京城東北
靈遍乃起至
考及　皇后
旁倭　皇祖
士俱俯伏道
帝暨諸王軍
以奪其地

吶喊斬草人
漢人形放砲
亭命東草為
里迎至接官
出東京二十
令衆軍披掛
率諸王大臣
問將至　帝

也祝畢再拜
寃中黙祐可
達天地神祇
地乞祖父上
葬於所獲之
陽今迎先靈
遂得廣寧遼
復祖父之仇

吾征明國以
前跪奠祝曰
詣　祖考靈
以祭諸靈躬
焚金銀紙張
儀宰牛羊多
之乃盛陳祭
立寢殿奉安

其兵無一人之追殺三日爾東安擊破滿洲守將蘇輝發地時有洲東界所屬長白山寇滿順鴨緑江越

擊三員領兵毛文龍令遊○五月明國亦同移於此圖圖們靈槻皇子阿爾哈衮代皇后及而起其繼要

不遺一人以創業諸臣何大慟曰佐吾帝於宮中后等往弔之六十四命皇何和里卒年額駙總兵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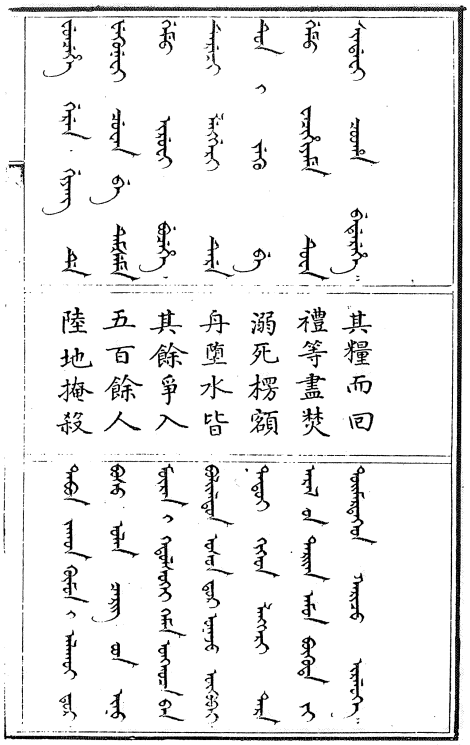
八月初十日台吉為妃○皇子多爾衮帝設宴與台吉送女來部桑噶爾寨八日科爾沁得脱○二十

江入島收穫
告曰書則渡
一諜者詰之
之於途中獲
兵一千往襲
將事武善領
山遊擊副
禮鍊紅旗固

山副將楞額
命正白旗固
入島中屯田
城西鴨緑江
渡朝鮮義州
聞毛文龍兵
○是月　帝
送我之終也

楞額禮等於
俱拋戈潰走
國將士大驚
突至其島明
禮即渡夾江
砲傳烽楞額
偵探未及舉
兵前進明之

已渡江遂縱
天明料明兵
進遂隱伏至
於山僻處前
遲夜領兵潛
西岸楞額禮
江宿於義州
夜則斂兵過



其糧而回
禮等盡焚
溺死撈額
舟墮水皆
其餘爭入
五百餘人
陸地掩殺

帝謂諸王
切應用之物
財帛衣服一
奴房田牛馬
之職仍給妻
職韓義備禦
韓潤遊擊之
來歸　帝賜

與姪義脱走
之明廩于潤
軍執二人殺
李國部下中
領兵入城有
城而走二人
等所敗遂棄
迎戰為明廩

京國王遣兵
篡起兵攻王
兵官李國謀
韓明廩與總
義來降潤父
鮮國韓潤韓
十年正月朝
○乙丑天命

令人請二兄
亦不可廢遂
然愛敬之禮
有何益哉雖
夫與我為難
母等皆搆其
及葉赫國岳
皇后之母也

滿泰貝勒妻
烏拉國岳母
稗益我也又
我之憂毫無
昔日惟知貽
星阿二兄者
有拜珠扈祐
曰吾宗室中

酌酒令人奉
宴　帝跪而
行婦禮畢設
后妃三人亦
下鋪氈而坐
媛回至東榻
二兄後拜四
家人禮先拜

座賀正旦行
延二兄於上
人妻入中宮
齎錦台什二
及葉赫國布
住貝勒妻也
皇后之姊長
并岳母皇姨

貝勒子武克
科爾沁寧桑
而回〇二月
殺其兵毀城
六千克之盡
命三王領兵
正月十四日
城駐兵乃於

至旅順口葬
一萬由海上
聞明國遣兵
衣送還　帝
賜二兄補服
勸飲宴畢仍
遥跪令宮婢
之后妃等亦

三月　帝聚
等物令之還
帛盔甲銀器
金銀蟒段布
之賜以人口
送婚遂優待
禮成配因其
城復設宴以

十里大宴入
后妃等出迎
帝與諸王及
宴之將至
至瀋陽北岡
為妃四王迎
妹來與四王
羞台吉送其

且近北征蒙
渡遼河路直
國從都爾弼
之處西征明
陽四通八達
帝不允曰瀋
不堪苦矣
力役繁興民

恐食用不足
備令欲遷移
民之居室未
築宫廨方成
曰東京城新
諸王大臣諫
欲遷都瀋陽
諸王大臣議

等何故不從
故欲遷都汝
吾籌慮已定
亦可捕取矣
且河中水族
獵山近獸多
勝用出遊打
下材木不可

伐木順流而
護河上流處
河於蘇克素
通蘇克素護
進瀋陽渾河
自清河路可
至南征朝鮮
古二三日可

至是聞其俘討瓦爾喀部兵一千五百瑚徹爾格領善副將達珠上命宗弟旺而至○初三百三十人

招瓦爾喀部納塔裕三人喀爾達富喀日有前遣去至瀋陽○是皮驛初四日出東京駐虎乃於初三日

首　帝與三處俱利遂叩洪福所到之對曰仗　汗俱利否旺善曰爾等所向軍叩見　帝旺善等率衆

八隻祭旗畢羅會之宰牛日至穆瑚覺必音行獵四城初三日至月初二日出而迎之於四獲甚衆乃收

二十三日
名銀五兩○
從征平士每
珠瑚徹爾格
城賞旺善達
勞之未時入
四百席大宴
酒四百埕設

宰牛羊四十
瀋陽北岡復
四十三日至
及降民等而
百餘獲三軍
併所獲之獸
以酒二百埕
臣抱見畢乃

下事上務以
至於上待下
順覩愛方可
弟者亦宜承
其子弟為子
居恒當和洽
其為長上者
道不可違也

世守孝弟之
後代子孫當
未之有也吾
犯上作亂者
也孝弟而好
語云其為人
諸王訓之曰
帝設大宴聚

汝等毋負朕指示者此耳和好吾之所當聚宴以聯薄少飲食亦得所之時雖卑幼者必無卑幼過嚴則

室而居若遇處一城如同別俗殊令共漢人蒙古國我滿洲原與虛假之念且敬之慎勿懷貞心實意愛

守耀州總兵壁墻驚走有其兵酸人遂首登墻截殺內豎車輛為遶圖二人妻執刀與納岱青加努妻先

未及准備有越墻時屯中至官屯方欲州南蓊麥衛可兵夜入耀明毛文龍三月二十七日言可也○六

耀州重修其
實等率兵守
爾岱茂海光
命屯布嚕阿
國中〇八月
自此播揚於
重賞之其名
帛牛馬列等

總之職以金
職遊園妻千
人妻備禦之
加努納岱二
乃宣至賜青
帝聞而奇之
盡迹殺之
揚古利領兵

所獲馬匹列
隻祭旗畢將
十里宰牛八
功　帝出迎
屯布嚕等獻
甲器械無算
馬七百匹盔
死者甚衆獲

河上人馬溺
將追殺直抵
來攻守城諸
宮渡河夜半
處兵自天妃
寧遠山海二
修城將半有
城四人奉命

出征諸將並之迎至渾河而來　帝聞部招五百户海南瑚爾哈兵二千討東通貴尼堪領塞紅克衷諾

德衛齊扎努博爾晉轄備代管副將事○初命遊擊匹散與衆軍一面其餘馬將各賜銀牌等賞破敵諸

於　帝曰向乃遣使馳書汗興兵來侵哈爾國林丹沁鄂巴聞察初九日科爾大宴而回○帝出城迎之

二千而來察部時獲人東海北卦勒二人領兵討謨啓水達尼還○初命雅見單大宴乃招來頭目叩

告不意汗兵之確實往年欲探其興夾攻我自去結草未枯來五日乘河未兵於九月十會林丹汗舉爾與北阿祿今聞南察哈必互相救援一遇有敵兵結盟願合為對天地歃血宰白馬烏牛者我二國曾

已其齋賽巴巴林二人而者洪巴圖魯我合吾所恃刈其禾欲與洪巴圖魯急不能盡知獨部貝勒中吾乞助千人五其砲手火器惟汗裁之實助兵多寡令聞舉兵已馬先來告我伊沙穆乘二已預聞急遣

凡國皆天所寡惟在乎天蓋兵不在衆不必過慮也寡吾皆應之用兵或多或巴洪台吉汝書咨之曰鄂

帝覽畢遂修在　汗也後其睿算惟而來乘虛襲意彼若速兵加兵於我之有附察哈爾哈達爾漢皆

薩克圖汗昔圖們扎自無虞矣敢復侵汝難取亦不而退彼知危即不敗走彼國且

若折兵敗能拔必退城上彼不郭守禦於當堅備城豈容之但衆害寡天立者也以

於走也慎敵欲其便人必是怯出戰者此兵寡而欲負難必有軍交戰勝敢侵凡兩以後無復不勝而回人與之戰甲僅五十兵五百帶發時糧發也曾征糧林丹之祖

屢屢來侵和好至今扎薩克圖曾與圖們沁貝勒等昔汝科爾而圖無事欲與之和者也汝設誠為英勇以致勝者乘機一戰不扳而退伺其攻城據城待戰勿從之若

國所恃惟
因我等諸
得安居哉
豈令我等
城郭蒙古
滿洲尚無
葉赫哈達
烏拉糾殘

明國朝鮮
遂能已耶
曰無罪彼
意侵汝即
事彼果有
和以圖無
之有即與
汝等何罪



張青鼠皮
領貂皮百
狸猻裘二
刀二口猞
甲十二副
金帶二束
四件玲瓏
帝賜蟒衣

沁來謁
稜從科爾
扎爾布色
是忒青子
洪台吉至
叛歸鄂巴
瑪武爾占
達達噶爾

與之戰殺
身無甲冑
中滿洲人
襲其屯屯
兵三百夜
龍文龍遣
人通毛文
謀叛密以

張屯漢人
海州所屬
甘泉舖南
令之回○
段帛等物
厚賜銀器
皮二張又
千張海獺

飲中得何酒之人於來曾聞飲諭之曰自者遂降吉民有嗜酒　帝因臣

○十七日

百七十人追之殺兵聲即領兵爾坤聞砲將齊沙武防海州遣遂敗走時其四人敵

死或仆於酒成疾而而死或縱鬼魅所壓而死或為折其頸項傷其手足之或墜馬

其身者有人反自害鬬以刀傷者與人爭有耶飲酒是裨益者增何藝如物於飲中

夫酒與食
餚飢可食
炊粟可食
不能飽也
飢時飲酒
聞之矣況
無益吾嘗
似此種種

業者有之
消落其家
敗其器具
酒力而毀
兄弟或恃
罪於父母
衣冠或得
途路而失

夫惡奴僕
妻飲而為
而為妻憎
至於夫飲
罪於君上
德更且見
者飲之敗
之喪身賢

也愚者飲
傷人之酒
者而飲此
食其飽人
飽人何不
傷人食能
所造酒能
同是五穀

拜巴布泰
子阿拜塔
歟○初命
德可勿戒
之口必敗
吉酒美人
聽必壞道
言聳人之
利於行佞
忠言逆耳
口利於病
云良藥苦
之賢者有
何美哉古
已飲酒有
因之而逃

舉兵來侵
曰林丹汗
五使告急
洪台吉遣
五日鄂巴
十一月初
宴而回○
城迎之大
至帝出
初四日乃
五百十月
其衆一千
路進兵停
爾哈部二
征東海瑚
領兵一千

爾哈朗阿
阿巴泰濟
三王四王
騎五千命
贏乃選精
之故馬甚
因先射獵
闌閱兵馬

開原鎮北
往助之至
臣領大兵
率諸王大
於初十日
各路軍士
帝遂調
其勢已迫

王乃還
算圍遂解諸
逋遺駝馬無
兵至倉皇夜
下聞滿洲援
數日攻之不

圍鄂巴城已
地時林丹汗
兵至農安塔
還都三王等
帝率大軍
等領兵往助
哈廬衆台吉
濟格碩託薩



攻寧遠
太祖率兵



獲哨探問之
鋒至西平堡
戰如林有前
莫測旌旗劍
後絡繹首尾
廣寧大路前
至海岸北越
曠野布兵南

日渡遼河於
東昌堡十七
十六日次於
大軍征明國
率諸王等統
十四日　帝
十一年正月
○丙寅天命

擊蕭聖中軍
前進錦州遊
右屯衛大兵
積糧俱運貯
四萬將海岸
八人領步兵
遁 帝遣將
廉率軍民已

城叅將周守
至右屯衛守
而居大兵將
外人民隨處
錦州三千此
大凌河五百
右屯衛一千
告曰明之兵

十萬兵攻此
告曰吾以二
漢人入寧遠
安營縱所俘
截山海大路
城越五里橫
大兵至寧遠
走二十三日

懼焚房穀而
七城軍民大
山連山塔山
河小凌河杏
鳳翼並大凌
左輔中軍毛
忠松山叅將
張賢都司吕

萬虛也吾來兵二十降理且稱死守豈有治之義當之地吾修汗所棄錦二城乃加兵耶寧汗何故遽煥咎曰遠道來崇以高爵寧若降即封矣爾衆官城破之必

滿桂參將崇煥總兵寧遠道來奮力攻打不墮軍士城已穿而寒土凍鑿進攻時天車覆城下四日以戰具於二十軍中備攻帝即令爾為寡也萬亦不以約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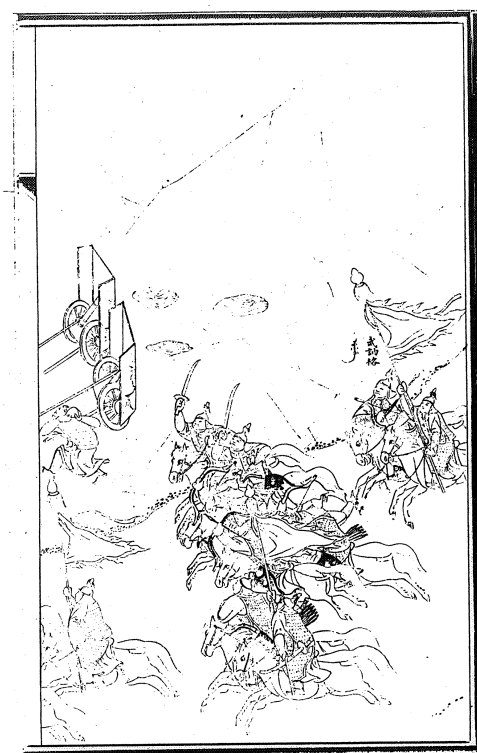
員兵五百
員備禦二
折遊擊二
日攻城共
乃收兵二
又不能克

日復攻之
進少却次
洲兵不能
戰不退滿
石齊下死
砲藥礮雷
城固守錦
祖大壽嬰





覺華島兵
武訥格敗





營鑿冰十五
玉於冰上安
善張國青吴
金兔遊擊李
撫民胡一寧
守糧參將姚
取之見明國
益兵八百往

固山蒙古又
武訥格率八
十六里遂命
島雛寧遠南
俱屯於覺華
兵所需糧草
明國關外之
二十六日聞

九日至瀋陽
焚之二月初
衛將糧草盡
帝還至右屯
二十七日
堆乃還大營
及糧草千餘
其船二千餘

亦盡殺之焚
之上遂衝入
兵立於島山
之又有二營
敗其兵盡殺
鑿處進擊遂
衛我兵從未
里以戰車為

勳正直之人
不省察歟功
民情甘苦而
歟國勢安危
留心於治道
或倦勤而不
甚多意者朕
吾籌慮之事

三日　帝曰
歸○三月初
下遂不懌而
寧遠一城不
攻無不克惟
來戰無不勝
五歲征伐以
帝自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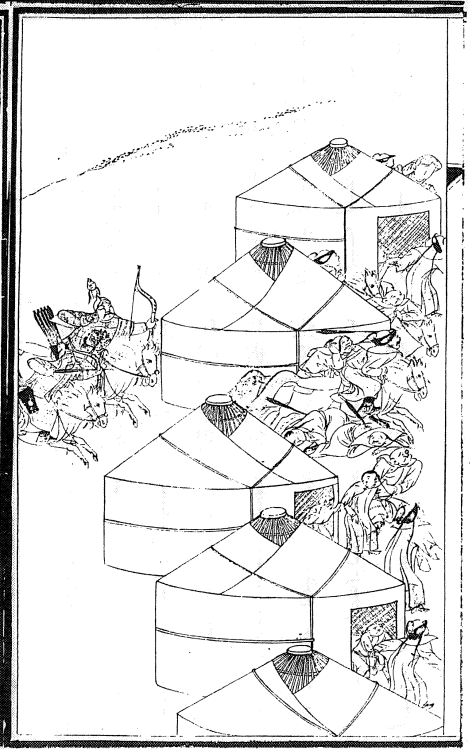
意俾伊亦抒
言者告以朕
可也若可與
者入而盡言
暨精練行陣
有啓沃朕心
夜籌畫之際
情形當此畫

詳察敵國之
事否又每常
俱勤謹於政
否大臣等果
盡心為國者
中果有效吾
再思吾子嗣
有所顛倒歟

知之矣將欲
具器局吾已
悶耶彼之才
豈不令人鬱
面坐聽吾言
勇敢仰視吾
不能言又無
或有其人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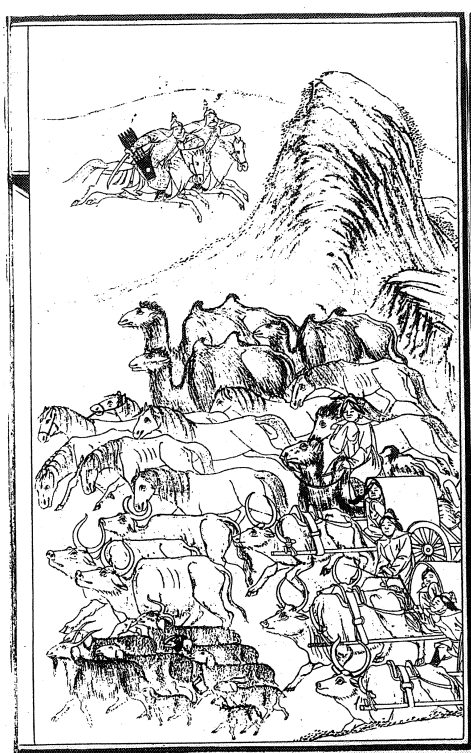
可喻於精者
有粗言之而
切於理者亦
閒論之而深
大凡語言有
俾從而識之
勇者聞朕言
所見以對其

為也
數至吾前何
也此等之人
如苗之有莠
彼坐分之誠
陣獲之物而
坐享之勇者
治之國而彼
分肉賢人理
射十拙隨而
有云一人善
出諸口也諺
其難堪故不
覩面斥之恐





射死囊努克四王





日率諸王大
於四月初四
是與之為惡
財物牲畜由
劫滿洲使者
受其賞又屢
首於明國多
洲斥堠軍獻

與明和殺滿
勒等背盟私
和後五部貝
和則與之同
明與之同征
盟曾言若征
五部貝勒等
○初　帝與

至囊努克寨
碩託台吉先
阿濟格台吉
鋒四王二王
八路並進前
日天明分兵
星夜前驅次
初六日大兵

衆軍繼之於
其居處親率
率之急進尋
精騎令諸王
遼河安營選
十方寺邊渡
之初五日出
臣統大軍征

至取環近屯
也後大兵續
之者乃四王
死於馬下射
未及避被射
突至囊努克
忽背後一王
克且戰且走

後追之囊努
滿洲諸王隨
人棄寨而走
克領從者數
魯幼子囊努
落葉赫巴圖
爾喀巴林部
囊努克乃喀

諸王而進諸
二千繼前去
山諸將率兵
三王及八固
及則回復令
之如馬力不
有人民即收
實喇木倫遇

精兵一萬往
衆台吉等領
碩託薩哈廉
阿濟格岳託
暨濟爾哈朗
王二王四王
初九日令大
寨收其牲畜

宰牛八隻
月初一日
邊安營五
至瑚琿河
帝率兵回
還大營
畜無算乃
河收獲牲

實喇木倫
相左遂渡
回兵之路
夜續進與
返三王乘
至其地而
進不能未
王馬乏欲

將士○明
列等賞給
千五百俱
畜五萬六
將所獲人
所屬是日
古爾布什
兄弟原係

來降拉班
率百户人
得爾格爾
布囊與弟
落拉班塔
喀巴林部
二日喀爾
祭旗畢初

乃回
敵兵已敗
至途中聞
鞍山進發
諸王俱向
夜入瀋陽
山有警即

帝聞鞍
擊李良美
餘生擒遊
之發兵千
巴布泰敗
山驛城守
遣兵襲鞍
將毛文龍

來叩見以鄂
鄂巴洪台吉
聞科爾沁部
十六日　帝
兵二百餘○
遂敗退殺其
吶喊而入敵
禮自山向下
總兵官巴篤
少却而我國
砲齊下明兵
南門城中矢
游初更攻城
遣兵襲薩爾
將毛文龍復
○十二日明

郭迎十里陛
帝謁廟乃出
鄂巴將至
之二十一日
王復設宴荅
諸王次日諸
宰牛羊以宴
郊外鄂巴亦
宴畢至范河
行接見禮大
遇於中固城
迎之行三日
衆台吉等遠
三王四王并
勒之長即令
巴乃一國貝

諸王亦依次吉等安否後跪帝問台見畢復位而之亦各如此噶爾二人隨爾和岱拜思離坐荅之和拜抱見帝帝膝下再首鄂巴復詣台吉進見叩拜思噶爾二同和爾和岱屬列於帳前帳鄂巴率部

雕鞍馬匹金大宴畢各賜相會足矣遂爾我無恙得不待言也今來掠其所有原為貪得而曰彼二部兵堪獻者帝兵掠去竟無爾喀兩處之被察哈爾喀我等之物俱貂裘駝馬曰巴等獻貂皮行接見禮鄂

中衣服器具等若見諸王未必甚佳爾而已其物恐或隨意持贈後賜與之物足為意但以此微物耳何

信也　帝曰訝而未敢深是以且喜且日仍當取還重吾等恐明曰令蒙賜太帶鄂巴大喜頂帽錦衣金

資以圖倫台大設宴具奩帝乃擇定諸王轉奏之吾可娶也以女若果允汗曾許我人問諸王曰

拜思噶爾二令和爾和岱之甚厚鄂巴每日設宴待巴等同入城靳也遂與鄂索取當不爾之佳者即向

又察哈爾喀
天天遂祐之
忍乃昭告於
欺凌難於隱
爾喀爾喀部
明國并察哈
命之人因被
我本順天安

巴結盟誓曰
馬烏牛與鄂
初六日宰白
姪也○六月
貝勒子　帝
爾漢巴圖魯
之圖倫乃達
吉女敦哲妻

子孫有敗盟
灾危和好後
必咎之降以
之不然則天
誑者天必眷
不替而無欺
體天心相好
相合也如能

之人蓋天俾
此俱受困厄
共議國事彼
二部來與我
今鄂巴積怨
巴亦蒙天祐
科爾沁部鄂
爾喀連兵侵

未有纖微過
哈爾喀爾喀
來効忠於察
薩克圖汗以
勒等自事扎
吾科爾沁貝
以盟言告天
明汗契合今

疆土公正
復前代帝王
俾鄂巴得與
鄂巴誓曰天
自永為眷顧
克敦盟好天
危咎其人如
者天亦以灾

皇天默佑獲
合兵相加幸
我敢於相抗
敵也彼又謂
好吾等故成
劫害不圖和
貝勒因屢被
賽又殺我六

賴台吉後齎
幸而殺我達
殺幾盡又無
部諸貝勒虜
將我科爾沁
知劫殺不已
而不得彼惟
惡今欲相好

天亦以災危
有敗盟者皇
後之子孫倘
恩天必眷之
言不忘　汗
災危如踐盟
和者天降以
爾喀爾哈相

恩仍與察哈
好若渝盟忘
汗祝天地盟
故來此謁
祐　汗所助
不敢忘天所
汗協助吾
免又得滿洲

致令國勃衰
者天必咎之
帝曰為惡
巴賜以汗號
七日大宴鄂
衆焚之○初
二誓書宣於
九叩首平將

率鄂巴三跪
香獻牲　帝
河岸當天焚
牛馬盟於渾
之眷顧時寧
替天自永為
盟言世好不
罪其人如守

圖都稜和爾齊為扎薩克爾漢弟布塔圖梅為伋達謝圖汗其兄天道賜名土抵敵吾故順北鄂巴獨力當時昆仲奔賴皇天祐之兵侵害鄂巴天察哈爾起總之主宰在而國乃興矣必佑之為君敗為善者天

王二王送至南崗處令大宴至浦河路經一宿設王大臣送之國帝率諸敦哲自回本謝圖汗留妻

○初十日土謝賜號之恩布弟鄂巴等器雕鞍蟒段衣服各種銀盔甲并四季禮克圖復賜和岱為青卓

嘗見聞之矣豈無耳目亦待我言汝等至於敗亡不爭奪戕害以毘弟中自相曲不尚公直貪財貨尚私

輝發蒙古俱達葉赫烏拉棟鄂完顏哈塔諸貝勒及

○二十四日

帝訓諸王曰昔我寧古鐵嶺瓦遂

忘而行貪曲訓誡慎毋遺此言朕嘗為忠而輕財貨於衆當重公隱匿必分給所獲之物毋賞之凡軍中

馬者須加厚美女及購良取若聘民間毋得私有所八家均分之但得一物令鑒預定八家吾以彼為前

而不諫則非形者下也違上也諫於既諫於未形者也又忠經云樂也甘言疾言實也苦言貌言華也至

也昔衛孰云同心共事人諫其過誠為息心若能力規諫而存姑不可不極力昆弟中有過之事至諸王

里奚食牛天禹舉魚鹽百說舉版築膠舜發畎畝傅皆由困而亨古明君賢相謂羣臣曰自耶昔宋劉裕

貽悞於汝等就汝等豈欲訓言無非成者多也凡我大有害於國不知由小及謂小而無患忠臣凡事勿

國事是人而
為君必能達
不能是人而
性增益其所
所以動心忍
使食不得充
得逸餓體膚
筋骨使外不

內不得安勞
遍慮事物而
苦心志使之
於是人必先
天將降大任
任大任也故
對曰君相之
意何居羣臣

艱苦所聚之
已以及民吾
艱辛使之推
降吾身歷盡
之民甚苦故
苦天見我國
致令國受其
安逸者為君

受其福以享
為君致令國
以歷艱苦者
識天意者也
之言誠為善
此而已若人
民隱天意如
為相必能悉

圖對曰以苦諄復也土謝無心何為此得毋以人孰曰恐汝介意謝圖畢既而之言明訓土曾將所慮及

稱也吾昔日則君王何以為君為王若有德政方可吾民也不知知艱苦致勞多享安逸未民恐爾諸王

也昔金大定而篤行之可訓承我基業如此心領所言爾諸王亦謝圖曾有此決不敢忘土忘之矣吾心

若已我我或而有此訓天今汗愛我者不愛之也人令其悅怡也以甘言誨流涕者愛之言誨人令其

坐觀爾等措不與國事得賞必罰使我嚴守法度信後亦效彼之小王繼我之山四大王四積衆爾八固

貿積貨農夫以罰示威商當以賞示信勿憂也國家謂太子曰汝在白山之東故都會寧府帝自汴京幸

日庚戌未時里八月十一離瀋陽四十遇至艾家堡之於渾河相遣人召后迎太子河而下京遂乘舟順

日大漸欲還泉坐湯十三豫詣清河温三日　帝不○七月二十訓詞與諸王可也言畢書置以舒其懷

國主揚機原係葉赫絶　帝后民號慟不大臣并官宫中諸王至瀋陽入奉夜初更

臣吏番舁不言及禫誠臨終遂命預有告及子孫遺十八國政一年壽六崩在位十

殉之諸王吾終必令諸王曰俟預遺言於後為亂階制留之恐帝之明所智終為

懌雖有機致　帝不懷嫉妒每為后然心泰貝勒女烏拉國滿崩後復立努貝勒女

十六年吾
玉食已二
先帝錦衣
二歲事
曰吾自十
泣謂諸王
珠寶飾之
禮衣盡以

也后遂服
從不可得
命雖欲不
先帝有
決諸王曰
初遲疑未
言告后后
以
帝遺

盡壽三十
亥辰時自
十二日辛
於是后於
善撫之理
也豈有不
愛是忘父
等若不友

二幼弟吾
泣而對曰
撫之諸王
多鐸當善
子多爾袞
下吾二幼
相從於地
不忍離故

倫勇力出
步二射絶
於用兵騎
於謀畧善
正之德深
酒心懷中
自幼不飲
殉之　帝

代因扎亦
妃阿吉根
角又有二
城内西北
厝於瀋陽
時出宮安
帝同殮已
七乃與

皆悦服自
孤憐寡人
老慈幼恤
强扶弱敬
已愛人鋤
嚴法令推
是明功賞
不避親如

不計仇罰
兵討之賞
之逆者以
者以恩撫
創國書順
得闡微言
神不思而
衆睿知如

玉基
開疆以創
祖考興國
震有光於
古威名大
地又征蒙
遼陽廣寧
征明國得
平諸部及
故祐之削
無罪者天
伐從不施
三人然侵
帶甲僅十
奮跡崛起
二十五歲

[redacted]
哀號墨爾根
阿濟格多爾
繼立之后生
天聰皇帝也
[redacted]即
中宮皇后生
爾泰德格類

后所生莽古
巴圖魯繼娶
代善號古英
圖圖們次子
賜號阿爾哈
生長子褚英
時先娶之后
太祖未即位

里週圍約千里

白山約高二百

實録内首載長

白肇嘉徵

昊天有成命長

八韻

太祖實録戰圖

敬題重繪

巴布海

拜巴布泰

湯古代塔

五子阿拜

又三妃生

生阿巴泰

虎爾皇妃

額爾克楚

姓爭雄閒之往

東南鄂謨輝三

不見時長白山

順流而下言訖

詳説乃與一舟

所生緣由一一

亂可往彼處將

天生汝令汝定

長成母告于曰

生男生而能言

朱果吞之成孕

山下有神鵲銜

山東北布庫哩

降仙女於長白

三江所出初天

鴨綠混同愛滸

太祖龍行虎
實錄內載我
未十三增
旅猶五百關甲
始規模方夏膺
始也草創大東
實我朝發祥之
妻之定號滿洲

共奉為主以女
四三姓人息爭
衆皆驚異遂擁
我定汝等之亂
愛新覺羅天降
乃天女所生姓
而詰之答曰我
見果非常人異

遠先靖近捆創
帝業遂定圖
城建都盛京
克明國遠東諸
削平諸部後攻
者以兵臨於是
順者以德服逆
恩威並行

亦僅率兵四百
攻納申完滸漢
百克圖倫城後
十三副兵不滿
神初起止遺甲
勇蓋世用兵如
性忠實剛果武
步衆止盛嚴心

容下屋每恭讀
揾箭眼拄弓從
太祖以手
近前頂血湧出
恐敵知覺勿令
扶回　太祖
出衆見被傷欲
項鏃卷如鈎拔

又被他賊射中
射賊應弦而倒
即以所拔之箭
賊箭中首遠盪
祖升屋舒戰被
洛城時　太
録内載攻翁郭
更鼓升　實

思
仁是用興艱難
戰無不克惟
乘有
七恨便以進千
兩淌山遂因書
師二十萬於薩
校方器大破明

親冒矢石
告　天興兵
仇乃書七大恨
復　先世之
孤　太祖欲
心其後兵力漸
未嘗不流涕動
實録至此

